

# 奉愛之巔

## (Pinnacle of Devotion)

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om-vishnupada-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

# 目錄

前言

介紹

澳大利亞 -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日至十七日

聖靈性導師的榮耀  
聖靈性導師作為奎師那的展現  
蘊藏奧秘的詩節  
主采坦亞下凡的目的  
吉祥禱文  
至高奉愛  
牧牛姑娘無私的愛  
至尊忠貞  
沒有這，世界便一無是處  
主采坦亞作為完美奉獻者  
只有奎師那

新加坡 - 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

奎師那透過祂的逍遙時光來教導

納瓦島 -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五日

純粹聖名就是奎師那

附錄

瑪德瓦聖日，純愛奉愛之母  
八頌南達之子  
聖茹阿姐慈愛的瞥視  
一首優美歌曲  
作者的生平概覽

## 前言

我們全都有愛的傾向。人生於世，誰也無法不愛戀某人。即使是老虎也有這種傾向；我們從母虎運送、維繫和保護它幼虎的方式，可見一斑。然而，問題是我們的愛應該何去何從，使每個人都會快樂。

在生命之初，我們愛我們的父母，繼而是我們的兄弟姊妹，然後是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摯愛、我們的團體、國家，甚至是整個人類社會。然而，縱使我們付出了這麼多的愛，卻仍然感到沮喪。直到我們知道我們至尊摯愛的身份為止，否則長此下去繼續都會這樣。

就像陽光或空氣的粒子一直擴展，不知何處終止，我們全心全意地愛的傾向也一樣。按照名為《韋陀經(Vedas)》之古印度不朽智慧的典籍，只有當我們的愛專注於絕對真理主奎師那(Sri Krsna)時，才可以全然滿足。祂是所有快樂、所有世界和所有關係的儲藏庫。

《奉愛之巔(Pinnacle of Devotion)》，它的知識之源取材自源遠流長的神祕《韋陀經》，教導我們怎樣愛眾生—人類、鳥獸、昆蟲，甚至是樹木和植物—透過愛奎師那這個簡單方法。在樹木的根部澆水是給所有枝葉供水的方法，既普遍又實際。就此而論，《韋陀經》說至尊人物奎師那是萬物之源。眾生都是祂的所屬部分，因此愛祂便會使每個人都快樂。

你會發現本書以非常顯淺易懂的語言，撰述這個崇高概念，因為書中的言詞是聖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這樣講述，然後抄錄的。若你因為看到散佈各處的幾個梵語詩節、片語和詞語，以致對繼續閱讀有點猶豫時，請不要錯失這個機會，縱使這是你首次接觸梵語。即使你不明白那種語言，那些像冥想曼陀似的超然強效詩節，使我們擺脫虛假的物質之愛。物質之愛總是令人心灰意冷。閱讀、聆聽和誦讀這些詩節，讓我們有機會進入最喜樂而愛意盈盈的真象。知道梵語詩節、片語和詞語往往都已經翻譯，你也會為此感到高興。

梵語是古《韋陀經》的主要語言，也是世界的原始語言。事實上，它是天堂星球和靈性世界所說的語言。

韋陀(veda)這個梵語字，意指「知識之大成」。當知識登峰造極時，便變成燦爛的靈性愛意和情感。《韋陀經》的精髓是一部名為《永恆的主采坦亞經(Sri Caitanya-caritamrta)》的靈性古籍，本書—《奉愛之巔》—生動地闡釋了《永恆的采坦亞經》的精髓。那種美麗絕倫的愛是生命的終極目標，也是無窮無盡、歷久彌新和層出不窮的實踐基礎，那種愛將會介紹給我們可敬的讀者。

出版人員

## 介紹

一九九七年二月，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wami Maharaja)把他神聖的教導，賜給澳大利亞的奉獻者，他在那裡逗留了三個星期，作為他周遊西方的奉愛(Bhakti)慶典的一部分。他在那裡講授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顯現在這個世界的主要原因。他也揭示了瑪哈帕佈來給這個卡利年代(Kali-yuga)之鐵年代的幸運靈魂，所賜的特別禮物—這份禮物是靈魂所能獲取的至高成就。

為了給他的聽眾一個平台來理解這些崇高命題，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首先基於《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第一章，講授了四堂課。在這些講課之中，他解釋了靈性導師的必然原則(guru-tattva)，靈性導師是純對真理的人格化—主奎師那—的展現。他又強調了與純粹聖人聯誼(sadhu-sanga)的重要性。在餘下的九堂講課，他講述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顯現的主要目的，也謹慎地詳細解釋了怎樣才有資格得到祂的恩慈。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想他的西方聽眾明白，他的訓示靈性導師(siksa-guru)和密友—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Svami Maharaja)，即以聖帕佈帕(Srila Prabhupada)聞名於世的，國際奎師拿知覺協會(ISKC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sna Consciousness)的創辦典範師—的使命，就是實現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顯現的這同一主要目的。因此，他在這些講課大量引用了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Adi-lila)的第三和四章。為了解釋他那些講課的某些要點，我們加以引用了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書籍和錄了音的講課作為腳註，這全都取材自聖斯瓦米·瑪哈茹傑的韋陀基礎(Vedabase)文獻集。

在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展開他的環球傳教運動之前，印度境外對奎師那的奉愛簡直聞所未聞。他非常廣泛地傳授奎師那知覺，又造就了全球對奉愛典籍的興趣，例如這本《奉愛之巔》，我們為此倒在他的蓮花足下，向他奉上我們永恆的感激。

我們眾編輯欣然呈獻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澳大利亞講課的這本修正版，我們謙卑地請求我們可敬的讀者，懇請原諒我們呈獻他神聖言詞時所犯的任何過失。

本書因幾位奉獻者堪受讚揚的努力而得以呈獻。按照英文字母的順序，他們是：聖足瑪德瓦·瑪哈茹傑(Sripad Madhava Maharaja)、阿南塔-阿查爾亞·達薩(Ananta-acarya dasa)、安妮妲·達斯(Anita dasi)、巴爾贊納·達薩(Brajanatha dasa)、哈拉達茹·達薩(Haladhara dasa)、贊拿葵·達斯(Janaki dasi)、卡利亞-達曼·達薩(Kaliya-damana dasa)、卡瑪拉刊塔·達薩(Kamalakanta dasa)、奎師那-卡米妮·達斯(Krsna-kamini dasi)、瑪丹-穆罕·達薩(Madana-mohana dasa)、瑪杜瑞卡·達斯(Madhurika dasi)、瑪杜斯米塔·達斯(Madhusmita dasi)、毘塔巴瑞·達斯(Pitambari dasi)、帕爾拉達南達·達斯(Prahladananda dasi)、沛爾瑪-帕啣贊·達薩(Prema-preyojana dasa)、沛爾瑪瓦緹·達斯(Premavati dasi)、茹薩巴兌瓦·達薩(Rsabadeva dasa)、外佳央緹-瑪拉·達斯(Vaijayanti-mala dasi)、瓦三緹·達斯(Vasanti dasi)、威卡斯·塔庫爾(Vikas Thakura)、雅淑達-哥琵·達斯(Yasoda-gopi dasi)。

編輯小組

# 第一部分

## 靈性導師真理 (Guru-tattva)

## 聖靈性導師的榮耀

和我一起到溫達文(Vrndavana)，在這裡，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Srila Krsnadasa Kaviraja Gosvami)，即《永恆的主采坦亞經(Sri Caitanya-caritamrta)》的作者，在服務森林(Seva-kunja)茹阿妲-達莫達茹廟(Radha-Damodara Mandira)的僻靜氣氛之中著書。服務森林是主上演祂情愛逍遙的地方之一。所有牧牛姑娘(gopis)的足下塵土都在這裡，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的足下塵土也在這裡，主奎師那(Sri Krsna)也在這裡投入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主奎師那也在笛子榕樹(Vamsivata)和情愛森林(Nidhuvana)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這些地方，主奎師那、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都被純粹愛意(prema)，即愛的化身控制。祂們的奉獻者不渴求奎師那，卻渴求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krsna-prema)。康薩(Kamsa)、佳茹珊達(Jarasandha)、斯蘇-帕拉(Sisu-pala)和其他惡魔都想要奎師那，但他們卻沒有那種純粹愛意。

krsna, guru, bhakta, sakti, avatara, prakasa

krsna ei chaya-rupe karena vilas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Adi-lila) 1.32]

主奎師那樂於展現自己為靈性導師、奉獻者、各種不同的能量、化身和全權部分。祂們六合為一。

在《永恆的采坦亞經》的這個詩節，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解釋，主奎師那在這個世界展現為六種面貌：作為奎師那本人、作為兩種靈性導師、作為祂的奉獻者(bhakta)、作為祂的能量(sakti)、作為祂的化身(avatara)，以及作為祂的展現(prakasa)。我會非常精簡地解釋這點，使我可以完成《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第三和第四章的討論。第三和第四章描述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以及我們靈師師徒傳系(parampara)的典範師(acarya)來這個世界的目的。然而，為了明白這個最重要的題材，必須明白奎師那展現的一些背景資料。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解釋靈性導師的原則，藉此開始描述主的展現：

mantra-guru ara yata siksa-guru-gana  
tanhara carana age kariye vandan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35)

首先，我滿懷敬意地頂拜我啟迪靈性導師和我所有訓示靈性導師的蓮花足。

傳授曼陀的靈性導師(mantra-guru)意謂傳授婆羅門啟迪的靈性導師(diksa-guru)。訓示靈性導師(siksa-guru)教導我們，我們是誰。他教授奉愛(bhakti，對至尊主的奉愛服務)的含意，微靈真理(jiva-tattva，永恆靈魂的確立真理)的含意，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可以藉此臻達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bhava-bhakti)的方法，繼而是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prema-bhakti，對神純粹的愛)，以及永恆靈魂的直接服務。

真正奉愛是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即對主奎師那的純粹愛心服務。聖茹帕·哥斯瓦米(Srila Rupa Gosvami)在《奉愛甘露之洋(Bhakti-rasamrta-sindhu)》(1.1.1)表示：

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bhaktir-uttama

純粹奉愛服務(Uttama-bhakti)是培養專為主奎師那的樂趣而履行的活動。換言之，是對主奎師那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以身體、心意和言語竭力而行，也透過各種靈性情感的表達。以非人格為目標的知識(jnana)及果報活動(krama)沒有覆蓋它，除了渴望令主奎師那快樂之外，完全沒有其他渴望。

渴求奉愛者的職責是銘記這個詩節，每天重複。他應該努力深入體會它的含意，加以實踐，發展對它的理解。這種修習稱為循序修習的奉愛(sadhana-bhakti)<sup>1</sup>。以感官實踐循序修習的奉愛，便會展現靈性情感。這種情感稱為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正是這種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迅即發展成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按照奉獻者在奉愛的進步程度，他或她將會有資格履行循序修習的奉愛、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或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

當修習是以臻達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終極以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為目標時，履行循序修習奉愛的人始能稱為修習者(sadhaka)。

沒有覺悟循序修習的奉愛、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和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之靈性導師，不能賜予奉愛，縱使他似乎是履行靈性導師的工作。所有經典(sastras)，包括《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和《奧義書(Upanisads)》都支持這點，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主奎師那本人都支持這點。我們應該明白這項原則：

tasmad gurum prapadyeta  
jijnasuh sreya uttamam  
sabde pare ca nisnatam  
brahmany upasamas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1.3.21)

任何認真渴望獲得真正快樂的人，必須尋求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通過啟迪托庇給他。靈性導師的資格是，他必須透過深思和辯論，覺悟了經典結論，從而能夠使他人信服這些結論。擱置所有物質考慮因素，明白到這些完全托庇於至尊首神的偉大人物是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

為了獲得對主奎師那的真正奉愛，擁有真正快樂，學習我們今生怎樣才可以邁進並覺悟我們是誰，我們必須前往自我覺悟的靈魂那裡，恭順地聆聽他。他肯定會幫助我們。

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有三個徵兆，第一個是 sabde。sabde 意謂他精通《韋陀經(Veda)》、《奧義書》、《聖典博伽瓦譚》等等，完美無瑕。然而，經典知識及基於那種知識提出邏輯論點的才能，不足以使他有資格成為靈性導師。若沒有覺悟奎師那，若不全神貫注地專注於靈修(bhajana)<sup>2</sup>，若他的奉愛尚未發展，那麼他就不是靈性導師。第二個徵兆就是，他不依附世俗欲望(upasamasraya)。

這第一和第二個徵兆都是外在的。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內在徵兆(svarupa)是 pare ca nisnatam brahmany。pare 一字是指至尊梵(Parabrahman)，即奎師那本人，至尊人格首神。靈性導師應該內在覺

悟了至尊梵，否則他或會低墮。沒有全神貫注於靈性專注的經典論據知識，不足以防止人從奉愛之途低墮。人也許知道所有支持經典觀點的論點，他有時也外在地從事某種奉愛修習；然而，若他沒有疏離物質欲望和對象，他便會低墮。靈性導師若低墮，這便成為門徒的大問題，也會擾亂那個門徒的一生。因此我們應該小心謹慎，接近不會低墮的純粹奉獻者尋求啟迪。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在上述詩節撰述：mantra-guru araya yata siksa-guru-gana，這表示啟迪靈性導師和訓示靈性導師兩者。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Srila Bhaktivedanta Swami Maharaja)在他的譯文和要旨寫了什麼？請非常小心地聆聽這點。它極其重要。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35)：

正文：首先，我滿懷敬意地頂拜我啟迪靈性導師，以及我所有訓示靈性導師的蓮花足。

要旨：聖基瓦·哥斯瓦米(Srila Jiva Gosvami)在他的論文《Sri Bhakti-sandarbha》(202)表示，無瑕的奉愛服務是純粹偉大奉獻者(Vaisnavas)的目標，必須在其他奉獻者的聯誼之中履行這些服務。透過與主奎師那的奉獻者聯誼，發展出奎師那知覺的感知，從而傾向於對主的愛心服務。這是透過逐步鑑賞奉愛服務來接近至尊主的程序。若渴求純粹無瑕的奉愛服務，必須與奉獻者聯誼。

讓我們非常留心這些說話。我們若想要純粹無瑕的奉愛服務，我們必須與偉大奉獻者聯誼。否則我們會被迫與物質主義者聯誼(asat-sanga)；結果會是這樣。

讓我們遵循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思路。我們若渴求對奎師那純粹無瑕的奉愛服務，便讓我們勇敢地遵循這些方向和訓示。我們若寧可賺錢，我們又看到與高級偉大奉獻者聯誼會妨礙此事，我們便不會傾向於遵循這些訓示。我們若渴望要像帕爾拉達大君(Prahlada Maharaja)那樣，那便讓我們努力明白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要旨裡的說話。

請再讀最後一行，然後繼續。

奉獻者誦讀：

若渴求純粹無瑕的奉愛服務，就必須與主奎師那的奉獻者聯誼。只有藉由這種聯誼，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才可以得到對超然愛意的品味，從而按照他內在固有的超然情感(rasa)，復甦他和神某個獨特展現的永恆關係。

我們若遵循這個訓示，與純粹奉獻者聯誼，主奎師那就會為我們處理一切。我們不需害怕。奎師那創造了我們。祂是至尊控制者，因此我們為什麼要有任何恐懼？遵循這個訓示，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奎師那會處理一切。

我們若想純粹無瑕地服務奎師那，那麼我們必須鼓起勇氣。讓我們勇往直前，努力與有資格的偉大奉獻者聯誼。下列詩節強調了這種聯誼的重要性，不只一次，而是三次：聖人聯誼，再聖人聯誼，又再聖人聯誼。

sadhu-sanga sadhu-sanga—sarva sastre kaya  
lava matra sadhu sanga sarva siddhi haya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Madhya-lila) 22.54]

所有揭示經典的結論是，即使憑藉與純粹奉獻者的片刻聯誼，也能獲得所有靈性成功。

這個詩節是什麼意思？就是透過聖人聯誼，便可以獲得對奎師那的純粹服務，我們的首要職責就是遵循這個訓示。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35 的要旨)

祕密就是，必須恭順地聆聽那些完全知曉神學的人，也必須展開導師或老師所調控的服務形式。受到至尊主聖名、形象、品質等等吸引的奉獻者，會被導向他那獨特的奉愛服務方式。他不需費時失事地透過邏輯接近主。

奎師那知覺無法以世俗邏輯方法獲得。若是《聖典博伽瓦譚》或《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等等經典提出並由奉愛主導的那種邏輯，那便可以接受；否則不然。

奉獻者繼續誦讀：

老練的靈性導師熟知怎樣把他門徒的精力投入於對主的超然愛心服務，因此他根據他門徒的特別傾向，讓奉獻者投身獨特的奉愛服務。

我們聽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帕佈帕(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Thakura Prabhupada)的門徒說過，每個人，從小孩到長輩，一直都認為：「我的靈師瑪哈茹傑非常愛我。」門徒感受到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這個徵兆，因為靈性導師不希冀從他們身上獲得物質利益。他只想長駐在他們心裡，給他們注入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krsna-prema)。除非靈性導師自己對奎師那純粹愛意的覺悟已經完美，否則他無法賜予這種覺悟。

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決不把門徒的心據為己有。相反，他使門徒的心柔軟、甜美而芬芳；適合於供奉給神聖愛侶。門徒先把他的心獻給他摯愛靈性導師的蓮花足，然後靈性導師會交給他的靈性導師，如此類推，直到它位於茹帕·曼佳麗(Rupa-manjari)的蓮花足下，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所有女僕的領袖。茹帕·曼佳麗會把那門徒的心交給拉麗塔(Lalita)和維薩卡(Visakha)，她們會把它獻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蓮花足。然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就會讓那個人服務奎師那和她本人。

靈性導師若沒有這徵兆，那麼他的門徒便可以謙卑地請求靈性導師，允許他與一位有這徵兆的崇高靈魂聯誼。那位海量不妒的靈性導師承認他無法滿足他的門徒，就會指示他托庇於那些與聖基瓦·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或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Srila Narottama dasa Thakura)不相伯仲的偉大奉獻者。他不會埋怨門徒托庇於更勝一籌的偉大奉獻者。

自我覺悟的靈性導師(sad-guru)決不希冀世俗得益。否則，他其實不是靈性導師。夏瑪南達·帕佈(Syamananda Prabhu)奉他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庫里亞村(Kuliya-grama)的唏達亞·采坦亞(Hrdaya Caitanya)—的指示，前往溫達文的服務森林，托庇於聖基瓦·哥斯瓦米的蓮花足。「他會使你有資格服務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表面上，聖基瓦·哥斯瓦米沒有啟迪門徒，但他給這個世界的所有居民傳授他的訓示。

奉獻者繼續誦讀：

奉獻者必須只得一位啟迪靈性導師，因為經典總是禁止接受多於一位。但對可以接受訓示靈性導師的數量，卻沒有限制。一般而言，不斷指導門徒靈性學問的靈性導師，之後便會成為他的啟迪靈性導師。

應該恆常記住，不願接受靈性導師和接受啟迪的人，他努力回歸首神時，定必障礙重重。沒有確當地接受啟迪的人或會以偉大的奉獻者自居，但實際上，他在朝向靈性覺悟的進程上，一定諸多波折，結果他必須繼續他的物質存在期限，不獲解救。這樣無助的人可比作無舵之船，因為這樣的船決不能到達目的地。因此若極渴望得到主的歡心，便要接受靈性導師，事在必行。

若沒有機會直接服務他的靈性導師，奉獻者便應該憶念他的訓示，藉此服務他。他的訓示和他本人之間沒有差別。因此，當他不在時，他的指導之言應該是門徒的驕傲。若不屑請教任何人，包括他的靈性導師，他立刻就是主的冒犯者。這樣的冒犯者決不能回歸首神。

認真的人按照經典之命接受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刻不容緩。聖基瓦·哥斯瓦米建議，不該以世襲或傳統社會和教規習俗接受靈性導師。僅是應該為了靈性理解的實際進步，努力尋找真正有資格的靈性導師。

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顯然是聖基瓦·哥斯瓦米的純粹追隨者，但要有這樣全然有資格的靈性導師極為罕有一絕無僅有。我們今生若因一些靈性善行(sukrti)，即使是接受了一位初階的靈

性導師(kanistha-adhikari-guru)，都會在心裡留下一些偉大奉獻宗(Vaisnavism)的印象。那麼，我們來生便可能會有資格選擇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

我們怎樣選擇？我們把我們自己皈依給心中靈性導師(caitya-guru，即心裡的奎師那)的蓮花足，向祂祈求。居於我們心裡，祂會傾聽我們的祈求。祂總會傾聽。若祈禱：「奎師那啊，我誠心渴望成為你的僕人。請指引我到達有資格靈性導師的蓮花足吧。」祂肯定會安排此事。忽視這樣的禱告，自信他自己有能力選擇和檢視他靈性導師的人，他的靈性生命將會受擾。

奎師那在《博伽梵歌(Bhagavad-gita)》說：

sarva-dharman parityajya  
mam ekam saranam vraja  
aham tvam sarva-papebhyo  
moksaisyami ma sucah

(《博伽梵歌》18.66)

放棄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就此皈依給我。我會解救你，脫離所有罪惡反應。不要害怕。

奎師那會給真誠皈依，不渴求物質得益的人安排靈性導師。如此一來，這樣的人便輕易領受那位稀有靈性導師的恩慈。一切都取決於奎師那。

雖然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在這個世界絕無僅有，經典描述，完全皈依而真實無偽的門徒比這樣的靈性導師更罕有，就像阿尊拿(Arjuna)或蘇達瑪·威帕爾(Sudama Vipra)皈依主奎師那那樣。《韋陀經》、《奧義書》和《宇宙古史(Puranas)》引述很多典範靈性導師和典範門徒的例子，但聖基瓦·哥斯瓦米和他對聖茹帕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Srila Sanatana Gosvami)蓮花足的徹底皈依，是至崇高例子之一。

誰是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和聖茹帕·哥斯瓦米的靈性導師？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每本著作的吉祥禱文(mangalacarana)，都向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祈禱。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何時為聖茹帕和聖薩拿

坦啟迪？我們有沒有聽過為他們的啟迪履行火祭，傳授他們曼陀 (mantras)？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把一切注入他們心裡；他們在心內接受祂為靈性導師。最重要的是裡裡外外都遵循師尊(gurudeva)。我們若在偉大奉獻者的蓮花足下，非常自然地獻出我們的心，這表示他是我們的靈性導師—不管有沒有傳授過曼陀，或有沒有舉行過火祭(yajna)。這都是外在的，不及全心皈依那麼重要。

門徒有兩種，因此有兩種啟迪(diksa)：外在儀式(anusthaniki)和內在啟迪(vidvat-rudhi)。Anusthaniki-diksa 是火祭和傳授婆羅門啟迪(三讚, gayatri)曼陀的外在正規儀式。人若想：「我犧牲了那麼多。我剃了頭，我也接受了我的曼陀。現在我啟迪了。」這也許只是外在的。正式啟迪固然必要，但沒有內在啟迪，就不完整。

內在啟迪是指內心的啟迪，即門徒在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下徹底獻出他的心。他知道他的靈性導師會使他有資格服務聖茹阿妲和奎師那。師尊傳授各種有關奎師那真理(krsna-tattva)、靈性導師真理(guru-tattva)、偉大奉獻者真理(vaisnava-tattva)和純粹愛意真理(prema-tattva)<sup>3</sup>的超然知識(divya-jnana)。

靈性導師教導我們什麼是假象(maya)。他教導，在假象能量瑪亞的魔力下，會把男子或女子看作一己的感官享樂之源。這樣的意識知覺在夫妻之間產生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在西方國家。人們有時結婚和離婚數次，不關心孩子。婚姻意謂雙方長相廝守，白頭偕老，小問題不應該導致離婚。靈性導師會教導他的追隨者既不依附也不疏離，但要履行他們的職責，這樣把他們自己、他們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看作奎師那的僕人。他會恰切地教導他們，他們的職責，使他們發展他們的奎師那知覺。

靈性導師指導我們怎樣修習奉愛—怎樣發展我們對奎師那的敬重、情感和服務—透過超然知識。他也毀滅我們所有的罪惡反應：

divyam jnanam yato dadyat  
kuryat papasya sanksayam



tasmad dikseti sa prokta  
desikais tattva-kovidaih

(《Bhakti-sandarbha》283)

啟迪令人對物質享樂的興趣漸減，對靈性生命漸感興趣。

在這個詩節，「物質享樂」是指源於依附俗務所致的所有問題。身處物質生命之中，人充滿色欲、憤怒、強烈渴望、瘋狂、幻象和嫉妒。他認為自己是享樂者。

師尊毀滅四個階段的罪孽：(1) 成熟期(prarabdha)－已成形的業報(karma)，目前正承受或享受的過往活動反應；(2) 成長期(aprarabdha)－那些會在我們下一個身體成形的反應；(3) 潛伏期(kuta bija)－仍未干犯的罪行，但心內卻潛藏干犯那些罪行的傾向；(4) 愚昧(avidya)－因愚昧而忘記奎師那，又認為自己是享樂者。所有問題都由此而生。

我們啟迪靈性導師的能力若不高，便無法救助我們脫離這些反應，那麼我們必須接受更進步的訓示靈性導師。我們會祈求奎師那和師尊幫助我們解決這方面的困難。我們的靈性導師便會建議我們尋求，與聖茹帕·哥斯瓦米、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等等能力相若之進步偉大奉獻者的庇蔭。靈性導師若妒忌或嫉妒他的門徒與這樣的訓示靈性導師聯誼，或是他若反對偉大奉獻者和他們的教導，門徒就應該考慮放棄那個虛假的靈性導師。

sri rupa sanatana bhatta raghunatha  
sri jiva gopala bhatta dasa raghunatha  
ei chaya guru—siksa-guru ya amara  
tan sabara pada-padme koti namaskar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36-37)

訓示靈性導師是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聖巴塔·茹阿古納(Srila Bhatta Raghunatha)、聖基瓦·哥斯瓦米、聖哥帕拉·巴塔·哥斯瓦米(Srila Gopala Bhatta Gosvami)和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Srila Raghunatha dasa Gosvami)。這六位都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因此我恭敬地頂拜他們的蓮花足數百萬次。

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這個部分，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先向他的訓示靈性導師祈禱，然後解釋了眾多關於靈性導師的真理。他的訓示靈性導師是誰？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聖基瓦·哥斯瓦米、聖哥帕拉·巴塔·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巴塔·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

就此而論，我們要考慮一個非常重要的要點。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不曾提及他啟迪靈性導師的名字。他直接接受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二人的訓示，在每章的結尾，他都向他們頂拜。有些人說他的啟迪靈性導師是聖茹阿古納·巴塔·哥斯瓦米，但我不曾見過這方面的證據。我不曾在任何經典讀到他啟迪靈性導師的身分。他和他的兄弟都在他們的家居生活期間接受婆羅門啟迪，在他終於離開他的家庭，前往溫達文之前。沒有婆羅門啟迪，他便領受不到奎師那達薩這個名字。

為了某種原因，他沒有透露他啟迪靈性導師的名字，但只列舉了瑪哈帕佈的六位哥斯瓦米同遊作為他的訓示靈性導師。至於他們在巴佳逍遙時光(Vraja-lila)的形象，聖茹帕·哥斯瓦米是茹帕·曼佳麗，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是拉斑嘎·曼佳麗(Labanga manjari)，聖茹阿古納·巴塔是茹阿嘎·曼佳麗(Raga manjari)，聖基瓦·哥斯瓦米是威拉薩·曼佳麗(Vilasa manjari)，聖哥帕拉·巴塔是滾娜·曼佳麗(Guna manjari)，聖茹阿古納·達薩則是茹阿緹·曼佳麗(Rati manjari)。他們每個人都有兩個永恆形象，一個是奎師那的同遊，另一個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同遊。

任何人若與真實無偽的訓示靈性導師恰當地聯誼，他肯定會成為真實無偽的門徒。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以身為六哥斯瓦米的門徒而自豪。他撰述：「tan' sabara pada-padme koti namaskara。」他在他們蓮花足下頂拜無數次，之後他便祈求施瑞瓦薩學者(Srivasa Pandita)等等奉獻者(bhaktas)，施瑞瓦薩在奎師那逍遙時光裡的形象是拿茹達·牟尼(Narada Muni)。

bhagavanera bhakta yate srivasadi pradhana  
tan sabara pada-padme sahasra pranam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38)

主有無數奉獻者，其中以施瑞瓦薩·塔庫爾首屈一指。我滿懷敬意地頂拜他們的蓮花足數千次。

奉獻者有兩種，即覺悟靈魂和修習者。在他生命的前期，拿茹達是個修習階段的奉獻者(sadhaka-bhakta)，然後他成為覺悟奉獻者，即滿懷純粹愛意的奉獻者( premi-bhakta)。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在這個詩節是指所有自我覺悟的奉獻者：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Sri Svarupa Damodara)、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Sri Raya Ramananda)、斯葵·瑪黑緹(Sikhi Mahiti)、瑪達薇-德薇(Madhavi-devi)、薩瓦包瑪·巴塔師(Sarvabhauma Bhattacharya)等等。有六位傑出的訓示靈性導師(六哥斯瓦米)，他們全都是覺悟奉獻者。

我們提過奎師那作為靈性導師和奉獻者的那些展現，祂還以其他三種方式擴展：聖阿兌威塔師(Sri Advaita Acarya)是大維施努(Maha-Visnu 的全權化身)，主尼提安南達·帕佈(Sri Nityananda Prabhu)則是神聖精萃的展現(svarupa prakasa，即奎師那永恆的人格展現)。聖嘎達答茹學者(Sri Gadadhara Pandita，她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聖佳嘎達南達學者(Sri Jagadananda Pandita，他是茹阿迪卡的女僕)都是奎師那的超然能量(sakti)。

聖嘎達答茹學者為什麼以這樣謙遜的服務心緒對待主采坦亞？他畢竟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即所有左翼牧牛姑娘之首領，她們對主奎師那盡情展露她們的妒怒(mana，超然憤怒)。答案就是，奎師那以主采坦亞的形象，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和膚色來履蓋祂自己，聖嘎達答茹學者只是在觀看，擔當老師的角色，看看瑪哈帕佈是不是正確地扮演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角色。若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奎師那犯了錯，聖嘎達答茹學者就會立即糾正祂。例如，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南丹師(Nandanacarya)的家與主尼提安南達·帕佈初次見面時，施瑞曼·瑪哈帕佈誦讀了《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的這個詩節：

barahapidam nata-vara-vapuh karnayoh karnikaram  
bibhrad vasah kanaka-kapisam vaijayantim ca malam  
randhran venor adhara-sudhayapurayan gopa-vrndair

vrndaranyam sva-pada-ramanam pravisad gita-kirtih

(《聖典博伽瓦譚》10.21.5)

牧牛姑娘開始在她們的心意裡看見主奎師那。在祂的牧牛童朋友陪伴之下，奎師那走進迷人的溫達文森林。祂的頭點綴著孔雀毛。祂在耳際插上黃色的卡爾尼卡茹(karnikara)花，祂身上穿著金黃色衣服，祂的脖子戴著美麗芳香的五彩(vaijayanti)花環。主奎師那展示了祂極為迷人的外貌，就像在舞台上表演的最佳舞蹈家一樣。祂以祂唇上的甘露注滿祂笛子的洞。牧牛童緊隨著祂，唱頌著祂那淨化整個世界的榮耀。如此一來，由於得到主奎師那蓮花足印的美化，溫達文的森林甚至比無憂星顯得更輝煌燦爛。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淚如雨下，描述了奎師那的美麗形象，但祂無法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敘述同一說話的那種方式來徹底表達。當中有些缺漏。於是聖嘎達答茹學者在窗簾後面誦讀同一詩節，非凡地扮演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角色。他放聲大哭，淚流滿面，融化了每個人的心。他的舉動獨特之至，使同樣扮演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明白到，祂沒有正確演出那部分。

解釋過奎師那的其他展現之後，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描述主采坦亞為主奎師那本人，即原始的至尊人格首神：

sri-krsna-caitanya prabhu svayam-bhagavan  
tanhara padaravinde ananta pranama  
savarane prabhure kariya namaskara  
ei chaya tenho yaiche—kariye vicar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2-43)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是人格首神本人，因此我在祂蓮花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無數次。頂拜過主和祂的所有同遊之後，現在我會嘗試解釋這六種差異合為一體。

於是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描述了奎師那的六個展現：

saksad-dharitvena samasta-sastrair  
uktas tatha bhavyata eva sadbhih  
kintu prabhor yah priya eva tasya

vande guroh sri-caranaravindam

[《八頌靈師(Sri Gurvastakam)》，詩節七]

所有經典都宣稱聖師尊賦有主哈瑞的品質(saksat-hari-tva)，所有偉大聖人都視他為祂的直接代表。真的，聖師尊深受主鍾愛，身為祂的私密僕人(acintya-bhedabheda prakasa-vigraha，即主那不可思議而同一而異，堪受崇拜的展現)。我向他的蓮花足祈禱。

在《八頌靈師》那始自 saksad-dharitvena samasta-sastraih 的詩節，hari-tvena 一詞別有深意。它指靈性導師具備主奎師那的品質，但他不是享樂者奎師那(visaya-krsna)<sup>4</sup>，他是奎師那的僕人(krsna-dasa)。師尊是主奎師那恩慈品質的化身，但認為師尊是享樂者奎師那並不正確。

yadyapi amara guru—caitanyera dasa  
tathapi janiye ami tanhara prakas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4)

雖然我知道我的靈性導師是主采坦亞的僕人，我也知道他是主的直接展現。

即使是業報工作者(karmis)、追求非人格主的知識的那些思辨家(jnanis)和履行嚴酷苦行的瑜伽師(yogis)都認為靈性導師與主奎師那無異無別，但他們把錯誤的概念強加於靈性導師，假設他是神。梵語稱這種強詞奪理為疊置(aropa)。例如，認為幼小的芒果樹是長出甜美果實的大樹並不正確，但我們若說它假以時日便會長出果實，這是正確的。我們若以假為真，我們便錯了，這種誤解稱為疊置。

至於發展我們的奉愛時，我們需要履行疊置，或透過疊置達至完美奉愛(aropa-siddha-bhakti)。初學者這樣修習這點：神像與奎師那無異無別。祂是奎師那本人。在我們受條件限制的狀態下，我們把神像視為石像，但我們卻施加祂是奎師那的這個正確概念。我們無法把神像作為奎師那本人那樣服務祂，但當我們對祂的愛增加時，我們就會以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察看神像的同一方式來察看祂—作為巴佳王之子(Vrajendra-nandana)奎師那的直接人格形象。神像會向我們揭示祂的真實本質。

krsna, guru, bhakta, sakti, avatara, prakasa  
krsna ei chaya-rupe karena vilas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32)

主奎師那展現祂自己為靈性導師、奉獻者、截然不同的能量、化身和全權部分，樂在其中。祂們是六合為一。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解釋了，雖然主奎師那是一體，卻展現六種面貌，這個確立真理稱為不可思議地同時同一而異的 (acintya-bhedabheda-tattva)。

他解釋了他的訓示靈性導師是六位哥斯瓦米：聖茹帕、聖薩拿坦、聖茹阿古納·巴塔、聖基瓦、聖哥帕拉·巴塔和聖茹阿古納·達薩。他又揭示了聖阿兌威塔師是大維施努的化身，因此是奎師那的局部化身。尼提安南達·帕佈是奎師那和采坦亞·瑪哈帕佈兩者的永恆展現，奎師那和采坦亞·瑪哈帕佈正是憑藉祂的恩慈展現在這個世界。換言之，沒有尼提安南達·帕佈的恩慈，誰也無法覺悟奎師那或采坦亞·瑪哈帕佈。尼提安南達·帕佈是靈性導師真理的完整化身。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描述了他的靈性好運。他說：「我領受了六位哥斯瓦米和其他崇高偉大奉獻者的恩慈。我也領受了哥文達 (Govinda)、高毘納 (Gopinatha) 和瑪丹-穆罕 (Madana-Mohana) 的恩慈，我也親見過祂們。我看到，也覺悟到溫達文聖地的榮耀。這全都是尼提安南達·帕佈的恩慈，因此我是祂的僕人，祂是我的靈性導師。」

然後，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解釋，奎師那的能力或能量展現為聖嘎達答茹。奎師那祭鐸 (Krsnacandra) 是奎師那本人，采坦亞·瑪哈帕佈則是那完全相同的奎師那，即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茹 (Syamasundara)，祂滿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金色美態和心緒。因此祂是奎師那和茹阿姐的合體。

guru krsna-rupa hana sastrera pramane  
guru-rupe krsna krpa karena bhakta-gane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5)

根據所有揭示經典的詳盡見解，靈性導師無異於奎師那。主奎師那以靈性導師的形象解救祂的奉獻者。

啟迪靈性導師和訓示靈性導師無異無別；他們處於相同層面。聖茹帕·哥斯瓦米代表訓示靈性導師，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則代表啟迪靈性導師，但他們之間沒有差別。他們兩位都能擔任訓示和啟迪靈性導師。

我最崇敬的師尊，進入了永恆逍遙時光(Nitya-lila-pravista)，噢姆(Om)，於主維施努蓮花足下(Visnupada)的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Srila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同是我的啟迪和訓示靈性導師。堪受崇拜的聖足(Pujyapada)施瑞達茹·瑪哈茹傑(Sridhara Maharaja)和堪受崇拜的聖足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也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是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棄絕啟迪靈性導師(sannyasa-guru)。聖斯瓦米·瑪哈茹傑非常尊敬我的靈性導師，視之亦師亦友。

siksa-guruke ta' jani krsnera svarupa  
antaryami, bhakta-srestha—ei dui rup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7)

應該知道訓示靈性導師就是奎師那的人格化。主奎師那展現祂自己為超靈及主最偉大的奉獻者。

啟迪靈性導師是奎師那形象(rupa)的展現，訓示靈性導師則是奎師那個人本質(svarupa)的展現。哪個較高，形象或個人本質？大體上，兩者之間沒有差別。Sva 意謂「我的」或「自己的」，因此個人本質有時或會比形象更珍貴，縱使它們在本質上都相同。

我們的啟迪靈性導師是我們堪受崇拜的上師，我們對他滿懷敬意。我們向他祈禱，又接受他蓮花足的塵土。但訓示靈性導師就像兄弟、朋友。有時候我們可以擁抱他，對他坦誠相告。我們可以向他盡訴心曲，告訴他我們渴望像牧牛姑娘那樣服務奎師那。這種聯誼非常機密神聖。我們也許不願對我們的啟迪靈性導師透露此事，因此我們需要訓示靈性導師，他像個心腹朋友。對訓示靈性導師懷著手足情，當中較少敬畏心緒。

同樣，在奉愛最崇高的境界，不是把主奎師那視為至尊人格首神，而是摯友、愛子或摯愛。他視奎師那為他所屬，也視自己為奎師那所屬。

聖茹帕·哥斯瓦米表示，門徒也應該懷著親密心緒服務 (visrambha-seva) 他的啟迪靈性導師，但由於一直頂拜致敬，因此無法恆常展現這種親密心緒。我們可以對我們的訓示靈性導師坦白承認，受到一個絕色美女吸引，請求他的指引，但我們也許會對我們的啟迪靈性導師難以啟齒，因為他像個父親那樣堪受崇拜。我們啟迪靈性導師的反應或會非常嚴厲，但我們的訓示靈性導師會擁抱我們，說：「親愛的，不要依附感官享樂。努力去愛奎師那。努力把你的心獻於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蓮花足。不要去這個世界的女孩那裡。這個世界的女孩其實不是女孩；她是熊熊烈火或毒海。不要朝這個方向繼續。」

由於關係的坦誠性質，因此需要訓示靈性導師。我們可以向他盡訴心曲。在我們心內，我們的訓示靈性導師—主奎師那、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以及歷代所有的典範師—全都知道我們的想法和活動。他們不曾死去，他們全都是全能的。

Siksa-guruke ta'jani krsnera svarupa。訓示靈性導師是奎師那內在本質的展現，啟迪靈性導師則是祂形象的展現。奎師那的內在本質和祂的外在身體之間毫無差別；兩者一模一樣。認為有差別的人是假象宗 (mayavadi)，即非人格主義者。我們不應該與這樣的人聯誼。

Antaryami, bhakta-srestha, ei dui rupa。訓示靈性導師有兩種。Antaryami 是超靈，即心中的訓示靈性導師，他從中啟發。人若祈禱：「奎師那啊，你是我心中靈性導師，我把我整個心都交給你。請安排我托庇於有資格的靈性導師吧。」奎師那肯定會安排此事。懷著想要有靈性導師的誠摯渴求而接近奎師那，我們將不須承受錯誤選擇的後果。

tesam satata-yuktanam  
bhajatam priti-purvakam  
dadami buddhi yogam tam



yena mam upayanti te

(《博伽梵歌》10.10)

對那些懷著愛和奉愛一直致力服務我的人，我賜他們理解，讓他們可以藉此來到我這裡。

恆常與主奎師那相連，懷著愛和奉愛服務祂的人，祂賜他們智慧，讓他可以藉此來到祂這裡。祂賜予哪種智慧？祂賜予超然智慧，進一步把我們與奎師那相連。而且，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告訴我們，祂賜予這樣的超然智慧之後發生什麼事：「他們來到我這裡，我讓他們投入服務我。」這顯示奎師那擔任我們心中靈性導師的其中一種方式。

從前，在南印度，住了一個美麗的妓女，名叫祺塔瑪妮(Cintamani)。她二八年華，舞姿曼妙，歌聲動人，每個看到她舞姿的人都會受到吸引。雖然祺塔瑪妮是個妓女，她卻有個非凡品質，她熱愛唱頌歌頌主奎師的歌曲，很多人都受到她吸引。

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Bilvamangala Thakura)是個聖潔虔誠的婆羅門，有個美麗忠貞的妻子，但他卻受到祺塔瑪妮迷惑。他停下他的所有事業，以及對他母親和父親的服務。他忘了他忠貞的妻子和孩子，完全受控於祺塔瑪妮。他會去找她，尤其在夜裡，拿著他變賣他的土地或他妻子的飾物，又或偷錢和上好布匹所得來的一些禮物。他希望她會像他愛她那樣愛他，作為回報。

一段時間之後，他的父親去世，舉行葬禮。在最後那天，即典禮的第十三天，數以千計的婆羅門坐在他的院子，準備榮耀偉大祭餘(maha-prasadam)。他到廚房拿了很多美食和其他物品，用布把它們包起來。然後，他在晚上離開他的家，不管他的客人有沒有享用祭餘，他傷心的母親和妻子又有沒有得到安慰。他丟下他們所有人，去那個妓女那裡。

當晚滂沱大雨。為了到達妓女的家，比爾瓦曼嘎拉必須渡過一條洪水高漲，水流湍急的河流。他茫然無助，迫切渴望找到渡河方法，他注意到有個像木頭的東西浮在他前面的河水。看不到這其實是個腐爛發臭的女孩屍體，他坐在上面，橫渡這條河。然後，好不容易地走過滑溜的地面，他最後終於抵達妓女的家。

大門關上了。他大力敲門良久，卻沒有人聽到他的聲音。最後他走到房子後面，看見椽子懸著一根繩子似的東西。緊抓住那根繩子，他試圖爬上去。然而，那不是繩子，而是一條蛇。比爾瓦曼嘎拉滑倒並失去知覺，跌在院子的地上，發出巨響。琪塔瑪妮聽到聲音，吩咐她的女僕查看是什麼造成聲響。「噢，比爾瓦曼嘎拉跌倒在院子裡。但他怎樣來到這裡？」

琪塔瑪妮和她的女僕便把不醒人事的比爾瓦曼嘎拉扶進屋裡，令他的身體暖和起來。現在明白到發生了什麼事，當他醒來時，她便對他說：「我的臭皮囊滿是血液、尿液、糞便、膽汁和黏液；你卻依戀它，為了要享受它，歷盡千辛萬苦來到這裡。如果你對奎師那有一丁點那樣的愛和情感，你的生命便會功德圓滿了。你這麼好色。我無法再愛你。你應該立即離開。」

由於他過往的奉愛印象，因此琪塔瑪妮的話像一支箭那樣刺入他的心房，他便清醒過來。他明白到他必須發展他對奎師那的愛。沒有這些過往的印象，她的話便無法使他洗心革面。他會倒在她腳下，像哈巴狗那樣喘著氣，搖尾乞憐。

於是他決定，他既不應與琪塔瑪妮一起，也不應留在他的家，而是應該前往溫達文。其後五天，他都沒有進食。相反，他僅以唸誦聖名過活。然後，想要喝點水，他走到一口井，他在那裡看見一個年輕貌美的新婚少婦正在汲水。他請她讓他喝點水，當她把水從她的水壺往他的嘴裡灌時，他一直跪著。他喝水時也用他的雙眼喝她的美色，深藏於心。

他尾隨她回家。她走進她的房間，他遇見她那站在門口的丈夫。他問他的丈夫：「請叫那個剛剛走過你身邊的女孩過來。」

以為比爾瓦曼嘎拉是個聖人，那個男人便呼喚他的妻子，她馬上前來。「我可以怎樣為你效勞？」她問。

比爾瓦曼嘎拉便告訴她，他想要她的其中兩根髮簪。她不明所以，但她仍然把髮簪拿來交給他。當她和她的丈夫看個究竟時，比爾瓦曼嘎拉說：「這些眼睛是我的敵人，把我囚禁在色欲之中。無風不

起浪。同樣，如果除掉我的眼睛，我的色欲也會消除。我會根除這色欲。如果我瞎了，我的眼睛就不會再受美女吸引，我的心便會漸漸發展出對主奎師那的熱愛。」於是他使用那些髮簪刺穿他的眼睛。他雙眼鮮血直冒，他便瞎了。

然後他開始前往溫達文，沿途唸誦著：「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不久，一個男孩走近他，問道：「爸爸，你去哪兒？」那個男孩的聲音非常悅耳。他是那個與眾不同的黝黑牧牛童。

比爾瓦曼嘎拉回答：「我正要去溫達文。我親愛的男孩，你是誰？」

「我是個牧牛童，」那個男孩說：「我也正要去溫達文。如果你想去溫達文，你可以握住我的棍子和我一起去。我會幫助你。」

徒步前往溫達文，旅程約需時六個月，但幾天之後，男孩卻宣告他們已經到達那裡。當他們徒步上路時，比爾瓦曼嘎拉創作了歌頌奎師那恩慈的優美詩歌。這些歌曲令奎師那聽出耳油，後來以《主奎師那雙耳之甘露(Krsna-karnamrta)》一書見稱。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後來在南印度找到這本書，把它呈獻給他的奉獻者。

《主奎師那雙耳之甘露》吉祥禱文的第一首詩是：

cintamanir jayati somagirir gurur me  
siksa-gurus ca bhagavan sikhi-pincha-maulih  
yat-pada-kalpataru-pallava-sekharesu  
lila-svayamvara-rasam labhate jayasrih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57)

所有榮耀歸於祺塔瑪妮和我的啟迪靈性導師，蘇瑪嘎瑞(Somagiri)。所有榮耀歸於我的訓示靈性導師，即至尊人格首神，祂在祂的王冠上插上孔雀毛。在祂那如願樹一樣的蓮花足的庇蔭下，佳亞施瑞[Jayasri，茹阿坦蘭妮(Radharani)]享受永恆配偶的超然甘露。

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在這個詩節向祺塔瑪妮頂拜，她激發了他托庇給主奎師那。她是哪種靈性導師？她正是引路靈性導師(vartma-pradarsaka-guru)，說：「與我一起到自我覺悟的偉大奉獻者那裡。」的靈性導師。引路靈性導師展示路徑。他或許是個初階奉獻者，但啟迪靈性導師不應該低於中階奉獻者(madhyama-adhikari)。

中階奉獻者的徵兆是什麼？接受某人為啟迪或訓示靈性導師之前，必須知道這些徵兆。我們在某人身上若看不見這些徵兆，就不需接受那個人為靈性導師。如前所述，我們若接受了他，我們的奉愛生命將會困難重重。若那個靈性導師低墮，我們的生命便會毀於一旦，我們就會痛哭。

tasmad gurum prapadyeta  
jijnasuh sreya uttamam  
sabde pare ca nisnatam  
brahmany upasamas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1.3.21)

任何認真渴求真正快樂的人，必須尋求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通過啟迪托庇於他。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資格是，他深思熟慮而覺悟了經典結論，能夠令他人信服這些結論。擱置所有物質考慮因素，應該明白這些完全托庇於至尊首神的偉大人物，就是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

為了成為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必須完全齊備上述的所有徵兆。靈性導師完全熟知經典，他不依附物質欲望，他只是樂在服務主奎師那之中。既不開心又感到人生問題叢生，就沒有資格成為靈性導師。

聖哈瑞達薩·塔庫爾(Srila Haridasa Thakura)在二十二個市場被打，幾乎致死，但他認為這不成問題。他反而繼續快樂地唸誦：「哈瑞奎師那，哈瑞奎師那。」帕爾拉達大君被他父親百般折磨，他卻覺得這不成問題。相反，他凌駕所有問題。

人若擔任靈性導師的角色，唸誦和履行九種奉愛程序，也接受了啟迪，卻為他有眾多難題而感到悲哀—他的妻子騙了他，他的孩子不在身邊，他不善理財或無法賺錢，或是他沒有電腦或足夠的物質設施—都應該立刻拒絕他。

靈性導師的第三個徵兆是，他覺悟了對奎師那的奉愛(krsna-bhakti)。沒有這種覺悟，由於他仍有物質欲望，因此他必定從靈性生命低墮。

除了這三個徵兆以外，中階奉獻者會有四種額外品質。高階奉獻者(uttama-adhikari)固然更勝一籌，他也提供更高的奉愛成果，但這樣的靈性導師在這個世界絕無僅有。在缺乏這種高階靈性導師的情況下，可以接受中階奉獻者為訓示或啟迪靈性導師，但應該看看他有沒有下列四種品質：

1) prema—他對奎師那濃情厚愛。<sup>5</sup>

2) maitri—他對奉獻者友好，服務他們。他與三種奉獻者有三種關係：他懷著友情尊敬和服從在奉愛方面比他更進步的人。他視同輩為友，他也友待那些奉愛發展稍遜的人。因此他對前輩的情誼(maitri)心存敬意，對同輩一視同仁(mitra)，對晚輩的友誼心存憐憫(krpa)。

3) krpa—他對那些尊敬和堅信偉大奉獻者的人施恩。這種人的信心也許甚至是世俗的；換言之，他們也許對靈性導師和神像有點物質情感。他們也許愛神像多於愛奉獻者，因此他們也許不喜歡與奉獻者見面，聆聽他們的主哈瑞題旨。這樣的人也許明白他們應該服從經典，但他們卻無法以中階奉獻者做得到的那四種方式處事。這樣的人也許愚昧無知，但他們想學習怎樣在奉愛服務之中進步。

4) upeksha—他避開冒犯者，即反對偉大奉獻者或不尊敬他們的人。他知道涉及或與這樣的人交往會毀滅所有微量的奉愛。

我們從而討論了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三個主要品質，以及在有資格成為靈性導師的中階奉獻者(或是扮演中階奉獻者角色的高階奉獻者)身上可見的四個額外品質。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Bhakti-sandarbha》警告我們，為了世俗虛名、名氣和得益而接受靈性導師的人，為了相同原因接受門徒而擔任靈性導師的人，兩者都會低墮。他們的目的地會是地獄。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寫道：

avaisnava-mukhodgirnam  
putam hari-kathamrtam  
sravanam naiva kartavyam  
sarpocchistam yatha payah

(《蓮花宇宙古史(Padma-purana)》)

不應該從非奉獻者口中聆聽任何關於奎師那的事情。毒蛇的嘴唇碰過的奶也會令人中毒。同樣，非奉獻者對奎師那的敘述也有毒。

因此，外在裝作是偉大奉獻者，卻不尊敬偉大奉獻者，偏愛世俗虛名和得益的人，即使門徒也許從那個人那裡接受了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兩者，都應該立刻摒棄，事不宜遲。應該要摒棄這樣的所謂靈性導師。

《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和其他經典都解釋了這點。若不拒絕這樣的靈性導師，便將要下地獄；應該準備面對此事。不應該對任何奉獻者不敬—那怕是初階奉獻者，更何況是中階奉獻者和高階奉獻者。人若對任何奉獻者不敬或批評他們，便應該摒棄他的聯誼。若自稱為真實無偽的偉大奉獻者，以及靈性導師唯一的真正門徒，卻作出這個冒犯，那麼他自己的靈性導師若是真實無偽的，都會拒絕他。

聖基瓦·哥斯瓦米傳授我們所有人一個十分重要的訓示：我們不應該批評任何人。我們不應該認為由於超然世界也有爭吵，就像斯麗瑪緹·察鐸瓦麗(Srimati Candravali)的追隨者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追隨者之間的那些，因此我們也可以爭吵。我們不應該偏袒和批評。

如前所述，所有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都是主奎師那的展現。因此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和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之間毫無差別。他們是同一師徒傳系的覺悟靈魂。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在西方傳揚，我的師尊則在印度傳揚，但他們講述同一訊息。他們對主奎師那的愛相同，他們的教導相同，他們對主瑪哈帕佈的服務也相同。一個在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sna Consciousness)，另一個則在高迪亞維

丹塔修會(Gaudiya Vedanta Samiti)，但兩者都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大家庭內。遵循我們典範師的訓示，努力發展我們的奎師那知覺，我們責無旁貸。

[應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所求，奉獻者唱頌《八頌南達之子(Nanda-nandanastakam)》和《聖茹阿妲慈愛的瞥視(Radha-krpa-kataksa-stava-rajā)》。<sup>6]</sup>

我們專注地履行循序修習的靈修時，每天都應該唱這兩首歌。我們若知道箇中含意，一直真誠祈禱，將會非常有益。即使我們不明究竟，主奎師那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都會傾聽我們。高唱歌頌奎師那的《八頌南達之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就會歡天喜地，她會賜予我們所有祝福，不管我們想不想要。唱《聖茹阿妲慈愛的瞥視》時，奎師那便會非常高興，祂會令我們得償所願。若我們想奎師那把我們的名字，寫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女僕的登記冊(palya-dasis)上，祂會馬上這樣做。祂「在門口」列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女僕的清單一那些想服務她的人。因此，若我們在靈性專注的日常活動加上這兩首歌，然後唱《主奎師那-采坦亞》和瑪哈曼陀，我們的奉愛便會堅不可摧。

註一。「循序修習的奉愛(Sadhana-bhakti)有兩種：規範性的(vaidhi)和自發的(raganuga)。透過感官功能達成，並藉此獲得情感奉愛的那種奉愛，稱為循序修習的奉愛。」[《奉愛甘露之洋之點點滴滴(Bhakti-rasamrta-sindhu-bindu)》，詩節八，《Sri Bindu-vikasini-vrtti》]

註二. 靈性專注(Bhajana)是以強烈的情感和依附，裡裡外外都全神貫注於崇拜奎師那的靈性修習，例如聆聽(sravanam)、唸誦(kirtanam)、憶念(smāranam)等等。

註三. Tattva 意謂「確立的哲學真理」或「靈性真理」。

註四. 「奉獻者是被享樂者(asraya)，恆常都是從屬的，是對奎師那之愛的居所；至尊人格首神則是享樂者(visaya)，即愛的至尊對象，也是生命目標。」(《聖典博伽瓦譚》7.10.6的要旨)

註五.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在他的《聖典博伽瓦譚》評注撰述，中階奉獻者無法具有真正的純粹愛意。然而，透過憶銘想牧牛姑娘怎樣愛奎師那，他也許會領受到她們那純粹愛意的影子。他從而臻達依附(asakti)的層面，即對奎師那自然由衷的依附。

註六. 詳見附錄。



## 聖靈性導師作為奎師那的展現

我已經開始解釋見於《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聖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所著的《Krsna-karnamṛta》，極重要的吉祥禱文詩節：

cintamanir jayati somagirir gurur me  
siksa-gurus ca bhagavan sikhi-pincha-maulih  
yat-pada-kalpataru-pallava-sekharesu  
lila-svayamvara-rasam labhate jayasrih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57)

所有榮耀歸於祺塔瑪妮和我的啟迪靈性導師，蘇瑪嘎瑞(Somagiri)。所有榮耀歸於我的訓示靈性導師—至尊人格首神，祂在祂的王冠插上孔雀毛。在祂如願樹似的蓮花足的庇蔭下，佳亞施瑞(Jayasri，即茹阿妲茹妮，Radharani)細味永恆配偶的超然甘露。

聖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先向祺塔瑪妮頂拜，她指引他朝向主奎師那，然後便頂拜他的啟迪靈性導師，蘇瑪嘎瑞。這個詩節的祺塔瑪妮(cintamani)一字又指靈性導師像如願石一樣，因為靈性導師賜我們主奎師那。

祺塔瑪妮一字又指主奎師那本人，祂其實是聖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的訓示靈性導師。這個訓示靈性導師多麼美麗—祂的王冠插上孔雀毛，祂的脖子和腹部有三個褶皺，還有三曲形象。祂的歌聲非常悅耳。祂的蓮花足似是如願樹，祂們如同嫩葉，祂的趾甲閃閃生輝，非常迷人，祂的腳尖尤勝月光，祂趾甲的光芒芳香四溢。

在上述詩節中，佳亞施瑞的名字是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把她的心、生命和靈魂都交給主奎師那。供奉她畢生數以千次，她向祂趾甲綻發的光芒履行燈儀(arati)，藉此她感到就像她的選婿大會(svayamvara)那樣快樂。

選婿大會是什麼意思？為了令你明白，我會告訴你主奎師那選婿大會的事情。有一次，奎師那的表妹杜奧帕迪(Draupadi)與祂的所有王后—薩提亞巴瑪(Satyabhama)、茹蜜妮(Rukmini)、拉釋曼娜(Lakshmana)

和其他人等一在庫茹之野(Kuruksetra)見面。杜奧帕迪問那些王后，她們怎麼那麼幸運，得到奎師那做她們的丈夫，拉釋曼娜便述說她怎樣成為祂妻子的故事。拉釋曼娜是一位強大國王的愛女，他看見她是個有資格的絕色美女，想確保會把她許配給同樣夠格的丈夫。

於是國王舉行了選婿大會。他把一根極高的柱子插在泥土裡，柱子上放了一個不停轉動的碟子(cakra)，碟子之上是條假的魚。誰能夠往下望著水中魚兒的倒影，用箭射中魚眼的瞳孔，國王承諾把拉釋曼娜嫁給他。

世界的冠軍級射手都獲邀參加，包括有奎師那、刊那(Karna)、杜猶丹(Duryodhana)、佳茹珊達(Jarasandha)、斯蘇帕拉(Sisupala)、比瑪(Bhima)、拿庫拉(Nakula)、薩哈兌瓦(Sahadeva)和阿尊拿(Arjuna)，人人都信心十足，自覺會與美麗的拉釋曼娜結婚。比斯瑪和杜榮師(Dronacarya)也來了，忖度：「如果我射中那條魚的瞳孔，我便會安排這個女孩嫁給杜猶丹。」然而，除了奎師那之外，這每一個射手的努力統統失敗。他們大部分人甚至看不見魚兒在水裡的倒影，於是便放棄了他們的弓。刊那看見那條魚，卻無法瞄準。阿尊拿勇氣過人地上前，瞄準魚兒，但他的箭僅觸及魚尾。所有人都無助乏力。

然後，主奎師那上前，快如閃電地拿起祂的弓，速度之快，無人察見，並刺穿了魚兒右眼的瞳孔。拉釋曼娜告訴杜奧帕迪：「我大喜過望，我的朋友們給我一個花環，戴在奎師那的脖子上。」

從數以千計的求婚者之中選擇新郎，謂之選婿大會，這是古印度的傳統。拉釋曼娜的選婿大會有數以千計的王子參加，雖然這些王子非常英俊，又有資格，但她對主奎師那早已芳心暗許。聽過祂的榮耀，她想嫁給祂，但她在那方面卻感到無望。

當奎師那射中魚眼時，拉釋曼娜容光煥發，喜不自禁，毛髮直豎，雙腳發軟，難以直立。當她以眉梢眼角偷看主奎師那時，她全身顫抖。總在尋找美女的奎師那也暗地瞥向拉釋曼娜。接收到祂的瞥視時，她激動不已，以致無法舉高雙臂，把花環戴在祂的脖子上；她的女朋友們不得不幫助她。她欣喜若狂，以致失去外在知覺。這就是選婿大會之樂。

同樣，聖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也撰述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服務主奎師那蓮花趾甲綻放的光芒時，也大喜過外。

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斯瓦緹 (Srla Prabodhananda Sarasvati)、聖茹帕·哥斯瓦米和我們師徒傳系內的偉大奉獻者，都不喜歡聽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這樣服務奎師那。相反，他們寧願聽到奎師那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蓮花足而樂在其中。他們想看見奎師那祈求這個機會。

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斯瓦緹寫道：

vamsi karan-nipatitah skhalitam sikhanda  
bhastam ca pita-vasanam vraja-raja-sunoh  
yasyah kataksa-sara-phata vimurcchitasya  
tam radhikam paricarami kada rasena

(《Radha-rasa-sudha-nidhi》39)

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斜睨瞥視之箭射中，巴佳王之子失去外在知覺。祂的笛子從祂手中跌下，祂的孔雀毛歪歪斜斜，祂的黃衣也凌亂不堪。我何時將可以懷著至高奉愛，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有一次，奎師那去放牛時，祂看見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一個美麗的小樹林裡。她從眼角窺看祂，她目如發射純愛之箭的彎弓。奎師那見狀無法自控，祂的笛子從祂手裡掉下，祂的孔雀毛也從祂頭上掉下來，祂失去外在知覺，祂的身體也顫抖不已。看到奎師那這個情況，瑪杜孟尬拉(Madhumangala)輕輕推祂，問：「朋友啊，你在做什麼？南達爸爸(Nanda Baba)、雅淑妲媽媽(Yasodamaiya)和多個長輩都在這裡。你在他們面前不能這樣失態。小心一點。」奎師那立即恢復理性。

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斯瓦緹在這個詩節正在祈求：「我想服務這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的面紗觸及她的身體而幽香四溢，把這種動人的芳香飄送到奎師那的鼻孔，祂一吸進那香氣便完全失控。」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愛和情感比主奎師那的更高。雖然聖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表示奎師那比茹阿迪卡更勝一籌，但那些在聖茹

帕·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和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斯瓦緹傳系的人，都渴望茹阿迪卡恆常勝過奎師那一事實上也是那樣。

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這樣在祈求主奎師那，即他的訓示靈性導師。哪種訓示靈性導師？奎師那是眾生心中的靈性導師。奎師那本人在祂的逍遙時光作為訓示靈性導師而來。例如，祂為了阿尊拿而成為靈性導師。祂極為仁慈，獻給祂的禱文都不會白費。奉獻者的首要職責就是對祂有信心。

聖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和聖茹帕·哥斯瓦米都是具備這種信心的奉獻者之例。茹帕·哥斯瓦米和薩拿坦·哥斯瓦米彼此經常討論聖茹阿坦和奎師那的榮耀。在一次這樣的時機，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注意到已是正午，他們還沒有進食。她顯現為年輕的村女(kisori)，來到聖茹帕·哥斯瓦米那裡，說：「你今天還不曾準備任何食品。你在斷食嗎？我母親給我一些牛奶、米飯和糖，因此請給你們自己做點甜飯(ksira)吧。」但茹帕·哥斯瓦米沒有時間做甜飯，因為他和他哥哥都全然沉醉，彼此分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榮耀。

因此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便提議為他們下廚。她帶來一些乾牛糞，僅是藉由她的欲望便展現了火。她瞬間便做好了非常漂亮美味的甜飯，向聖茹帕·哥斯瓦米奉上，說：「請把這甜飯供奉給你的膜拜神明，然後給你的哥哥一點，之後你自己也吃一點吧。」

品嚐過那出色的甜飯之後，薩拿坦·哥斯瓦米開始揣測那個女孩是誰。他問茹帕：「茹帕啊，你有沒有祈求過茹阿迪卡，請求她來呢？」

「沒有，我沒有。」

「但她來為我們下廚。嚐嚐這奎師那的祭餘(krsna-prasadam)吧。那只會是她煮的。」

當他們每人都吃了一些甜飯時，他們都嚎啕大哭，無法自己，大聲呼喚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現在你消失了，我們也喪失了頂拜和服務你的機會。相反，我們要你為我們下廚，麻煩了你。」然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便對他的弟弟說：「茹帕，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事。」

他們的奉愛多奇妙啊！讓我們努力遵循他們的步伐。銘記這樣的逍遙時光，讓我們努力服務神聖愛侶，聖茹阿妲和奎師那。

如前所述，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解釋過，真實無偽的啟迪靈性導師是奎師那的形象，真實無偽的訓示靈性導師則是奎師那的人格本質。雖然兩者不相伯仲，但訓示靈性導師有時也許更勝一籌，有時也許是啟迪靈性導師；但他們兩者都是解脫的高階奉獻者。

現在他會進一步解釋奎師那的奉獻者擴展：

isvara-svarupa bhakta tanra adhisthana  
bhaktera hrdaye krsnera satata visram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61)

一直投入於以愛心服務主的純粹奉獻者，與恆常安坐他心內的主一模一樣。

啟迪靈性導師和訓示靈性導師都是與主奎師那無異無別的展現，奎師那所有的純粹奉獻者也一樣。那些純粹奉獻者的心是奎師那的居所。由於他們的心既純粹又沒有世俗欲望，因此奎師那可以在他們心裡休息。他們心裡沒有痛苦或難題，就像聖茹帕和聖薩拿坦心裡沒有難題一樣。他們對奎師那無欲無求；因此祂可以在他們心裡休息，安然酣睡。

思辨家、業報工作者和瑜伽師的心滿是物質欲望。他們祈求：「奎師那啊，賜我貌若天仙的妻子吧。奎師那啊，我沒有兒子。奎師那啊，我想要解脫(mukti)。」但奎師那的純粹奉獻者沒有任何私欲。他們唯一的願望是希望他們的奉愛增加，服務奎師那越來越多。<sup>7</sup>

這六個展現－奎師那、啟迪靈性導師和訓示靈性導師、奉獻者、各種截然不同的能量、化身和全權擴展－全都是奎師那本人，但為了上演祂的逍遙時光而分別展現。祂們與祂同一而異(bheda 和 abheda)。這真理稱為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真理。

vadanti tat tattva-vidas  
tattvam yaj jnanam advayam

brahmeti paramatmeti  
bhagavan iti sabdyate

引用了《聖典博伽瓦譚》(1.2.11)的這個詩節，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解釋了主奎師那的身份。請誦讀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譯文和要旨。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2.1)：

譯文：認識絕對真理的博學超然主義者說祂是非二元知識，稱為非人格梵、局部化的超靈(Paramatma)和人格首神。

要旨：這個梵語詩節顯現為《聖典博伽瓦譚》第一篇第二章的第十一個詩節，其中蘇塔·哥斯瓦米(Suta Gosvami)回答以聖人稍拿卡(Saunaka Rsi)為首的聖人，關於所有經典訓示精萃的問題。Tattva-vidah 是指具備絕對真理知識的人。他們肯定能夠明白.....

拿茹達、韋陀維亞薩(Vedavyasa)、布茹阿瑪、山卡茹(施瓦)和蘇卡兌瓦·哥斯瓦米(Sukadeva Gosvami)全都是絕對真理的知悉者(tattva-vit)；即是說，他們知道韋陀經典的精萃。

奉獻者繼續誦讀：

由於他們處於靈性層面，因此他們肯定能夠明白非二元知識。絕對真理有時稱為梵，有時為超靈，有時則為至尊主。穩處於真理知識的人知道，試圖僅以思辨推敲接近絕對真理的人，最後會覺悟非人格梵，試圖透過瑜伽修習接近絕對真理的人將能覺悟超靈；但具備整全知識和靈性理解的人，則會覺悟至尊主的靈性形象，即人格首神。

人格首神的奉獻者知道主奎師那一巴佳王之子一是絕對真理。他們一視同仁，不會區分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必須明白想分開主絕對的聖名、形象和品質的人缺乏絕對知識。純粹奉獻者知道，當他唸誦超然聖名奎師那時，主奎師那是以超然聲音存在的。

在這方面，必須銘記非常重要的一點：

yaha, bhagavata pada vaisnavera sthane  
ekanta asraya kara caitanya-carane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末篇逍遙 5.131)

「如果你想明白《聖典博伽瓦譚》，你必須接近自我覺悟的偉大奉獻者，聆聽他。當你完全托庇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蓮花足時，這你便做得到。」

我們不可能僅是閱讀書本來了解靈性生命的一切。一切知識確實都在《韋陀經》、韋陀結論、《聖典博伽瓦譚》、《永恆的采坦亞經》以及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所有著作裡；但那知識已妥善上鎖—非常堅固的鑰匙和鎖。不大有資格的人不會僅是透過閱讀而明白箇中意思。Yaha, bhagavata pada vaisnavera sthane。純粹奉獻者(bhagavata)有兩類—典籍純粹奉獻者(grantha-bhagavata，即經典)和純粹奉獻者(bhakta-bhagavata，即偉大奉獻者)。典籍純粹奉獻者已妥善上鎖，覺悟靈魂，即純粹奉獻者，則會揭示它的含意。

身處高級奉獻者的聯誼之中閱讀《永恆的采坦亞經》、《聖典博伽瓦譚》和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其他超然著作，我們便能深入理解箇中的優美含意，感受到書中蘊藏的極樂情感<sup>8</sup>之洋。沒有進步偉大奉獻者之助，也許閱讀這些書籍多次的人仍然會低墮。為什麼？沒有恰當的聯誼，便無法掌握這些超然書籍的精萃。

我們必須就近純粹奉獻者。他們比《聖典博伽瓦譚》更仁慈，在他們的指導下，我們便能夠覺悟《聖典博伽瓦譚》和主奎師那的恩慈。否則不可能。

vadanti tat tattva-vidas  
tattvam yaj jnanam advayam  
brahmeti paramatmeti  
bhagavan iti sabdyate

(《聖典博伽瓦譚》1.2.11)

絕對真理的知悉者以三方面的理解覺悟絕對真理，他們全都一樣。絕對真理的這些方面是以梵、超靈及至尊主來表示。

我們必須留心傾聽，把這個教導銘記在心。那些知道這項確立真理的人，例如拿茹達、維亞薩、山卡茹、薩那卡(Sanaka)、薩南丹(Sanandana)、薩拿坦、聖茹帕·哥斯瓦米等等，斷定了沒什麼是與奎師那分開的。沒什麼是獨立(svadhina)於祂的。這確立真理稱為非二元真理(advaya-jnana-tattva)，即主奎師那是獨一無二絕對真理的基本必然原則。

每個人都從屬於奎師那，包括巴拉兌瓦(Baladeva)和所有其他的化身、所有半神人，以及下至螻蛄小草的眾生。虛幻的物質能量—假象—也從屬於祂。唯一的基本真理就是主奎師那，其他一切都從屬於祂。在這個世界或其他世界，甚至是無憂星或哥樓卡·溫達文(Goloka Vrndavana)，沒有生物體是獨立的。只有奎師那是獨立的。我們觸目所見的全是祂力量的展現。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主奎師那的力量，拉釋米女神則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展現。我們這些在這個物質世界的生物體也在奎師那之內。這原則稱為「差異中之一致」。真理知悉者明白這個基本真理，即絕對真理就是主奎師那。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從《聖典博伽瓦譚》(1.2.11)引用了上述詩節。那些具備非人格知識的人視這個絕對真理為梵。梵是什麼？那是奎師那趾甲光芒的扭曲反映。它沒有形象、品質或逍遙時光。住在眾生心內的超靈是奎師那永恆(sat)和超然知識(cit)能量的一部分。祂是奎師那的一小部分；祂不是獨立的。

ete camsa-kalah pumsah  
krsnas tu bhagavan svayam  
indrari-vyakulam lokam  
mrdyanti yuge yuge

(《聖典博伽瓦譚》 1.3.28)

上述的所有化身都是主的全權部分或全權部分的部分，但主奎師那是原始的人格首神。每當無神論者造成騷動時，祂們全都顯現在各個地球上。主化身來保護有神論者。



主奎師那是那位至尊人格首神、絕對真理的至尊人格。《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都確認《婆羅訶摩讚(Brahma-samhita)》的這個詩節：

isvarah paramah krsnah  
sac-cid-ananda-vigrahah  
anadir adir govindah  
sarva-karana-karanam

(《婆羅訶摩讚》5.1)

很多人物都具備至尊主的品質，但奎師那是至尊的，因為祂無出其右。祂是至尊人物，祂的身體是永恆、全知和極樂的。祂是原始的主哥文達(Govinda)和萬原之原。

祂的第一個展現是巴佳的巴拉兌瓦·帕佈，祂與奎師那無異無別。只是顏色各異：一個白色，一個美麗絕倫的黑色。溫達文的巴拉兌瓦·帕佈展現了穆拉·山卡爾山拿(Mula Sankarsana，即杜瓦爾卡和瑪圖茹的巴拉兌瓦)、大山卡爾山拿(Maha Sankarsana，即主拿茹央那)、大維施努(Maha-Visnu，又稱原因之洋維施努，Karanodakasayi Visnu)、孕誕之洋維施努(Garbhodakasayi Visnu)、牛奶之洋維施努(Ksirodakasayi Visnu)和蛇沙(Sesa)，以至這整個物質世界。

那位主奎師那一絕對真理至尊人物—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降臨，祂的至尊力量—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則作為聖嘎達答茹學者降臨。

註八. 極樂情感或情悅(rasa)意謂「與奎師那個人關係的甜美品味」。

第二部分

至尊禮物

## 蘊藏奧秘的詩節

在杜瓦帕茹年代(Dvapara-yuga)末，主奎師那在這個世界的逍遙時光結束後，祂便返回祂那位於靈性世界的哥樓卡·溫達文。祂在那裡開始想著祂想分發給這個世界，以至於樹木和蔓藤的純粹奉愛。這將只有祂才可以賜予。大維施努(祂在卡利年代顯現為阿兌威塔聖師，Sri Advaita Acarya)可以傳授每個年代的宗教原則(yuga-dharma)——這是祂的職務——但只有奎師那本人才可以賜予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那位能把愛和奉愛賜予眾生的奎師那，取用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和膚色，成為了主高茹阿粲鐸(Sri Gauracandra)。祂為什麼這樣做？因為祂的恩慈既無比，又無緣由。作為極樂情感之洋，祂想品嚐得償所願的滋味，即祂那三個無法以祂的奎師那形象來實現的願望，又想賜予從主布茹阿瑪的前一天起，便不曾賜給生物體的奎師那純粹愛意。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hari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Srimati Saci-devi)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內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芒，祂以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以前不曾有化身賜予過的：奉愛服務最崇高輝煌的甜美情感，即愛侶之愛的甜美情感。

這個詩節含意極深，因為當中蘊含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全部的無緣恩慈。

你必須明白這個詩節的精萃，從而成為非常漂亮夠格的奉獻者。沒有恰當地明白它的情感，單是唸誦哈瑞 奎師那將不足以獲得主的全部恩慈。徹底掌握及信奉這個詩節的含意，我們唸誦的品質便會提升。懷著對這個詩節及其心緒的清晰理解，我們唸誦時便能集中於內。

假象宗也唸誦哈瑞奎師那，但他們卻因為他們對聖名的嚴重冒犯而下地獄。業報工作者也唸誦，但因為他們渴望名成利就，以致他們也被騙了，難享真正唸誦之果。聖名滿足他們的物質欲望，但奉愛卻避開他們。另一方面，那些在極有資格的靈性導師或偉大奉獻者指導下唸誦的人，會發展出高品質的唸誦。因此明白這個詩節所隱藏的訓示精萃，非常重要。

## 主采坦亞下凡的目的

我們將會繼續研讀《永恆的采坦亞經》。我們現正討論第三章，它解釋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身份，以及祂來這個世界的原因。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告訴我們，采坦亞·瑪哈帕佈，即莎慈之子·高茹阿哈瑞，直接就是主奎師那本人。祂不僅是至尊主，也是至尊人格首神(Svayam Bhagavan)，意謂首神的原始形象，其他的所有化身都由祂衍生。祂是巴佳王之子，奎師那本人。這位奎師那與祂的所有屬性，以及祂那化身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全部力量永在一起。即使太陽可以與它的光和熱分開，茹阿妲和奎師那也決不分離。

奎師那在溫達文遊戲人間，共十個寒暑。祂誕生在大森林哥庫拉(Mahavana Gokula)，祂最初的那幾個年頭就在那裡玩耍，之後祂的家和茹阿妲的家都遷到溫達文，祂們在那裡享受無數逍遙時光。在溫達文那裡，南達爸爸的家人住在查提卡茹(Chatikara)，維莎巴努大君則住在茹阿爾(Ral)。然後祂們遷到美景森林(Kamyavana)，之後是卡蘭森林(Khelanvana)，最後南達爸爸的家人定居在南達村哥庫拉(Nandagaon Gokula)，維莎巴努大君的家人則在瓦薩拿(Varsana)。祂們的家在每個居處都建立一個新村莊，祂們的村莊總是毗鄰而處。茹阿妲和奎師那在這些地方見面，永恆地上演祂們頂尖的娜莎之舞和其他逍遙時光。

當奎師那從哥樓卡·溫達文來到這個世界時，整個巴佳都與祂同來：祂的同遊、雅沐娜(Yamuna)河、哥瓦爾丹山(Govardhana)、斑迪茹森林(Bhandiravana forest)和方圓八十四高爾薩(krosas，面積單位，即一六八平方里)的整個溫達文伴著祂而來。為了品嚐祂逍遙時光的五種情懷：中性(santa)、僕人(dasya)、朋友(sakhya)、父母(vatsalya)和愛侶(madhurya)，祂在布茹阿瑪的一天之中來一次。

雖然祂對這些情感甘之如飴，但祂仍有三個未了之願，實現這些欲望正是祂顯現為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基本原因。再者，由於祂是無緣恩慈之洋和極樂情感之洋，祂想向生物體施洒點點滴滴的特別恩慈，使他們將能來到祂那裡，永遠服務祂。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4的介紹：

在敘事詩《永恆的采坦亞經》的這個章節，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強調了，主采坦亞為了祂自己的三個主要目的而顯現。第一個目的是細味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的立場，她是對主奎師那超然之愛的首要交流者。主奎師那是與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那超然愛意交流的倉庫。那些愛意交流的主體是主本人，茹阿妲茹妮則是副體[愛的居所]。因此主體，即主，想以副體—茹阿妲茹妮—的立場，細味愛意甘露。

祂顯現的第二個原因是明白祂自己的超然甘露。主奎師那是所有甜美。茹阿妲茹妮深受奎師那所吸引是崇高脫俗的，為了體驗那種吸引和明白祂自己的超然甜美，祂採取了茹阿妲茹妮的想法。

主采坦亞顯現的第三個原因是享受茹阿妲茹妮品嚐的喜樂。主[主奎師那]認為，茹阿妲茹妮無疑樂於與祂為伴，祂也樂於與茹阿妲茹妮為伴，但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比主奎師那倍覺靈性愛侶之間超然甘露的交流令人心花怒放。茹阿妲茹妮與奎師那為伴時，比起沒有採納她立場的奎師那，感受到更多超然樂趣，但要主奎師那在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的立場享樂，勢不可能，因為祂對那立場一無所知。奎師那是超然男性，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則是超然女性。因此，為了知道愛戀奎師那之超然樂趣，主奎師那本人便採取了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的情感和身體光芒，顯現為主采坦亞。

主采坦亞為了實現這些機密願望，也為傳揚唸誦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 / 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的特別意義，以及回應阿兌威塔·帕佈的呼喚而顯現。這都是次要原因。

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哥斯瓦米是主采坦亞私密奉獻者之中的主要人物。他的日記記錄揭露了主的這幾個機密目的。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各種各樣的禱文和詩歌裡的陳述，確認了這些披露。

這個章節也明確地描述色欲和愛意之間的差別。主奎師那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交流與物質色欲截然不同。因此作者非常清楚地釐清了兩者。

當主奎師那思索著怎樣滿足祂的願望時，在卡利年代傳揚年代宗教程序(yuga-dharma)的時機到臨。那時候，阿兌威塔師為奎師那和祂同遊的下凡而降臨，作好準備。阿兌威塔師想賜予巴佳的純粹愛意，但祂卻不可以這樣做，因為這不是大維施努的職責。這甚至連茹阿瑪、尼星哈(Nrsimha)、卡爾葵(Kalki)、瓦曼(Vamana)或帕茹蘇茹阿瑪(Parasurama)，都不可能。這所有化身可以確立年代宗教，但祂們無法把至尊人格首神，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所能賜予的一純粹的巴佳純愛，賜給任何生物體。

巴拉兌瓦·帕佈能夠賜予這種純粹愛意，但祂留待奎師那賜予，祂從旁協助。同樣，在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巴拉兌瓦作為尼提安南達·帕佈而來。尼提安南達·帕佈也能夠分發對奎師那的那種特別的純粹愛意，那種洋溢愛侶情懷的純粹愛意—直接又間接地—但祂留待采坦亞·瑪哈帕佈賜予。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顯現有四個原因：兩個外在和兩個內在原因。主要的內在原因是品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prema-rasa niryasa korite asvadana)，次要的內在原因是滿足阿兌威塔師，祂供奉茶拉茜(tulasi)葉子，呼喚奎師那下凡。祂顯現的主要外在原因是教導幸運的生物體自發奉愛之途(ragmarga-bhakti korite pracarana)，次要的外在原因是確立年代宗教(yada yada hi darmasya)。

阿兌威塔師以祂的愛誘使奎師那到臨這個世界。純粹奉獻者若採摘那中央長有花蕾(manjari)的，柔軟的茶拉茜嫩葉，一邊哭泣一邊祈求主奎師那，把茶拉茜供奉給祂，奎師那便會無法拒絕那位奉獻者。祂將必須「離開」哥樓卡·溫達文，立刻到他那裡。

為了激發奎師那傾聽我們，因此我們也必須每天崇拜茶拉茜，就像阿兌威塔師所做的那樣。即使我們無法以任何別的方法取悅奎師那，我們肯定能以這種方法取悅祂。藉由這種方法，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主尼提安南達·帕佈和祂們所有的同遊都會進入我們心內。

如前所述，采坦亞·瑪哈帕佈—莎慈之子·高茹阿哈瑞—是奎師那那本人，尼提安南達則是巴拉兌瓦·帕佈。瑪哈帕佈透過年代宗教，就是齊頌聖名(sankirtana)，把純粹愛意賜給各種生物體。事實上，甚至連奎師那都無法像采坦亞·瑪哈帕佈那樣，誘使森林的居民唸誦和跳舞。蟒蛇、大象、老虎、母山羊——個個都受到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激勵。

瑪哈帕佈唱誦：

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 唏。  
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茹卡薩曼。  
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帕黑曼。  
茹阿瑪 茹嘎瓦，茹阿瑪 茹嘎瓦，茹阿瑪 茹嘎瓦，茹卡薩曼。  
奎師那 凱薩瓦，奎師那 凱薩瓦，奎師那 凱薩瓦，茹卡薩曼。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he.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raksa mam.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Krsna, pahi mam.  
Rama Raghava, Rama Raghava, Rama Raghava, raksa mam.  
Krsna Kesava, Krsna Kesava, Krsna Kesava, pahi mam.)

瑪哈帕佈唱誦時哭個不停，有時在地上打滾，不是處於祂的外在知覺。所有動物、蔓藤和樹木都十分激動，開始和祂一起唸誦。領受到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恩慈之後，它們全都對奎師那發展出強烈的愛。

奎師那來到這個世界時也大發慈悲，但祂按照奉獻者的皈依和奉愛修習的品質，賜予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不少也不多—有若天平。

ye yatha mam prapadyante  
tams tathaiva bhajamy aham  
mama vartmanuvartante  
manusyah partha sarvasah

(《博伽梵歌》4.11)

正如眾生皈依給我，我也相應地回報他們。每個人都全面遵循我的路徑，帕塔之子啊。



思考一下鍋子的比喻，它代表我們對奎師那純粹愛意的資格。當主奎師那臨在時，祂從未給任何人鍋子。祂反而說：「噢，把你的鍋子帶來。我會按照你鍋子的類型和大小，給你那樣多的純粹愛意。」

我們沒有資格，奎師那就不會賜予我們純粹愛意。例如，我們若犯了很多冒犯，祂就不會賜予我們純粹愛意。另一方面，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正在賜予鍋子和純粹愛意。祂和尼提安南達·帕佈那麼仁慈。祂們毫不計較。由於采坦亞·瑪哈帕佈—莎慈之子·高茹阿哈瑞—是莎慈德薇之子，因此祂寬大為懷，以致任何人來到祂那裡，都會領受到祂的恩慈。祂沒有拿著天平，說：「來吧，來吧。你有鍋子嗎？」

「沒有，我沒有鍋子。沒有資格。」

「噢，那好吧。我會給你這只鍋子，還有這甘露，即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慷慨地賜予純粹愛意，但這只是祂顯現的外在原因之一。奎師那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下凡的內在原因，是品嚐那只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才可以品嚐的三種心緒。祂借用她的內在情緒和美麗，與她「心靈合一(tadatma)」。

為了進一步解釋心靈合一的含意，讓我們思考一下這個比喻。把鐵放在火裡便能燃燒。鐵不燃燒；只有火才有這種力量，但把鐵放在火裡時，它與火的品質便一致，因此也能燃燒。同樣，主奎師那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心靈合一，忘了祂是奎師那。

當采坦亞·瑪哈帕佈在哥達瓦瑞(Godavari)與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見面時，祂從他那裡學習極樂情感真理(rasa-tattva)。茹阿亞·茹阿瑪南達是維薩卡，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摯友，采坦亞·瑪哈帕佈則是奎師那。奎師那以主采坦亞的形象令斯麗瑪緹·維薩卡-德薇(Srimati Visakha-devi)成為祂的靈性導師，全力協助祂發展茹阿姐的心緒。之後，奎師那作為采坦亞·瑪哈帕佈，顯現為奎師那和茹阿姐合而為一的形象(mahabhava-rasaraja-svarupa)。沒有接受維薩卡為祂的靈性導師，這會是不可能的。

與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見面後，瑪哈帕佈便回到佳幹納·普瑞(Jagannatha Puri)的甘比茹(Gambhira)，祂在那裡能夠實現祂的欲望，品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三種心緒。因此祂非常感激維薩卡，還有拉麗塔，她在這個世界顯現為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沒有她們的幫助，祂便無法品嚐茹阿迪卡的這三種心緒。

### 祂光輝燦爛而無與倫比的貢獻

由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是奎師那本人，因此祂能夠分發巴佳純粹愛意，尤其是非婚戀情感(parakiya-bhava)，又稱為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unnattojvala-rasa)。Unnata的意思是「至高」，ujjala的意思是「閃爍輝煌」，極樂情感是指與奎師那獨特關係的品味。

光芒萬丈至高情感的燦爛無可比擬，我們高迪亞師徒傳系裡的所有典範師都是來這個世界教導這種愛。我們的典範師不是來品嚐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前來品嚐的，而是賜予祂前來分發的同一極樂情感。分發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降臨的主因，但不是最首要的至尊原因。那是主要的外在原因。如前所述，主要的內在原因是品嚐茹阿姐的心緒，第二是回應阿兌威塔師的呼喚。

瑪哈帕佈想把那種甚至連布茹阿瑪、山卡茹(施瓦)和拿茹達都難以獲得的純粹愛意，廣施眾生。這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使命，只有憑藉瑪哈帕佈形象的奎師那的力量，才可以做得到。

同樣，我們所有的典範師，例如茹帕·哥斯瓦米、薩拿坦·哥斯瓦米、基瓦·哥斯瓦米、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夏瑪南達·帕佈、南若譚·達薩·塔庫爾、施瑞尼瓦薩師、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巴拉兌瓦·威迪亞布善(Baladeva Vidyabhusana)、聖帕佈帕·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和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不是只為傳揚唸誦聖名的榮耀而來，因為大維施努的同遊也能傳揚這點。

阿兌威塔師等等大維施努的擴展或展現，能夠傳揚和分發聖名，但他們卻無法透過齊頌滿載純愛的聖名(nama-prema-sankirtana)，來傳揚巴佳純愛。這個卡利年代和其他卡利年代的齊頌聖名，有著天壤

之別。這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獨特之處，祂與祂的追隨者和同遊一起前來。

大維施努的化身如阿兌威塔師，以及祂的同遊如薩那卡、薩南丹、薩拿坦、薩拿茲·庫瑪茹(Sanat Kumara)、維施瓦卡珊和其他人等，都能履行和確立齊頌聖名和年代宗教，但那齊頌聖名卻不會賜予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或巴佳的純粹愛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同遊的齊頌聖名有種特別力量，可以賜予這種愛。

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獨特心緒，作為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奎師那可以品嚐這種情感，但無法分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賜予了什麼？祂確實賜予了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但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有兩種：祂所品嚐的愛侶情懷(kamatmika)，以及祂所分發的情感，即不渴望直接與奎師那見面和服務祂(tat-tad-bhavecchatmika)。

愛侶情懷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拉麗塔、維薩卡和八位主要牧牛姑娘的其餘各人，以及其他像她們那樣的牧牛姑娘的心緒。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有五種女朋友(sakhis，牧牛姑娘朋友)：女朋友(sakhi)、永恆女朋友(nitya-sakhi)、視之如命的女朋友(prana-sakhi)、私密女朋友(priya-sakhi)和最親密女友(priya-narma-sakhis)。最親密女友又稱最親密女友(parama-prestha-sakhis)。<sup>9</sup>

(1) 女朋友：達妮斯妲(Danistha)就是此例。這些女朋友愛戀和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奎師那，但她們稍為傾向於奎師那。

(2) 永恆女朋友和(3) 視之如命的女朋友：只有這兩種女朋友歸類於不渴望直接與奎師那見面和服務祂的那一種。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終極到臨賜給生物體的，就是她們的服務。這些女朋友服務聖茹阿妲和奎師那兩者，但傾向於偏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為她服務。若奎師那呼喚她們，她們不會到祂那裡；她們只服從她。茹帕·曼佳麗和茹阿緹·曼佳麗等等視之如命的女朋友，與她的關係甚至更親密，自然而然地成為永恆女朋友的領袖。

(4) 私密女朋友和(5) 最親密女友：拉麗塔和維薩卡就是此例。在這兩種女朋友之中，最親密女朋友至為親愛。兩種牧牛姑娘都稍為傾向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這樣服務神聖愛侶—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但

她們不僅是偏向她。她們都極有力量，以致她們有時可以責備茹阿迪卡，其他時候又責備奎師那。

永恆和視之如命的女朋友，以及私密女朋友和最親密女朋友之間的差別在於，永恆女朋友和視之如命的女朋友是曼佳麗。她們完全不會為了她們自己與奎師那的個人關係而做事。她們所做的一切，全是為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們不渴望為了她們自己去品嚐奎師那的聯誼。這種稱為不渴望直接與奎師那見面和服務祂的靈性情感，也是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前來分發的，正是這種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這是非常高深的題目。有人或會奇怪我為什麼在講述這個題目，因為只有絕無僅有的人才可以真正掌握它的精萃。上述詩節提供了答案，意味著為了要履行循序漸進的修習，我們必須先清楚我們的目標。例如，我們若想要錢，我們也許必須服務政府，找一份工作，或做生意。若我們不做生意，我們或會求諸偷竊；我們或會找一群土匪，手持利刃猛烈攻擊他人。

主奎師那攻擊比斯瑪卡(Bhismaka)的王國，數十萬國王和他們的軍隊在當地全力伺候，保護茹蜜妮遠離奎師那。然而，縱使那些國王費盡周章，奎師那卻像走進豺狼群中的獅子一樣，把茹蜜妮帶上祂的戰車，駛往杜瓦茹卡(Dvaraka)，祂在那裡與她結婚。

如前所述，某人的目標若是累積錢財，若他行乞，以正途卻一無所獲，他便會財迷心竅，千方百計求取。站在甜品店外的狗，看到人們吃糖漿甜奶球(rasagulla)和煉乳甜奶球(rasamalai)時，就會口水直流。它不會走進那間店主手持棍子守衛的商店，卻會跑去舔食人們丟棄的葉子杯。而且，當它舐杯子時，它會努力保衛，以免被附近其他的狗搶走。

同樣，在靈性生活之中，我們應該先確定我們的目標，然後才可以決定怎樣達標。臻達目標的修習稱為靈性修習，目標本身則稱為目標(sadhya)。對目標一無所知，就無法確定他的靈性修習。因此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吉祥禱文之後的第一個詩節，便提出目標。

你的目標若是接受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前來賜予的那種光芒萬丈的靈性情感，巴佳純愛一便和我一起前往聖茹帕·哥斯瓦米的學校，閱讀所有哥斯瓦米的典籍，學習怎樣發展對它的強烈渴望。這種強烈渴望怎會到臨，其實沒有規範守則。透過與真實無偽的偉大奉獻者聯誼和聆聽他，便能展現強烈渴望。這種強烈渴望不會單憑經典論點而覺醒。

平平無奇、醜陋、畸形和窮困的人也許會看見一位公主，他也許會有種強烈渴望，想娶她為妻。雖然娶她為妻這個想法實屬荒謬，但對這段婚姻的強烈渴望既不需財富，也不需其他資格。同樣，靈性的強烈渴望無法受控。它是透過聆聽以聖茹帕·哥斯瓦米為首的哥斯瓦米的著作所描述的，主奎師那的美麗和牧牛姑娘對祂的愛，也透過聆聽《聖典博伽瓦譚》和《永恆的采坦亞經》而得來的。這樣的典籍也描述奎師那怎樣受控於牧牛姑娘，尤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他們描述祂怎樣把祂的頭放在茹阿迪卡的蓮花足上，乞求她的恩慈。

從純粹奉獻者那裡聆聽《永恆的采坦亞經》和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著作的題目，不管有沒有相關的資格，也不管是不是純粹奉獻者，強烈渴望都會到臨。當強烈渴望到臨時，便會有資格選擇他的修習方法(sadhana)。他立即獲得品味(對聆聽、唸誦、憶念等等的自然品味)，從而奔向他的目標。

出於害怕下地獄，那些修習對奎師那的循序靈修之靈性專注(sadhana-bhajana)的人，正在修習的名為規範奉愛(vaidhi-bhakti)。由於心內出現強烈渴望而修習，稱為自發奉愛(raganuga-bhakti)。自發愛意(ragatmika)是牧牛姑娘她們自己的情感，自發愛意傳系(raganuga)的奉獻者是懷著獲得那種情感的強烈渴望<sup>10</sup>而專注於靈修，兩者之間確有差別。

在這個世界上，那些處於依附(對奎師那的依附)的高階，以及那些剛達到靈性情感階段的人，都是自發愛意傳系的。那些還沒達到這個階段，但正發展一些強烈渴望(raganuga-pravrtti)的奉獻者，不久便會有資格修習自發奉愛。他們還沒修習自發愛意，但他們逐步接近。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只為賜予這種強烈渴望而來；對於那些已有強烈渴望的人，祂來賜予靈性情感；對於那些已有靈性情感的人，祂來賜予純粹愛意。

祂賜予哪種純粹愛意？不是斯麗瑪緹·茹阿妲那愛侶情懷的光芒萬丈靈性情感(unnatojjvala-kamatmika-bhava)，而是不渴望直接與奎師那見面和服務祂的光芒萬丈靈性情感(unnatojjvala-tat-tad-bhavecchatmika)。雖然這個題材甚難理解，但我們必須努力明白。十年或二十年之後，或在來生，在崇高(unnata)偉大奉獻者的聯誼之中，我們將能有所覺悟。

誠懇而有抱負的奉獻者努力發展這強烈渴望。他祈求：「我不是自發愛意傳系的奉獻者，但我懇求在今生，如果我沒有資格，那就在今後的一千世之後，我會領受到恩慈，成為自發愛意傳系的偉大奉獻者。除此之外，我別無所求，別無所求。我不介意一死，但我介意『除了卡斯河堤(Kesi-ghata)或心意恆河河堤(Manasa-ganga ghata)，或那些不渴望直接與奎師那見面和服務祂的牧牛姑娘(tat-tad-bhavecchatmika-gopis)沐浴的任何一個河堤(ghatas)之外，喝其他地方的水。』」

現在我會解釋現正討論的詩節原文：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hari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h vah saci-nandanahh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內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芒，祂以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以前不曾有化身賜予過的：奉愛服務最崇高輝煌的甜美情感，即愛侶之愛的甜美情感。

這個詩節摘自聖茹帕·哥斯瓦米的《Vidagdha-madhava》的吉祥禱文。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帕爾亞嘎(Prayaga)激勵茹帕·哥斯瓦米滿足祂的願望，分發光芒萬丈的非婚戀情感

(unnatojjvala-parakiya-bhava)，除此之外，也向生物體分發知識，讓他們認識祂所品嚐的。這種靈性情感甚至在哥樓卡·溫達文都無與倫比，更何況是這個世界。這種純粹愛意是所有幸運生物體的永恆宗教(nitya-dharma)，不單是那些在人類身體的。

憐愛妻子的丈夫若看見他的妻子另有所愛，便會鬱鬱不歡。同樣，妻子若知道她的丈夫心內另有所愛，她也會愁眉不展。不管是哪種情況，長此下去勉強苟合，他們畢生都會心絮不靈。我們不僅在人類之中看到丈夫和妻子、情人和摯愛之間的關係，更在生物、蔓藤和樹木之中看到。沒有這種愛意盈盈的關係，便無法生存。樹木和蔓藤也有這種情感，但它們無法表達。在一定程度上，人類可以表達。

滿足身體這個渴望是純粹靈性之愛的扭曲反映，這稱為色欲(kama)。由於色欲不純粹，因此會導致痛苦、苦難和問題。在這個世界，男人無法完全滿足女人，反之亦然，屢見不鮮。一段時間之後，他或她便會不滿足，也許會另找他人。

在這個物質世界這裡，我們是難民。我們因色欲而受困在這裡，在妻子、丈夫、孩子、母親、父親、朋友和世俗之物之中尋求滿足，奎師那安排我們品嚐這種物質依附之果。愛戀奎師那時，才有可能滿足；否則，誰都無法滿足。

當主茹阿瑪與祂自己的斯麗瑪緹·悉妲-德薇來到這個世界時，祂們兩位都扮演某個角色，教導我們俗世微靈色欲的結果。祂們教導我們色欲是十惡不赦的。

當茹阿瑪、悉妲和拉釋曼(Laksmana)在叢林時，惡魔瑪瑞慈(Marici)以金鹿形象而來。悉妲看見那隻鹿，便對茹阿瑪說：「我想要這只鹿。你既可以生擒它，你又可以射死它，把它的皮毛帶回來。」

拉釋曼警告茹阿瑪不要尾隨那只鹿。「他其實是個惡魔，不是鹿。」拉釋曼對茹阿瑪說：「那頭惡魔會令你非常麻煩。不要去；最好不要聽從你妻子。」

雖然茹阿瑪是至尊主奎師那本人，因而不受假象控制，但祂向受條件限制的生物體展示，當男人受控於女人的物質欲望時會發生什麼

事。後果就是眾多問題。茹阿瑪回答拉釋曼說：「我必須履行我妻子的命令，即使那頭鹿是個惡魔。」

茹阿瑪追趕那頭鹿，結果祂必須離開悉妲兩次。最後，由於她和茹阿瓦拿(Ravana)一起多天，其他人懷疑她的純潔，結果祂必須「永遠」離開她。她潔身自愛，但因為其他人懷疑她的忠貞，因此茹阿瑪覺得祂需要顧及那些國民的心態，於是拋棄了她。祂把她流放到森林，然後悲痛欲絕。

茹阿瑪住在王宮，悉妲則住在森林裡，在外米葵(Valmiki)的修院(asrama)，夜睡草席，劈柴煮飯。茹阿瑪悔不當初：「我把悉妲流放到森林，因此我也會像個棄絕者那樣過活，不嘗半點物質舒適。」祂獨自留在祂的王宮，在墊子上席地而睡。悉妲從容入睡，但茹阿瑪卻不能。祂終日以淚洗面：「悉妲啊，悉妲啊，悉妲啊！我試圖滿足我的子民，我錯了。」悉妲獲得外米葵安慰，但沒有人安慰茹阿瑪，沒有人為祂拭淚。祂終日以淚洗面，茹阿瑪的知心也會痛哭失聲。

有一次，茹阿瑪在內米薩冉亞(Naimisaranya)附近的哥瑪提(Gomati)河岸履行凱旋祭(rajasya-yajna)。祂的所有子民，包括祂的母親、兄弟、猴子[哈努曼(Hanuman)和蘇嘎瑞瓦(Sugriva)]，以及威比薩拿(Vibhisana)等等都在場。祭祀從清晨開始舉行，直至早上十時，之後所有人都聚集一起，聆聽《宇宙古史(Puranas)》的敘述。

有一天，茹阿瑪和悉妲的雙胞胎兒子—拉瓦(Lava)和庫薩(Kusa)一到達那個聚會。他們大約九歲，酷似茹阿瑪本人，十分俊美。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來自何方。他們彈奏著七弦琴(vina)，開始誦讀他們在外米葵的修院聽到的《羅摩衍拿(Ramayana)》。他們以極為優美的調子歌唱，並以七弦琴伴奏一首切合靈性悲情(karuna-rasa)的曲子，高音抖落至低音，如泣似訴，淒怨動人。他們的歌聲優美動聽，在場的那些人全都目瞪口呆。他們唱頌悉妲、茹阿瑪和拉釋曼穿上棄絕者的衣服，奉開可儀(Kaikeyi)之命離開阿郁達亞(Ayodhya)前往森林的那段逍遙時光—那時候，國王達薩茹阿塔(Dasaratha)悲慟哀號：「哎呀，茹阿瑪！哎呀，茹阿瑪！」馬上撒手塵寰。當拉瓦和庫薩唱歌時，茹阿瑪、拉釋曼、巴茹阿塔(Bharata)、開可儀、哈努曼、蘇嘎瑞瓦和全體觀眾都深受感動，痛哭流涕。祂們感到那段逍遙時光歷歷在目。



夕陽西下時，茹阿瑪遣派拉釋曼給拉瓦和庫薩佈施一罐金幣、上好絲綢和金飾。拉釋曼從祂的王座走下來，問他們：「我親愛的孩子，請告訴我你父親的名字，你從什麼地方來。主茹阿瑪想知道你們的身分。」

男孩們起初沉默不語，然後便說：「你認識《韋陀經》。你是個博學之士，因此你一定知道，詢問貞守生(brahmacari)或棄絕僧有關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都於禮不合。你不知道這項禮節嗎？我們是兩個貞守生。因此你可以詢問我們師尊的名字，我們修院的所在，或要求我們講述主哈瑞的題旨。我們是外米葵的門徒。我們來自他的修院，我們從他那裡學會這些歌曲。」

拉釋曼啞口無言，為自己問了這個問題而感到慚愧。祂忖度：「是的，他們說的也是。不應該對貞守生或棄絕僧說：『瑪哈茹傑啊，你仍是已婚的。你的妻子和兒子仍然在那裡。』」然後祂便要求他們：「請接受這個載有珠寶和金飾的黃金罐子吧。」

那些男孩回答：「我們是樸實的貞守生。這樣富裕的禮物對我們有什麼用處？我們吃水果，我們喝水時以手代杯，不用容器。請把這些禮物歸還給茹阿瑪，祂是國王，也用得上這些物品。」

然後拉瓦和庫薩便回去他們母親那裡，她一直焦急地等待著他們。把男孩們擁入懷裡，一左一右，她輕撫他們，問：「孩子啊，你們今天為什麼這麼晚才回家？」

「母親，今天我們走得很遠，去到一個國王的聚會。」男孩們不知道國王的名字。「我們在那裡唸誦悉妲和茹阿瑪的逍遙時光。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但在場的每個人都淚流滿面—國王自己、祂的兄弟，甚至是猴子。我們在那裡的時候看見一件非同小可之物。有一個看起來與你一模一樣的黃金塑像，同樣的臉，同樣的美；但你說話，這座塑像卻不說話。」

悉妲開始痛哭失聲。男孩們問她：「母親，你為什麼哭？」但她無法向他們解釋茹阿瑪把她流放之事。

第二天，茹阿瑪對外米葵說：「我知道悉妲正留在你的修院。立即帶來她阿郁達亞。沒有她，我活不了。」

翌日，拉瓦和庫薩牽著悉妲的手，一起抵達了阿郁達亞。她走路時往下看著地面，她跟隨外米葵，默默走進茹阿瑪的王國，忖度會發生什麼事。茹阿瑪、拉釋曼、哈努曼、考薩爾亞(Kausalya)和其他人，熱切地注視著悉妲返回阿郁達亞的情景。主的同遊現在假定兩個男孩一定是茹阿瑪的兒子。因為他們那麼俊美，不可能會是其他人的兒子。

茹阿瑪走近悉妲，說：「請向我展示證據，證明你潔身自愛，你不曾被茹阿瓦拿觸碰過。」

悉妲對茹阿瑪懷著敬意，以溫和的聲音回答：「你不接受達薩茹阿塔大君和火神(Agnideva)為我的純潔而提出的證據嗎？現在我會給你證據。」她便祈禱：「帕緹威(Prthivi，地球化身)啊，你是我的母親。如果我是純潔的，除了茹阿瑪之外，如果我不曾認識任何人，如果我的心甚至連一刻也不曾受到其他人吸引，便請張開雙臂，把我抱入你懷裡吧。」她重複這話三次。

一聲巨響，地球立刻一分為二，出現了一輛美輪美奐的黃金戰車。帕緹威女神把悉妲抱入懷裡，地球又閉合了。

茹阿瑪立即跳起來，哭叫：「悉妲啊！悉妲！悉妲！你離開了我！岳母啊，帕緹威女神，交還我的悉妲，不然我會射擊你，把你粉碎。我想立刻看見悉妲！」

外米葵走近茹阿瑪，說：「茹阿瑪，不要那麼悲傷。去悉妲那裡吧。她正在你的居所等著你。」

茹阿瑪這樣向世界展示色欲的後果：「不要做我所做過的事，否則將有諸多問題。」

為了快樂，努力臻達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物質之愛竭力滿足私欲，對奎師那的純粹之愛卻相反，毫無半點自私意味。

為了向生物體揭露他們的永恆本然天職，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便下凡到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像一所學校。讓我們不要浪費這個大良好機，在毫無政治、偽善、欺騙和交際手腕的純粹奉獻者聯誼之中，修習奉愛瑜伽。必須明白最佳的純粹愛意是我們的永恆天職，為了要永遠快樂，我們必須得到它。我們一定不容許色欲在我們的生命中製造騷亂。若是已婚，那沒有關係；只要丈夫把妻子視作奎師那所鍾愛的，懷著愛和情感服務她，但把他真正的內在情感留給奎師那，那就不礙事。

這個世界是個培訓中心。我們不得泥足深陷，否則我們便會有數之不盡的問題。克盡己任，維繫家人，因為財富若運用得當，並非有害。我們的家人不是為了滿足我們的色欲。服務我們的家人時，我們必須修習奉愛，從而令這個世界像主的靈性居所一無憂星。

註九.「據說牧牛姑娘分成五組，即女朋友、永恆女朋友、視之如命的女朋友、私密女朋友和最親密女友。溫達文聖地之后一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所有這些膚色白皙的同遊，都是擅於令奎師那意亂情迷，激起祂色欲情感的藝術家。最親密女朋友共有八個，奎師那和茹阿妲狂喜交流時，只為營造出她們似乎偏愛其中一方的那種情勢，她們有時偏袒奎師那，其他時候則偏袒茹阿妲茹妮。此舉使情感交流更令人回味。」(《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217)

註十.「溫達文的原居民以奉愛服務自發地依附於奎師那。這樣的自發奉愛服務無可比擬，稱為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當奉獻者追隨溫達文奉獻者的步伐時，他的奉愛服務便稱為自發奉愛。」(《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49)

## 吉祥禱文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hari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內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芒，祂以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以前不曾有化身賜予過的：奉愛服務最崇高輝煌的甜美情感，即愛侶之愛的甜美情感。

這個詩節，即聖茹帕·哥斯瓦米的《Vidagdha-madhava》的吉祥禱文，他為了實現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願望而撰寫的。

當聖茹帕·哥斯瓦米從溫達文遠行到佳幹納·普瑞時，他來到一個名為薩提亞巴瑪普茹(Satyabhamapura)的村莊。在那裡，他在夜末時份做了一個夢。人若在晚上的這個時刻從夢中醒來，便可能會夢境成真，對高階奉獻者而言，他們的夢肯定是真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夢，主奎師那的夢和純粹奉獻者的夢決不是想像的。

聖茹帕·哥斯瓦米夢見一位美麗的仙女走近他，給他這個訓示：

amara nataka prthak karaha racana  
amara krpate nataka haibe vilaksana

(《永恆的采坦亞經》末篇逍遙 1.42)

「另自寫一個關於我的戲，」她說。「藉由我的恩慈，它會超凡動人。」

「不要做一本書，要做兩本書：一本給巴佳的，一本給杜瓦茹卡的。不要混為一體。」聖茹帕·哥斯瓦米覺悟到這其實是奎師那的王妃薩提亞巴瑪對他說話。

在那個夢之後，聖茹帕·哥斯瓦米忖度：「正是薩提亞巴瑪命令我為她另自寫一個劇本。我把主奎師那在溫達文和杜瓦茹卡上

演的所有逍遙時光，統合在一個作品內。現在我必須把它們分成兩齣戲。」

(《永恆的采坦亞經》末篇逍遙 1.43-44)

當他抵達普瑞時，他與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見面，祂也給他相同的訓示：「不要把巴佳王之子—奎師那—帶到溫達文之外。」

第二天，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去看聖茹帕·哥斯瓦米時，無所不知的主這樣說：「不要試圖把奎師那帶到溫達文之外，因為祂何時都不去別的地方。人稱雅度之子(Yadu-kumara)的奎師那是瓦蘇兌瓦-奎師那(Vasudeva-Krsna)。祂有別於南達大君之子的那位奎師那。雅度之子奎師那在瑪圖茹和杜瓦茹卡等城市展現祂的逍遙時光，但南達大君之子奎師那何時都決不離開溫達文。」

話畢，采坦亞·瑪哈帕佈便去履行祂中午的職務，留下有點驚訝的聖茹帕·哥斯瓦米。

「薩提亞巴瑪命令我寫兩齣不同的戲，」聖茹帕·哥斯瓦米細想。「現在我明白到，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確認了這項命令。以前我把兩齣戲寫成一個作品。現在我會把它分開，在兩個分開的作品中描述各個事件。我會寫兩段不同的吉祥禱文和兩個不同的介紹。讓我仔細考慮這件事，然後再描述兩組不同的事件吧。」

(《永恆的采坦亞經》末篇逍遙 1.65-71)

有什麼含意？就是不應該把溫達文的奎師那帶到杜瓦茹卡和瑪圖茹。在真理(tattva)方面，奎師那和祂的擴展全都是一體；毫無差別。但以極樂情感的角度而言，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在溫達文作為南達大君之子)和瓦蘇兌瓦之子(主奎師那在杜瓦茹卡作為瓦蘇兌瓦大君之子)並不相同。普通人或初階奉獻者無法明白這點，但聖茹帕·哥斯瓦米立刻掌握箇中含意。聖茹帕·哥斯瓦米是高階奉獻者，所有真理固然向他揭示，但甚至連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內的中階奉獻者都能夠明白這個原則。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第一本著作《Vidagdha-madhava》，寫了這段以 anarpita carim carat 為開端的吉祥禱文。當他住在普瑞時，他住在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小屋。哈瑞達薩·塔庫爾非常謙遜，以致他不會前往佳幹納廟覬見神像。相反，他從遠處五體投地的頂拜。「我那麼卑微，」他認為。「身為回教徒，我既沒有好品質，又不純粹。」遵循聖哈瑞達薩·塔庫爾謙遜的想法，聖茹帕·哥斯瓦米考慮到：「由於我是回教國王的僕人，因此我也像個回教徒。」

有一天，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的所有同遊，包括尼提安南達·帕佈、阿兌威塔師、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和茹阿亞·茹阿瑪南達，來到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小屋，與茹帕·哥斯瓦米見面。在那個學者雲集的聚會之中，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問：「你在寫什麼書？請給我們看看。請誦讀第一個詩節，即吉祥禱文。」

聖茹阿瑪南達·茹阿亞說：「現在請誦讀榮耀你膜拜神明的那段描述。」由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場，聖茹帕·哥斯瓦米感到尷尬而有點猶豫。然而，主卻鼓勵聖茹帕·哥斯瓦米說：「你為什麼感到尷尬？你應該誦讀，好讓奉獻者能聽到你著作的美好成果。」

(《永恆的采坦亞經》末篇逍遙 1.129-130)

雖然聖茹帕·哥斯瓦米極為博學，但由於他的謙遜，他感到羞愧，不想展示他的著作。然而，當奉獻者一再請求時，他便答應並誦讀詩節：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hari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內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芒，祂以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以前不曾有化身賜予過的：奉愛服務最崇高輝煌的甜美情感，即愛侶之愛的甜美情感。

每個人聽到這詩節都很快樂。「多麼優美，」他們全都說。「這個詩節滿載正確的哲學結論(siddhanta)。我們不曾聽過任何類似這樣的詩節。我們聽過那麼多詩節，但都不及這個。」

當聖茹帕·哥斯瓦米這樣誦讀的他的詩節時，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卻因這詩節描述祂個人的榮耀而反對。祂表明己見，認為這個解釋誇大其詞。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末篇逍遙 1.131)

采坦亞·瑪哈帕佈說：「這個詩節不好。這詩節的前三句十分優美，但『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內心深處。』就像牛奶裡的毒藥。它糟蹋了一切。」

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反對：「這第四句使詩節似是加了樟腦或冰糖(misri)的煉乳。這第四句使它更令人回味。」

然後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便對所有奉獻者說：「對茹帕·哥斯瓦米大發慈悲，使他能知道我的心，滿足我所有的願望。」

### 罕有而價值不菲

為什麼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把這個詩節作為他自己那《永恆的采坦亞經》的吉祥禱文詩節之一？他學富五車，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撰寫數百個詩節—傾刻之間。他在《永恆的采坦亞經》寫了眾多其他詩節，他又寫了過千詩節的《哥文達逍遙讚(Govinda-lilamrta)》。再者，他在他的其他書籍也寫了眾多絕妙的詩節。那麼他為什麼用了聖茹帕·哥斯瓦米所寫的這個詩節？

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謙卑地認為：「我是個平凡人；我全無奉愛。茹帕·哥斯瓦米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sup>11</sup>是茹帕·曼佳麗，他無疑是完美的自我覺悟靈魂(siddha-mahapurusa)。他對奎師那的歌頌和禱告會比我的更有效，更有力。」

同樣，若我們誦讀南若譚·達薩·塔庫爾、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茹帕·哥斯瓦米和斯瓦茹帕·達莫達茹那樣的奉獻者的禱文時，

這會比我們自己創作的更具超然力量。我們不唱頌沒有奉愛資格的人所寫的靈唱歌曲(kirtanas)。即使這些人也許能用英語、印度語、孟加拉語或梵語創作非常華麗的言詞，我們仍然不唱頌他們的歌曲。我們只是唱頌權威偉大奉獻者的歌曲。這樣唱歌和祈禱，我們的膜拜神明肯定會感到快樂。

Anarpitam-carim cirat。Anarpita的意思是「不曾給予」；cir的意思是「長久以來」。那不曾給予的是什麼？那段長時間又是什麼？那段長時間是主布茹阿瑪的一天，當中包含了眾多我們的地球年。卡利年代為時432,000年。杜瓦茹帕年代(Dvarupa-yuga)為時這個數目的兩倍( $432,000 \times 2 = 864,000$ 年)，特爾塔年代(Treta-yuga)是這個數目的三倍( $432,000 \times 3 = 1,296,000$ 年)，薩提亞年代(Satya-yuga)則是這個數目的四倍( $432,000 \times 4 = 1,728,000$ 年)。這四個年代統稱年代周期(catur-yuga)。一個年代周期為時4,320,000年。

這四個年代的同一周期乘以七十一是一個曼奴期(manvantara，即 $4,320,000 \times 71 = 306,720,000$ 年)，布茹阿瑪的一天共有十四個曼奴期<sup>12</sup>。如此一來，布茹阿瑪的一天共有那麼多年(4,294,080,000年)；他的一夜，為時相若。

自從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上次來賜予純粹無瑕而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茹阿妲對奎師那的愛(śva-bhakti-sriyam)，相隔已這麼久。我們非常幸運，僅誕生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追隨者的五百年後。自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基瓦·哥斯瓦米的年代以來，只是四百年而已，自聖南若譚·塔庫爾和聖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以來，只是二百五十年。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活在一百年前。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在一九三七年離開這個世界；因此自從他從我們的俗世視域隱跡以來，距今僅是六十年。自我們的師尊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瑪哈茹傑隱跡以來，至今僅是三十年，自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隱跡至今共二十年，而聖巴提·茹阿薩·施瑞達茹·瑪哈茹傑(Sri Bhakti Raksaka Sridhara Maharaja)僅在十年前離世。<sup>13</sup>

因此我們洪福齊天。不求甚解和疏於遵循我們典範師的教導，卻試圖尋求這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茹阿妲對奎師那的愛，即是說在我



們再次獲授這個機會之前，或許會歷盡數百萬次誕生。另一方面，我們若在今生前往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那裡，變得有資格，那麼我們來生也許會生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僅在二百年前，上演祂逍遙時光的星球和地方——那就是，在南若譚·達薩·塔庫爾或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的時代。我們其後或許會誕生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本人和祂的同遊，上演祂逍遙時光的時代。我們必須努力明白這些真理，不要認為這個詩節(anarpita-carim cirat)只是假傳道，因為它就像奎師那本人一樣真實無偽。

在上述的這個吉祥禱文，聖茹帕·哥斯瓦米撰述：karunayavatirnah kalau。在卡利年代，主奎師那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與祂的同遊一起，在第七個曼奴期<sup>14</sup>來到這個世界。已經過了二十七個薩提亞年代、特爾塔年代、杜瓦帕茹年代和卡利年代的年代周期，祂是在第二十八個年代周期期間降臨的。

祂為何而來？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Samarpayitum 的意思是「給予」。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來給予什麼？祂賜予那份非常寶貴罕有的禮物，甚至連布茹阿瑪、山卡茹、拿茹達和蘇卡兌瓦·哥斯瓦米都夢寐以求的。

### 溫達文的情感

聖烏達瓦是主奎師那的密友，宰相及顧問，他都想要這種珍貴的情感。他應奎師那所求前往溫達文，他在那裡覺悟到南達爸爸、雅淑姐和牧牛姑娘的榮耀，尤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榮耀。覺悟到他們的榮耀，他一方面感到非常快樂，但同時又實實在在地感到絕望。

我們看見大約三萬英尺高的聖母峰或會感到高興，但我們無法想像那麼高會是怎樣。我們若試圖把我們自己與這樣的高度比較，我們會變得絕望。同樣，當烏達瓦從瑪圖茹來到巴佳，看見牧牛姑娘、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展示他們對奎師那的愛之高妙時，他無法透徹了解這樣的愛。當他走進南達爸爸的家時，他看見南達爸爸與主奎師那分離而哭泣，南達爸爸認為祂是他自己的兒子。

烏達瓦納悶：「怎麼是這樣？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祂比拿茹央那、茹阿瑪和其他所有化身更偉大。祂仁慈地來到南達的家，對

他來說就像他的兒子，但實際上祂不是任何人的兒子。祂既不是瓦蘇兌瓦和兌瓦葵的兒子，也不是南達和雅淑姐的兒子。南達認為奎師那是他的兒子，多麼奇怪啊！」

南達爸爸便問烏達瓦：「奎師那會回來嗎？他記得我們嗎？」他便開始放聲大哭。「我想忘記奎師那，」他說。「因此我去雅沐娜河畔。但在那裡看見那麼多樹木、蔓藤和雅沐娜女神本人，一草一木都對我訴說奎師那的童年往事。那裡的每個地方和每個生物都令我想起奎師那。」例如，南達爸爸會在一個地方看到奎師那的足印，在另一個地方又會想起奎師那怎樣與牛兒一起漫步，沒有給母牛擠奶，但它們又怎樣自動流出牛奶。

南達爸爸向烏達瓦解釋，他想怎樣安撫他的心和忘記奎師那，他怎樣離開他的家，前往溫達文的各個地方。由於這些地方的所有樹木都一直哭個不停：「奎師那！奎師那！」因此它們甚至使他更強烈地思念奎師那，痛不欲生。他解釋他怎樣去娜莎之舞之地(Rasa-lila-sthali)、笛子榕樹(Vamsivata)、斑迪茹森林(Bhandiravana)、卡利河堤(Kaliya-hrada-ghata)，然後前往曾被奎師那舉起的哥瓦爾丹，但這所有地方都在哭泣。甚至是塵粒都哭著要找奎師那。於是南達爸爸終日以淚洗面，他一直都無法休息。

烏達瓦聞言便告訴南達爸爸，他和雅淑姐媽媽視奎師那一至尊人格首神一為他們的愛子，他們多麼幸運。「祂非常鍾愛你們，」他說。「有時你們責罵祂，綁住祂，捆起祂的手和責備祂。你們多麼幸運。」

南達爸爸回答：「烏達瓦，以前我以為你因為有奎師那的聯誼，故此你一定是個極有資格的人，但現在我看見你既愚昧又愚蠢，根本全無知識。」

「你說我多麼幸運，但實際上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你說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如果是這樣，那就表示當至尊人物與我同住時，我無法取悅祂，因此祂離開我，前往瑪圖茹。然後，更糟糕的是，我無法大聲呼喊著我兒的名字而死於分離之痛，就像達薩茹阿塔大君在他的兒子茹阿瑪離開他的王宮時一命嗚呼那樣。我不是好父親。」南達爸爸又再開始哭泣。

烏達瓦忖度：「噢，我不該這樣對南達爸爸說。我肯定太笨了。」

烏達瓦是溫斯尼(Vrsni)王朝最崇高的人物，聰明絕頂，果敢決斷。他是主奎師那的私人秘書、祂的宰相、僕人和好友。但在這個情況下，他大惑不解，難以肯定他做得對不對。「我來安慰南達爸爸、雅淑妲和巴佳居民，但他們哭得肝腸寸斷是他們的好運。我知道我這樣想並沒有錯，因為經典確認，當某人哭求主奎師那時，眼裡即使有一滴淚水，他都肯定鴻運當頭。南達爸爸在哭泣，因此他真的洪福齊天。叫他停止會是違反經典。但我鼓勵他為主奎師那哭泣，也做錯了，因為他哭泣時心如刀割。我怎樣才能安慰他？我該做什麼？」

經典描述那些不斷哭求奎師那的人的好運，烏達瓦在這方面的知識只是理論性的，不切實際，因此他認為鼓勵南達繼續哭泣是不對的。他認為這種極度的狂喜極樂是痛苦。這對烏達瓦是個棘手的時刻，他既是我們的權威，又是偉大奉獻者，但他現在完全啞口無言，驚愕不已。

### 牧牛姑娘的離愁別緒

烏達瓦與南達爸爸和雅淑妲媽媽徹夜詳談。然後，他在早上到附近的一個花園安慰牧牛姑娘。這個花園目前稱為烏達瓦森林(Uddhava-kyari)。

當牧牛姑娘看見烏達瓦時，她們以為他是阿庫茹(Akrura)，即奎師那的叔父，他數月前來過溫達文，用他的馬車把奎師那帶到瑪圖茹。她們之前見過的唯一「外來者」就是阿庫茹，因此她們以為這個異鄉客必定是那同一的阿庫茹。「阿庫茹」一詞意謂「不是鐵石心腸的」。牧牛姑娘認為他名為阿庫茹是個諷刺，因為她們認為他把奎師那從她們身邊帶走，麻木不仁。「阿庫茹又來到這個地方，」她們假設。「但他已經把奎師那帶到瑪圖茹。奎師那不在這裡，那麼他坐著那同一輛黃金驕車再來這裡，有什麼目的？」

「噢，一定是奎師那派他來，讓所有年長的牧牛郎和牧牛姑娘知道，他不再是他們的兒子，他現在是瑪圖茹的皇帝。他派阿庫茹乘坐那輛黃金驕車來，向我們表示他是個重要人物；他不再是個平平無奇

的牧牛童，貧窮，沒有鞋子和其他華麗衣服。為了炫耀他的富貴，他便遣派他的僕人。」

一個牧牛姑娘說：「我看見他是微黑的(syama)，但他不是夏瑪(Syama)<sup>15</sup>。他是黑色的，但他不是那同一個黝黑的人。他取用了奎師那的顏色、飾物、黃巾(pitambara)和其他附屬品，但他不是奎師那。」

恆常處於至高靈性情感<sup>16</sup>最高境界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其實看不見烏達瓦。她與奎師那分離而瘋狂，認為那只大黃蜂是奎師那的使者，開始對它說話。

「你來喝酒，」她對大黃蜂說。

大黃蜂，你慣於從百花那裡吮飲花蜜，因此你寧願成為奎師那的信使，他的本性與你一樣。我看見你觸鬚上紅色的藏紅花粉(kunkuma)，當奎師那按其他女孩——她是我的情敵——的胸脯時，這些藏紅花粉沾到奎師那的花環上。你因碰過那個花環而沾沾自喜，你的觸鬚也變成紅色。你帶著給我的信息來到這裡，急於要碰我的腳。但我親愛的大黃蜂，讓我警告你——不要碰我！我不要你那言而無信的主人捎來的任何消息。你是不可靠主人的不可靠僕人。

[《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  
(Krsna, The Supreme Personality of Godhead)》第四十六章]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有時大笑，有時開玩笑，她有時批評奎師那離開她們前往瑪圖茹，罪大惡極。存於蜜蜂形象的奎師那品嚐了她痴迷的分離心緒。

如此一來，我們看見奎師那品嚐了分離和相聚兩種心緒。祂品嚐了僕人情懷(dasya-rasa)、朋友情懷(sakhya-rasa)、父母情懷(vatsalya-rasa)和愛侶情懷(srngara-rasa 或 madhurya-rasa)。祂品嚐了從祂所有同遊和奉獻者那裡所感到的那種愛，《聖典博伽瓦譚》描述了這一切。那麼奎師那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祂既然已在哥樓卡·巴佳享樂。

## 兩種巴佳

溫達文有兩個面貌。一個是哥樓卡·溫達文，另一個是包瑪·溫達文(Bhauṃa Vrṇdavana)，即這個地球上的巴佳。這個宇宙有數以百萬個星球，多不勝數。布茹阿瑪甚至也無法細數，山卡爾山拿也不能(巴拉茹阿瑪的一個展現)，他是眾生之父，萬物的創造者。即使山卡爾山拿可以一一數算，也沒有其他人物能夠這樣做。巴佳展現在每個宇宙，每個巴佳都稱為包瑪·溫達文。

主奎師那恆常都在哥樓卡·溫達文，與祂所有的同遊嬉戲—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拉麗塔、維薩卡、祺陀(Citra)、祭鐸瓦麗、夏瑪拉(Syamala)、巴鐸(Bhadra)和其他像她們那樣的人。祂和施瑞達瑪(Sridama)、蘇達瑪(Sudama)、瓦蘇達瑪(Vasudama)、斯陀卡-奎師那(Stoka-kṛṣṇa)、拉斑嘎(Labanga)和阿尊拿等等朋友玩耍，祂又與祂的父母南達和雅淑妲上演逍遙時光。這所有奉獻者都存在於哥樓卡·溫達文，與此同時，他們又和奎師那存在於各個宇宙，像巡迴表演<sup>17</sup>一樣與祂一起周遊。

這個物質世界的巴佳，與哥樓卡的巴佳的所有展現之間沒有差別。祂們同時同一而異，即稱為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真理。在這個世界展現的巴佳是真的，祂們是那個哥樓卡·巴佳的展現。因此祂們是真的，祂們若沒有分別，那麼我們為什麼想去哥樓卡·溫達文？

還有一個差別，我們必須小心明白這個差別。在這個包瑪·溫達文，完全完美的(siddha)和仍未完美的(asiddha)奉獻者全都看到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杜猶丹也可以看見一些逍遙時光，但他無法明白主奎師那的身份。他把主視作牧牛郎平平無奇的兒子，普通的牧牛童。

拿茹達·牟尼視奎師那為至尊人格首神，經常向祂五體投地的頂拜。然而，當他前往巴佳，即包瑪·溫達文時，雅淑妲媽媽把她的寶貝兒子帶到他那裡，把祂放在拿茹達·牟尼腳下。雅淑妲媽媽拿了祂的足下塵土，說：「你的足下塵土會保護奎師那。」

聽到雅淑妲媽媽這樣說，拿茹達·牟尼忖度：「我不應該表現出我視奎師那為至尊主，給祂的逍遙時光造成任何問題。讓祂的巴佳逍遙繼續吧。」看見南達爸爸、雅淑妲媽媽和牧牛姑娘的光榮時，拿茹

達恐怕他也許會冒犯而發抖。他害怕若他告訴雅淑姐媽媽奎師那是神，奎師那也許會因祂的人形逍遙(nara-lila)受擾而生氣。雅淑姐媽媽比拿茹達知道更多確立的哲學真理，但由於瑜伽瑪亞的影響，以致她視奎師那為她的小男孩，祂需要變得健康聰明，祂也需要拿茹達足下塵土來驅除任何可能會遭受的不詳。

不論不同等級的奉獻者是不是完美，他們都能進入主在這個包瑪·溫達文的逍遙時光。然而，時移世易，逍遙時光消失，這個世界的人再也看不到。只有愛和情感達到完美的那些完美奉獻者，才可以前往哥樓卡·溫達文，他們會長留當地，永不須重返這個世界。身處主奎師那的聯誼之中，任何靈性生物，包括那些擴展(kaya-vyuha)、通過修習而臻達完美者(sadhana-siddha)或永恆完美者(nitya-siddha)，決不，決不，決不會接受這個世界的物質身體。他們決不會反對奎師那。由於哥樓卡·溫達文沒有假象，因此他們決不忘記奎師那。靈性國度那裡只有瑜伽瑪亞，給奉獻者安排機會服務祂，幫助他們增加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由於不會有機會從完美之地(siddha-bhumi)—哥樓卡·溫達文—低墮，因此這個世界的受條件限制靈魂都不是來自那裡。相反，他們來自原因之洋維施努(Karanodakasayi Visnu)的邊際(tatastha)線<sup>18</sup>。

為了賜予最大的祝福(samarpayitum)來幫助生物體，主奎師那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來到這裡。我授予了最大的祝福這一個詞語的解釋。奎師那在布茹阿瑪的一天之中來一次，賜予罕有而特別的純粹愛意。

註十一. 「《Gaura-ganoddesa-dipika》(詩節 180)描述聖茹帕·哥斯瓦米是名為聖茹帕·曼佳麗的牧牛姑娘。」(《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0.84 的要旨)

註十二. 「曼奴期(Manvantara)意指曼奴的變更。」(《聖典博伽瓦譚》2.10.1)

「所有曼奴都是奎師那賜予力量的化身(manvantara-avatara)。在布茹阿瑪的一天共有十四個曼奴，一個月則有四百二十個。所有曼奴都是人類社會的首長。」(《聖典博伽瓦譚》4.24.42 的要旨)

「每個曼奴的壽元共 4,320,000 年乘以 71。現存的曼奴已生存了 4,320,000 年乘以 28。」(《聖典博伽瓦譚》4.30.49 的要旨)

註十三. 這堂講課在 1997 年講述，因此這個段落提及的年數是由這年開始計算。

註十四. 「根據天文學的計算，我們現處於外瓦斯瓦塔·曼奴 (Vaivasvata Manu，又稱薩爾達神，Sradhdhadeva) 的第二十八個年代。每個曼奴生存七十一個年代，而在主布茹阿瑪的一天，共有十四個這樣的曼奴統治。我們現處於外瓦斯瓦塔·曼奴，即第七個曼奴的時期，第八個曼奴則會在數百萬年之後存在。」(《聖典博伽瓦譚》8.13.11 的要旨)

註十五. 夏瑪是主奎師那的別名，意謂祂像初現的兩雲般黝黑。

註十六. 「有種至尊狂喜愛意之兆，稱為至高靈性情感(mahabhava)。這種至高靈性情感的表達僅可能存在於茹阿妲茹妮。但後來當主奎師那·采坦亞為了感受茹阿妲茹妮的愛意形態而顯現時，祂也表現出所有至高靈性情感之兆。」(《奉愛的甘露》第二十八章)

「從事奉愛服務的人唱頌至尊主的榮耀時心痛欲絕。因為他非常珍愛主，當他歌頌主的聖名、名聲等等時，他幾乎變得像個瘋子一樣。在那種狀態中，他時笑時哭，時而跳舞。他繼續這樣，甚至沒有考慮他的情況。透過逐步發展他對首神的愛，他增加他的愛、他的情感和他的狂喜極樂。這種依附，即至高靈性情感，是奉愛的至高境界。它可以比作冰糖，那是糖最強大的形式。對首神的愛能這樣逐漸發展，使超然喜樂為真正奉獻者增加至最高境界。」(《主采坦亞的教導》第十三章)

註十七. 「主奎師那以祂的原貌，在布茹阿瑪的時間，每隔二十四小時(即每隔陽曆的 8,640,000,000 年之後)在每個宇宙顯現一次，祂所有超然的逍遙時光都以定期的間距，在每個宇宙展示。」(《聖典博伽瓦譚》1.14.8.的要旨)

註十八.「根據《維施努宇宙古史》、《博伽梵歌》和所有其他韋陀典籍，生物體產生自主的邊際能量，因此他們恆常都是主的能量，而不是力量擁有者。」(《聖典博伽瓦譚》3.7.9.的要旨)



## 至高奉愛

我們有幸得到采坦亞·瑪哈帕佈仁慈地前來施恩，不知怎的，祂會為我們作出安排，增加我們對這種純粹愛意的熱望和強烈渴望。若有強烈渴望，那麼臻達這種純粹愛意的路徑也會逐漸展現。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命令聖茹帕、聖薩拿坦和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撰述純粹奉愛的事情，僅是有資格的人才可以得到。檜樹雖然極苦，它那小小的黃色果實也非常苦澀，烏鴉卻飛到樹上細味它們的味道。只有杜鵑才會坐在芒果樹上，品嚐芒果的甘美甜味。同樣，僅是有資格的人才會閱讀這個命題。

arasa-jna kaka cuse jnana-nimba-phale

rasa-jna kokila khaya premamra-mukule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258)

那些缺乏全部情感的人，就像吸吮世俗非人格知識檜樹之苦果汁的烏鴉，那些細味情感的人卻像啄食首神之愛的芒果樹嫩芽的杜鵑。

我會繼續解釋《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第三和第四章。聽到這個題目，若對這些章節呈獻的命題發展出一點品味、真摯熱望和強烈渴望，那麼我們的聯誼便會徹底成功。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請你緊記於心，我們靈師師徒傳系的所有典範師都是自發愛意(raganuga)的偉大奉獻者，他們尤其是茹帕傳系(rupanuga)<sup>19</sup>的偉大奉獻者。他們無一僅只修習規範奉愛(vaidhi-bhakti)<sup>20</sup>。他們來這個世界賜予自發奉愛，但他們看見，不幸的是，有一大片假象宗、業報、知識、瑜伽和苦行(tapasya)叢林他們將必須先砍掉。起初他們必須先砍掉這所有叢林，他們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進行此事。他們真正的目的是把巴佳純粹愛意的甘露賜給這個世界的生物體；我們必須熱切渴望這種愛。那種強烈渴望一旦展現，我們發展奎師那知覺的途徑便會豁然開朗。

想服務主奎師那的這個渴望是奉愛種子(bhakti-lata-bija)，它外在展現為奉愛的第一個階段，稱為信心(sraddha)。信心的外在活動從

外表上清晰可見，但其中若沒有服務奎師那的這個內在渴望，那就其實沒有信心。當師尊把這棵種子栽種在誠懇奉獻者心裡時，那個誠懇的門徒便萬分敬重師尊、經典和偉大奉獻者。

當我們砍伐口是心非和其他這種世俗行徑的叢林時，奉愛種子便可以增長，它是服務奎師那的那種傾向或渴望。奉愛植株逐漸跨越業報、知識、瑜伽、苦行和其他所有障礙的世俗權限。它也跨越布茹阿瑪星和品嚐解脫—即永恆救贖—的渴望。

透過聖人聯誼和繼續灌溉奉愛蔓藤(bhakti-lata)，奉愛蔓藤便會不停生長。它會一直生長，甚至超越主拿茹央那一幸運女神拉釋米的丈夫—的領土，又跨越阿郁達亞、哥樓卡和杜瓦茹卡。最後到達溫達文，在那裡托庇於巴佳王之子、茹阿妲-刊塔(Radha-kanta)、茹阿妲納(Radhanatha)形象的奎師那。蔓藤在這裡長出漂亮美味的果實。托庇於奉愛蔓藤的「園丁」門徒也到達奎師那的蓮花足，他在那裡品嚐奉愛情懷的甜美果實。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對聖茹帕·哥斯瓦米解釋，另一個園丁就是師尊，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代表。他把果實賜給純粹的偉大奉獻者，以便在全世界的奉獻者之間分發。尼提安南達·帕佈、阿兌威塔師、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和茹阿亞·茹阿瑪南達也努力分發這種果實，但果實的數量無窮無盡。甜美果實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總是與日俱增。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hari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內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芒，祂以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以前不曾有化身賜予過的：奉愛服務最崇高輝煌的甜美情感，即愛侶之愛的甜美情感。

這個梵文詩節的大意，會讓我們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給聖茹帕·哥斯瓦米的教導有所理解。祂的所有教導都包含在這個詩節，這

是祂所有哲學結論的精萃(sara)。這個詩節是《永恆的采坦亞經》吉祥禱文詩節中最重要；其他詩節都只是為了解釋它而講述的。

Anarpita-carim cirat。正如我之前解釋過，anarpita 的意思是「不曾賜予過的」，cirat 的意思是「很久」。我解釋過，在布茹阿瑪的一天裡，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主奎師那顯現在這個世界不久後便到臨。數以萬億年之前，以前曾經賜予過這純粹愛意，此去經年，眾多的天帝因鐸(Indra)和曼奴來來去去，人面全非。

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由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本人到臨這個年代，賜予數以千計的薩提亞年代、特爾塔年代、杜瓦帕茹年代、卡利年代組成的年代周期以來，都沒有賜予過的事物，因此這個卡利年代甚有榮焉。祂來賜予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即茹阿坦對奎師那的愛(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什麼是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unnatojjvala-rasam)？情感(rasas)有五種，即中性、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

薩那卡、薩拿坦、薩南丹和薩南·庫瑪茹都是中性情懷的奉獻者。他們對奎師那的信心極為堅定，但與祂沒有真實的個人關係；沒有友誼、父母之情等等「人形」關係。他們作為解脫靈魂與拿茹央那一起，他們也超脫了這個世界的痛苦和悲傷；但他們與主奎師那沒有甜美的人形關係。他們認為由於奎師那是神，因此祂沒有口腹之欲，不口渴，也不疲勞。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將不需按摩或洗濯祂的蓮花足，又因為主奎師那沒有口腹之欲，也不必給祂供奉甜品。他們視祂為眾自我滿足者(atmaramas)之尊。

中性情懷的奉獻者自我滿足，但不是滿足於主奎師那。他們覺悟到他們是凌駕於身體之上的靈魂。他們超脫世俗需求，但他們不直接服務奎師那和拿茹央那。中性情懷奉獻者不計其數，但僕人情懷的奉獻者卻萬中無一。Kotisv api mahamune。<sup>21</sup>在數以千萬計的偉大奉獻者之中，僕人情懷的哈努曼這樣的偉大奉獻者絕無僅有。

這個世界有兩種實體：不動的和移動的。那些在不動層面上的樹木沒有發展完好的感官。它們感到悲哀、快樂和其他情感，卻無法表達自己。那些能到處移動的實體包括昆蟲、鳥、動物和人；大多數的生物都比人類低下。

這個人類形象萬中無一。大部分具備人類形象的人若不順應奎師那，他們甚至都仍然像狗、驢和其他動物一樣。那些順應主奎師那的人絕無僅有。在數以千萬計的順應者之中，那些具備智慧和知識，知道怎樣恰當地服務的人實在罕有。而在數以千萬計的聰明人之中，那些服務主拿茹央那的人更難能可貴。

在那些想成為奉獻者的人之中，完美的拿茹央那奉獻者極為罕有。在他們之中，奎師那的奉獻者更罕有，而那些懷著朋友、父母和愛侶情懷，具有巴佳情感的人甚至更罕有。上至父母情懷，都沒有燦爛輝煌的情懷。燦爛輝煌的情懷僅存於愛侶情懷。

愛侶情懷有兩種。在無憂星的靈性國度，拿茹央那的居所，只有兩種情懷：中性和僕人。在阿郁達亞有二又二分之一種情懷，即中性、僕人和一半的父母情懷。主茹阿瑪的父母，達薩茹阿塔大君和考薩爾亞等等奉獻者的父母情懷是「一半的」，因為他們的愛夾雜了敬畏之情(aisvarya-bhava)。考薩爾亞和達薩茹阿塔之子與雅淑妲媽媽和南達爸爸之子之間有天壤之別。考薩爾亞有時忖度：「噢，茹阿瑪是神本人，」然後她便開始向祂祈禱，但雅淑妲媽媽決不把奎師那當作神，向祂祈禱。

有一次，當奎師那打呵欠時，雅淑妲媽媽往祂那極小的嘴巴裡望，看到所有宇宙以及數以百萬的布茹阿瑪、山卡茹(施瓦)和維施努。她想：「至尊主啊，為什麼我看見這景象？奎師那只是個小男孩而已。我看見的一定是鬼魅作祟，又或者是一些魔法。我在做夢嗎？」她掐掐自己。「不，我不是在做夢，」她下了結論。「那麼我為什麼看見這一切？」

她無法認為奎師那是神。她立即跑到南達爸爸那裡，問：「我為什麼看見這些景象？請把嘎嘎師(Gargacarya)和聖人珊迪亞(Sandilya Rsi)帶來，使他們能夠舉行儀式來保護奎師那。」

婆羅門到達時，南達爸爸和雅淑姐媽媽把大量財富和母牛佈施給他們。然後嘎嘎師和聖人珊迪亞便叫南達爸爸帶一頭黑色的母牛來。把那頭母牛的尿液和糞便混合成漿之後，他們拿著它的尾巴當作一把刷子，把尿糞漿塗在主奎師那身上。然後他們便唸誦：lalate kesavam rakset / narayanam athodare rakset / vaksah-sthale madhavam rakset / govindam kantha-kupake rakset / visnum ca daksine rakset / bahau ca madhusudanam rakset / trivikramam kandhare rakset / vamanam vama-parsvake rakset / sridharam vama-bahau rakset / hrsikesam kandhare rakset / prsthe ca padmanabham rakset / katyam damodaram rakset。

「現在不要害怕，」他們說。「不要害怕。」然後他們便接受南達爸爸以母牛和其他貴重物品形式的佈施，人人都歡天喜地。

另一方面，當阿尊拿看見奎師那的宇宙形象時，他十分害怕，開始祈禱：『我對你諸多冒犯。我叫你「朋友」，我叫你「奎師那」，我又命令你策騎我的馬，當我的馬車伕。因此我對你不敬。請原諒我。我永不會再冒犯你。請撤回這個宇宙形象，向我展示你的人形形象吧。我想你做我戰車裡的那個朋友。』

無憂星和阿郁達亞有純粹無瑕的僕人情懷(suddha-dasya)，但在巴佳，僕人情懷夾雜著友誼情懷或父母情懷。南達爸爸無數的僕人心想：「奎師那是我的孩子。」他們吻祂，把祂扛在肩上，又和祂嬉戲。他們有時也責備祂：「噢，你非常骯髒。」無憂星和阿郁達亞的僕人都無法這樣做。

在巴佳，奎師那和祂僕人的關係非常美麗動人—但它不是稱為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雖然它比無憂星和阿郁達亞的純粹僕人情懷更親密，它仍然稱為僕人情懷。

友誼比僕人情懷更高。它非常親密，以致奎師那的朋友能與祂摔跤。哈努曼無法與茹阿瑪摔跤，但施瑞達瑪、蘇巴拉、瑪杜孟槍拉、阿尊拿和奎師那在巴佳的所有朋友，在摔跤時都能打敗祂。而且，奎師那敗北時，祂自己的快樂激增。祂恆常都希望被這些朋友打敗。若主奎師那敗北，祂的朋友便會快樂，奎師那見狀便更快樂。然後，當他們看見奎師那更快樂時，他們的快樂又再增加。

相比之下，哈努曼無法與茹阿瑪那麼無拘無束。當悉妲-德薇在晚上與茹阿瑪一起時，哈努曼必須離開。如此一來，巴佳的友誼關係的確非常高妙甜美—但它仍然不是名為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接著我們談及作為奎師那父母的情懷，它比朋友的關係和情感更崇高。雅淑妲媽媽能責備奎師那，用繩子綁住祂。她能扯祂的耳朵，說：「噢，小頑童，你總是在說謊。你吃了這泥土嗎？」

「媽媽，我不曾吃過。」

「噢，你不曾吃過？所有男孩都在說你吃過。」

「他們很頑皮。他們想看見你處罰我。所以他們這樣說。」

「噢？我想看看你嘴裡，」她說，繼而望向裡面。

現在與我一起來一個與這裡相隔千里的地方。我們要去美麗的哥庫拉·溫達文，雅沐娜正在那裡流動。我們現在到了物質宇宙河堤(Brahmananda-ghata)，在那裡，主奎師那是南達之子，雅淑妲之子，一個兩歲半的男孩。除了雅淑妲媽媽插在祂頭髮上的孔雀毛，還有她圍繞在祂腰際的，一條鑲有搖曳響鈴，極為漂亮的黃金腰帶之外，祂便身無寸縷。

奎師那活動時，祂腰帶的響鈴叮噹作響，聲音非常悅耳。祂與施瑞達瑪、蘇巴拉和附近其他的所有男孩嬉戲，興高采烈，一些僕人守護著祂們，以免祂們墮進雅沐娜。

那些男孩突然開始大聲鼓掌，尤其是瑪杜孟尬拉和施瑞達瑪。奎師那奇怪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每個人都在不明所以地鼓掌大笑。

祂問：「你們為什麼在鼓掌大笑？」

他們與奎師那開玩笑說：「你膚色非常黝黑。你母親那麼美麗，膚色白皙，你父親也非常白皙。一個像你這樣黝黑的兒子會是他們所出，這個想法實在荒謬。你並非真的是南達和雅淑妲的兒子。」

他們與巴拉兌瓦一起又再鼓掌。奎師那孤立無援，其他人合力與祂作對。他們在扮鬼臉，擰嘴，鼓掌，又以不同的姿勢激怒奎師那。

奎師那十分難過，開始哭泣。祂問他們：「噢，我不是雅淑妲的兒子嗎？那麼我從哪兒來的呢？」

他們說：「也許有個女子生了你，她無法撫養你，於是在誕下你那天，她把你放進一棵樹的洞裡。然後，南達爸爸或雅淑妲媽媽看到你，非常仁慈地把你從那裡帶回家。你肯定不是雅淑妲十月懷胎所生的。」

主奎師那痛哭著回家，走到祂的院子。祂無法控制祂的淚水，開始在地上打滾。那天祂沒有邊呼喚著：「母親，母親，」邊走進祂家裡，祂只是哭個不停。雅淑妲媽媽立刻前來，試圖把奎師那抱在懷內，祂卻推開她。

看到祂非常生氣，又非常難過。雅淑妲媽媽問：「我親愛的小男孩，我的愛兒。發生了什麼事，你哭得那麼傷心，以致你不要坐在我懷裡？」

「我不是你的兒子。你為什麼叫我你的兒子？我不是你的兒子。」

「你為什麼這樣說？」

「所有男孩都在鼓掌大笑，開玩笑和取笑我。他們說我不是你的兒子，所以我現在必須離開，前往森林。」

「誰告訴你這些事？」

「所有男孩都這樣說，巴拉兌瓦也這樣說。他與他們一伙，也在鼓掌。」

雅淑姐媽媽不知怎的把淚流滿面的奎師那抱在懷裡，說：「我以拿茹央那的聖名對你許諾，我不是在說謊。你是我的兒子，你誕自我腹中。」這樣說了三次之後，奎師那有點平復下來。

無憂星、阿郁達亞，以至是杜瓦茹卡都找不到這種優美動人的父母情懷。甚至連瑪圖茹也遍尋不獲。

有一次，拿茹達·牟尼來到雅淑姐媽媽的院子，看見主奎師那在地上打滾，哭泣：「母親，母親，我想坐在你懷裡。」

雅淑姐媽媽回答：「我不會把你抱在懷裡。你是個骯髒的頑童。你去附近的牧牛姑娘那裡，偷她們的黃油和奶酪，就像猴子一樣。我不會抱起你。」

拿茹達目瞪口呆。「雅淑姐媽媽那麼幸運，」他細想。「哥文達，即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萬原之原，也是永恆、知識和極樂的形象。不過，雅淑姐待祂視如己出。主奎師那想坐在她懷裡，她在說：『不要過來。走開。我不喜歡小頑童。』」

誰能這樣說？拿茹達、山卡茹和布茹阿瑪不能這樣做。瓦蘇兌瓦和兌瓦葵(Devaki)也不能。達薩茹阿塔和考薩爾亞肯定不能。只有雅淑姐媽媽可以這樣做。南達爸爸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但不像雅淑姐媽媽一模一樣，因此雅淑姐媽媽的愛甚至比他更高。但她的母愛仍然不是稱為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現在和我一起到杜瓦茹卡，看看兩種愛侶情懷的其中之一，婚姻戀情感(svakiya-rasa)，即奎師那名媒正娶合法妻室的愛。在杜瓦茹卡，婚姻戀是所有情感之中最好的，奎師那的一萬六千一百零八位王后全都是超卓典範。這些王后之中有八位至為突出，其中以茹蜜妮和薩提亞巴瑪為馬首是瞻，這兩者之中以薩提亞巴瑪最尊貴。

茹蜜妮美若天仙，是個絕對忠貞的妻子，但她總是以千依百順的情感服務奎師那。另一方面，薩提亞巴瑪有時展現強烈的超然妒怒(mana)。<sup>22</sup>



有一次，奎師那坐在茹蜜妮-德薇的床上。數以十萬的女僕在場服務主奎師那，但茹蜜妮-德薇叫她們全部離開房間。她親手拿著毛拂，濃情厚愛地為奎師那扇涼。

在那同一天，奎師那極其嚴肅。祂對茹蜜妮-德薇說：「我做錯了一件事。我干預了你的幸福。世上所有俊美資優的年輕王子都想娶你。至於我，我膚色黝黑，又不大俊美。事實上，我根本沒有資格；我毫無品質(nirguna)。因為你那麼夠格，世上最富有的人的兒子都想娶你。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你無人能及，根本無與倫比。你是極強大國王的女兒，我卻甚至不是王子。我是個非常平凡的人。」

「只有可憐人才愛我。那些人人忽視的人才托庇於我，我也憐愛他們。富有、夠格而美麗的人都不喜歡我，我對他們也不傾心。」

「但他們全都想得到你，因此我認為，如果我把你帶到一個像你那麼美麗，出色夠格的人那裡，這对你較好。如果你命令我，我就會把你帶到他那裡。我不想你硬要與一個像我自己那樣不夠格的人一起。」

「你也許會辯說：『沒有人會娶我，因為我已經結婚，』但我向你保證，人人仍然都想娶你。斯蘇帕拉(Sisupala)在每方面都想打敗我；所以他肯定會娶你。事實上，世上的所有王子都想打敗我。因此請告訴我要把你交托給誰吧，你和誰一起會非常快樂。」

聽到主奎師那的說話，茹蜜妮拿不穩那把毛拂，她暈倒時，毛拂從她手裡掉下來。奎師那大吃一驚。試圖看看她是不是仍然活著，祂拿了一些棉絮放在她的鼻子下。她的呼吸非常緩慢，她似是隨時都會一命嗚呼。祂便把祂的嘴貼近她耳邊說：「我深愛的茹蜜妮啊，你是我的生命和靈魂。我只是跟你開玩笑。如果我知道你那麼溫柔敏感，我就不會對你說這樣的話。我常常和牧牛姑娘開玩笑，她們會雙倍奉還。她們會對我說：『離開這個森林。我不想看到任何黑子的臉。所有黑子都像你一樣，總是欺騙別人。立刻離開這裡。』」

「我以為你會有點像牧牛姑娘。我從來都沒有想過你會這麼敏感，以致你幾乎會死掉。在夫妻關係之中，丈夫總是千辛萬苦地維繫

家庭。晚上他們倦極回家，唯一目的只為看見和聽聽他們那小孩的軟軟童音和他們妻子的窩心行為。」

「當夫妻長留家中，他們變得像兩個器皿一樣。當二、三個器皿放在一起時，它們便發出聲響，就像在吵架一樣。同樣，吵架是這家居生活的一種樂趣。我想看看你忿怒時的面容，品嚐它的甜美。我從來都沒有想過你會崩潰至此。你是我的生命和靈魂。我以後決不會這樣與你開玩笑。如果你會死，我也會死。」

主奎師那邊說邊哭，茹蜜妮-德薇恢復知覺。當她回過神來時，她也開始哭泣，說：「你在說真話。你肯定沒有物質屬性(nirguna)，因為你身上沒有世俗的物質善良(satya)、情欲(rajas)和愚昧(tama)形態(gunas)。我知道你是眾神之神。只有受忽視的可憐人才崇拜你，服務你，因為從俗世角度看來，富人有很多物質知識，又生於高尚家庭，總是浸沉在假我之洋，想著：『我這麼博學，我領受了世上所有大學的所有學位。我有那麼多證書，我生於自大富之家，我又那麼俊美。』」

「人若俊美，他心想：『我處於絕對優勢的主宰地位，』又忽視他的妻子和其他人。這些物質主義者無法服務你，他們也無法唸誦你的聖名。我認為只有被世界忽視的人，知道這個世界充斥生死和其他痛苦的人，才可以到你那裡和服務你。只有那些覺悟到他們的不快樂的人，才會來服務你。」

「我自己受制於自然形態，即善良、情欲和愚昧形態。因此凡夫俗子都喜歡我；但他們實屬不幸。』」

「我想作為你女僕的女僕的女僕，服務你的蓮花足；清洗你的罐子，打掃，恆常設法服務你。我想服務牧牛姑娘服務過的那同一雙蓮花足。我不想要別的。如果你叫我離開你，我會立刻死掉。」

主奎師那便對茹蜜妮說：「我再也不會這樣說。我剛才只是開玩笑。」

所有情感都在茹蜜妮-德薇之內—但甚至連這種情感都不是稱為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在這些題目裡，我們看見這樣崇高的哲學結論。努力明白這一切，因為它們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教導的結論真理。

註十九.「茹帕傳系奉獻者只是那些遵循聖茹帕·曼佳麗服務茹阿姐和奎師那時，同一態度和情感的人。雖然聖茹帕·曼佳麗服務茹阿姐和奎師那兩者，她卻較為傾向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一樂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之樂，苦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之苦。茹帕傳系奉獻者以他們的固有形象，內在地以聖茹帕·曼佳麗的同一情感服務，外在則實踐與聖茹帕·哥斯瓦米一樣的奉愛活動。」(《Gaura-vani pracarine》第七章)

註二十.「必須按照這些規範原則服務奎師那，但若發展出巴佳地區的那些居民在他們的活動之中，對奎師那所展現的自發愛意，便會臻達自發奉愛的層面。發展了這種自發愛意的人，有資格提升到巴佳地區的居民所享有的層面。」(《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221 的要旨)

註二十一. 這個片語來自《聖典博伽瓦譚》(6.14.5)。

註二十二. 縱使情人與摯愛在一起，又互相吸引，但阻礙他們無拘無束地相聚的情感就是妒怒(mana)。妒怒引致超然憤怒、失望、懷疑、不安、驕傲和嫉妒等等短暫的情感。

## 牧牛姑娘無私的愛

藉由祂無條件的恩慈，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來這個世界賜予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即茹阿妲對奎師那的愛。我解釋過，雖然奎師那從祂的朋友、雅淑妲媽媽和南達爸爸那裡領受到的情感和服務非常崇高，那卻不是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我討論了《聖典博伽瓦譚》的逍遙時光，當中主奎師那的王后茹蜜妮把她的心完全交托給祂。下列故事講述薩提亞巴瑪的逍遙時光，她是主奎師那最心愛的王后。雖然她對主奎師那的愛極為崇高，卻仍然不是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 薩提亞巴瑪的超然憤怒

有一次，主奎師那和祂的所有王后都坐在祂的聚會廳裡；一些用孔雀扇為祂扇涼，其他人則用毛拂，另外一些人又以其他多種方式服務祂。那時候，拿茹達·牟尼<sup>23</sup>手持一朵天堂星宿的茉莉花(parijata)來到。茉莉花清麗脫俗，芬芳馥郁，甜美動人，致令整個杜瓦茹卡幽香四溢。拿茹達·牟尼走近主奎師那，請求說：「我要給你這朵花。現在，我想你在我面前把它送給你最深愛的王后。」

主奎師那心想：「拿茹達非常狡猾，現在他想令我很麻煩。」祂知道若祂把花兒送給任何一位王后，其他人都會不高興而惱恨祂。祂納悶：「拿茹達為什麼這樣做？我該怎麼辦？」

拿茹達·牟尼一再請求主奎師那把花兒送給祂最寵愛的王后，聲稱此舉會使他欣喜若狂。奎師那避無可避，考慮到：「我無法欺騙拿茹達，因為他極擅於欺騙他人。」祂拿起那朵茉莉花，望向祂所有美麗的王后。她們全都想著：「奎師那最愛我。」她們全都確信這點，因為每當祂與任何王后見面時，祂都告訴她：「噢，你是我最深愛的王后。」每個人都堅信自己會得到那朵花。

由於茹蜜妮是最資深的王后，奎師那便把茉莉花放在她手裡，她興高采烈。「我成為奎師那的摯愛，十分幸運。」她想。「現在我顯然是祂的所愛。」

其他王后見狀，雙唇開始顫動，尤其是薩提亞巴瑪的唇。她變得像一條有劇毒的蛇，受到棍子挑釁非常不安，開始嘶嘶作響。

當拿茹達·牟尼細味此情此景時，奎師那認為自己陷於極大的麻煩，不知所措。<sup>24</sup> 薩提亞巴瑪極其忿怒，以致她無法控制或隱藏她的情緒。她立即離開聚會，脫下她那非常華麗的王服和飾物，大發雷霆地衝入「憤怒房」。

以前，在印度，在國王的宮殿有個憤怒房(kopa bhavana)。如此一來，當任何王后惱恨生氣、心心不忿時，她便会脫掉她的王服，穿上又舊又髒的襤褸衣裳，走進那個房間。她會坐下或躺臥著，哭泣悲嘆，不在床上，而是在地上。然後，若國王聽到她，便会到她那裡，探問她生氣的原因，滿足她。

薩提亞巴瑪在憤怒房裡高聲哭泣，長嗟短嘆不計其數。奎師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祂離開聚會，悄悄走進房裡。然後，祂坐在她旁邊，試著輕揉她的腳，但她的反應卻像盛怒的母蛇一樣，踢開祂的手。

主奎師那十分擅長安撫生氣的女子，因為祂在溫達文安撫牧牛姑娘，經驗豐富。由於祂多次安撫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因此安撫薩提亞巴瑪對祂而言輕易而舉。祂在杜瓦茹卡不需要祂的笛子，因為王后的怒氣不是那麼強勁，奎師那不需用笛子來安撫她們。若祂對她們的憤怒僅是略表愠怒，她們便会千依百順。

有一次，當奎師那在朝廷上歌頌牧牛姑娘時，薩提亞巴瑪無法容忍此事而離開。奎師那非常忿怒，並對所有與會者宣佈：「她應該離開我的宮殿。我不想看見她。她的父親薩陀吉(Satrajit)心術不正，她也叵心難測。」有人到薩提亞巴瑪那裡，向她稟告奎師那所說的話，她便立即千依百順地回到祂那裡，她怒氣盡消。

另一方面，牧牛姑娘不是住在奎師那的宮殿，祂也沒有供應她們食物、衣服或任何物質設施。因此她們在各方面都不是從屬於祂。相反，她們像祂一樣獨立。她們可以責備祂，祂卻無法責備她們。她們會說：「離開這裡。你沒有支援我們。我們什麼都沒有拿你的。我們不是欠你的。」祂無法輕易安撫她們。

當主奎師那試圖安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卻無功而還時，祂會借助於拉麗塔和維薩卡。若這也失敗，祂便會借助蘇巴拉。若那樣都失敗，祂便會拿起祂的笛子，因與她分離的離愁別緒而吹奏出哀怨動人的調子。祂會透過祂的笛子告訴她：「沒有你，我便無法活下去。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那麼茹阿迪卡便會接受祂。

有一次，由於奎師那的行徑，因此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感到極為妒怒(mana，超然的妒怒)，以致她不會來見祂。過了多天。主奎師那痛心欲絕，想設法安撫她。因此祂托庇於拉麗塔和維薩卡的蓮花足，她們在祂耳邊低聲說了一些建議。遵循她們的建議，祂打扮成化緣的學生，在早上來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亞瓦塔(Yavata)的家。穿戴著聖線、木屐，拿著一把棕櫚葉製成的傘子，祂呼喊著：「我是個貞守生(brahmacari)，是嘎嘎師的門徒。一個人為一頭母牛擠奶將需時多久，我只會待在房子那麼久。如果我空手離開，多眾多災難也許會降臨你身上。你的牛也許會死，牛的主人連同你的所有家庭成員也許會死。」

佳緹拉(Jatila)，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婆婆，看見這個如同紅日那樣耀眼的俊美學生，祂像假象宗棄絕僧(mayavadi-sannyasi)一樣，呼喚著既沒有力量又沒有品質的非人格梵之名：「Alaka niranjana ! Alaka niranjana !」。

看見祂正在化緣，佳緹拉想佈施給祂，但祂卻拒絕從她那裡接受任何東西。「我不知道你是已婚還是未婚的，還是你是個寡婦。」祂說。「如果有個具有已婚之兆<sup>25</sup>的忠貞女子，唯有這樣，我才會接受任何佈施。」

佳緹拉走進屋裡，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說：「親愛的女兒，有個非常強大的瑜伽師學生來了，他身體散發的光芒猶如陽光。他似是個韋陀學者。也許他是嘎伽師的學生。不要違抗或對他不敬。請給他一些佈施吧。」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拒絕：「由於你總是指責我不貞和與男孩們談話，所以我不會去，就算他是個學者或瑜伽師，又就算他齊備其他所有好品質。」

佳緹拉一再求她，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不願妥協。佳緹拉便對拉麗塔和維薩卡說：「她拒絕服從我。如果她不佈施給那個男孩，我們所有的牛都會死，我的兒子阿比曼律(Abhimanyu)也會死。請幫幫我吧。」

拉麗塔和維薩卡接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對她說：「你應該服從你的婆婆，佈施給那個學者。」她們不知怎的令她答應，因此她拿了一些穀類、麵粉、酥油、豆、金幣和其他價值不菲之物，放在一個金罐子裡。然後，用她的面紗完全遮住她的臉，以致看不見她的臉，她在她女朋友們的幫助下從她房裡走出來，十分緩慢地走近主奎師那站著的那個地方。她開始把佈施品放在祂的討布上，但奎師那拒絕。「我不能接受這些東西，」祂說，「我遠道到此的唯一原因，是乞求你把你的憤怒放在我的布上。如果你只是微笑和給我你的憤怒，我便會心滿意足。否則我會死。」

當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把罐子倒轉，不是倒在祂的討布上，而是在祂頭上時，她臉上泛起一抹極為輕柔的淺笑。她與她的女朋友開懷大笑，隨即與她們一起回家，奎師那也稱心如意。

主奎師那必須這樣千方百計地努力安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若祂吹奏笛子不奏效，若拉麗塔和維薩卡失敗，若施瑞達瑪和蘇巴拉失敗，若祂本人也失敗，那麼祂必須另創新猶。

然而，在杜瓦茹卡，祂的笛子、拉麗塔和維薩卡、牧牛姑娘、蘇巴拉或施瑞達瑪都無用武之地。祂的責備之言足以威嚇那些王后，但那是祂的最後武器。此時，祂用極為溫柔的聲音對薩提亞巴瑪說話。

「你為什麼那麼生氣？」祂問薩提亞巴瑪。「我只是給茹蜜妮一朵花罷了。我會給你一棵長滿茉莉花的樹，把它種在你的院子裡。請不要生氣。」

薩提亞巴瑪說：「走開，我不想看見你。你是謊話鬼，又是騙子。我不能相信你說的任何一個字。你三番四次告訴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是你最愛的摯愛。你信口開河，但你不是認真的。你欺騙我們所有人。」

奎師那說：「我不是騙你的。相信我吧。測試我吧。請給我另一個機會。」

「好吧，我會再給你一個機會。如果，如你所言，你可以在我的院子種一棵長滿茉莉花的樹，那麼我便會快樂。」

「來吧。」奎師那說。

祂和薩提亞巴瑪-德薇坐在祂的飛鳥坐騎嘎努達(Garuda)背上，一起飛到因鐸的國土。在途中，奎師那殺死了拿茹卡魔(Narakasura)，當祂和祂的王后到達時，祂對因鐸說：「你常常說我是你的朋友。現在我向你索一棵茉莉樹。我會把它帶到地球，種在薩提亞巴瑪的院子裡。天堂花園(Nandana-kanana)長滿茉莉樹。請悅納我，給我一棵長在那裡的樹吧。」

因鐸回答：「噢，你膽敢對我說這樣的話？立刻離開天堂，返回地球。樹上的茉莉花甚至連一朵也不能給予凡人，更何況是整棵樹。你怎麼能夠來到這裡？沒有履行苦行數以十萬年之久，都不能進入天堂。現在你應該離開。」

主奎師那說：「我來這裡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帶走那棵樹，現在我會把它連根拔起。」

當因鐸仍然拒絕時，嘎努達便帶著奎師那便前往天堂花園，把茉莉花樹連根拔起。然後奎師那便啟程返回杜瓦茹卡，但在半路中途，因鐸與他的兒子和他的所有士兵攻擊祂，試圖奪回那棵樹。那時候，奎師那的兒子帕爾端拿(Pradyumna)來到那裡，打敗了因鐸的兒子佳央塔(Jayanta)。奎師那本人擊敗了因鐸和他的士兵，然後返回杜瓦茹卡。

然後祂便召喚所有王后前往薩提亞巴瑪的宮殿，在她們所有人面前把茉莉樹栽種在她的花園。薩提亞巴瑪欣喜若狂，她努力榮耀奎師那其他的所有王后。奎師那若把樹賜給茹蜜妮，薩提亞巴瑪絕不會到茹蜜妮的宮殿，但在這裡我們看見茹蜜妮也到臨薩提亞巴瑪的宮



殿，她相當莊重。雖然她忖度著：「噢，奎師那更喜歡薩提亞巴瑪，現在她是祂最深愛的妻子。」她沒有泄露她的不悅，毫無徵兆。

雖然在杜瓦茹卡似乎有點嫉妒，但事實上敵意在那裡根本無處立足。相反，這種情感的展示是超然之愛的其中一個境界，是為了令主奎師那快樂。與此同時，雖然薩提亞巴瑪對奎師那的愛和服務那麼光榮，卻不是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這種最光榮的愛是牧牛姑娘獨有的。

### 牧牛姑娘獨有的

雖然有多種組別的牧牛姑娘，但可以說她們是分為兩類的：永恆完美的(nitya-siddha)和修習而達至完美的(sadhana-siddha)：

1. 永恆完美：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也有兩種：
  - (1.1) kaya-vyuha，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直接的身體擴展；
  - (1.2) nitya-siddha-jivas，巴拉兌瓦·帕佈所展現的永恆完美生物體，具有牧牛姑娘形象。她們從不觸及物質能量。
2. 修習而達至完美的：這些牧牛姑娘也有兩種：
  - (2.1) Ayautik，那些不是三五成群的，而是獨自或二人一組地來到展現的(prakata)溫達文(奎師那在那裡展現祂在這個世界的逍遙時光)；
  - (2.2) Yautiki，那些三五成群而來的。她們又可再細分成三類：
    - (2.2.1) 聖人(rsi-caris)或牟尼(muni-caris)－丹達卡冉亞森林(Dandakaranya)的聖人。
    - (2.2.2) sruti-caris－來自《韋陀經》和神訓曼陀(sruti-mantras)化身的那一組。
    - (2.2.3) 那些來自佳那卡普茹(Janakapura)的。當茹阿瑪到佳那卡普茹迎娶悉妲時，當地未婚的公主都渴望嫁給祂。

千生萬世履行靈修之後，通過修習而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完全摒棄了她們的憤怒、色欲、強烈渴望和世俗欲望。她們逐漸領受到堅定、繼而是對唸誦和其他奉愛修習有品味、然後是由衷的依附。最後，

自發依戀的牧牛姑娘心裡的純粹至善進入了她們心裡，她們便獲得靈性情感，之後是純粹愛意。這個地位絕無僅有。

展現的巴佳是奎師那在物質世界上演祂那展現逍遙時光的地方，那裡的奉獻者十分罕有。他們沒有世俗欲望、傷痛、痛苦或悲哀；他們在修習階段<sup>26</sup>已經擺脫了這一切，甚至知覺不到這些欲望或痛苦。當他們尚在修習階段，還要生生世世才臻達完美時，就已經擺脫了物質污染，得到這種解脫。

當他們到達了靈性情感的最高階段時，便投生在巴佳，開始與聖茹阿妲-奎師那的永恆同遊聯誼。那些已婚的人與她們的丈夫毫無接觸，因為瑜伽瑪亞在保護她們。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身體擴展直接而自由地進入溫達文小樹林裡的娜莎之舞。她們通行無阻，瑜伽瑪亞為她們和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作出了所有安排。然而，在奎師那的展現逍遙時光期間，第一次誕生在塵世巴佳的那些修習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卻被阻止。

修習而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是誰？就是一些希望領受到賜福，主奎師那會成為她們的摯愛而為此崇拜卡提亞亞妮(Katyayani)的牧牛姑娘。她們祈禱：「katyayani mahamaya, maha-yoginy adhisvari nanda-gopa-sutam devi patim me kuru te namah—請祝福我，奎師那會成為我的丈夫。」事實上，牧牛姑娘甚為年幼，並非真的知道何謂得到奎師那為丈夫；她們並非真的知道何謂「丈夫」。她們看到她們的父母已婚。她們看到她們的親友與她們的丈夫住在一起。因此，由於受到奎師那的醉人之美吸引，她們只不過把祂當作是她們的「扮演遊戲的丈夫」。她們只想祂成為她們的摯愛。

一些修習而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從牧牛姑娘腹中誕生在巴佳。她們每個人都嫁給其中一個牧牛童，由於聽到主奎師那的榮耀，因此她們對祂發展出強烈的愛，渴望與祂見面。在娜莎之舞之夜，當她們聽到祂的笛聲時，她們試圖與祂見面，卻被她們的丈夫阻止。

其他修習而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與永恆完美牧牛姑娘有充分的聯誼，因此毫無阻撓地去見主奎師那。只有那些最近才到達當地，還

有那些第一次誕生在奎師那在地球上的展現逍遙時光的人，才受到阻止。

她們為什麼受阻？《聖典博伽瓦譚》表明，她們心中殘留著必須去除的輕微障礙(kasaya)。因此，當她們的丈夫阻止她們時，她們的心在分離之火之中燃燒。她們與奎師那的離愁別緒極為強烈，以致燒毀仍然殘留在她們心裡的不祥(asubha)。她們在冥想之中把主奎師那帶進她們心裡，在心裡緊擁著祂，以致於那次與祂相聚時，她們的吉祥也統統消失。<sup>27</sup>

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遇見惡棍佳嘎和瑪代時，祂沒有斬斷他們的頭。沒有使用武器。相反；祂改變了他們的心緒，他們便展開新生。他們沒有重蹈覆轍，因為他們的罪惡和虔誠活動的所有結果都被燒毀。

必須明白世俗的虔誠和不虔誠活動兩者都是束縛，因為它們兩者都有礙服務主奎師那。在修習階段，好、壞活動兩者的反應都被摧毀。梵語稱之為罪惡(papa)和虔誠活動(punya)。要是這兩種活動的反應伺候著我們，我們將必須一再投生。因此，兩者都必須摒棄，那麼我們便會獲得依附，繼而是靈性情感。

最近才投生在巴佳的修習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已渡過這一切階段，進入了牧牛姑娘腹中。若沒有虔誠和不虔誠活動，沒有虔誠或罪惡，那麼燒毀了的是什麼？

舉出了一個熟芒果和生芒果的比喻。熟芒果可以立即吃，而生芒果卻需要熱力，令它們會快點成熟。同樣，那些有足夠殷切的牧牛姑娘可以立即加入娜莎之舞，至於其他人，當她們受到她們的親友阻撓，感到與奎師那分離的熾烈灼燙時，便有資格在另一個晚上與祂見面。

### 瑜伽瑪亞的小把戲

如前所述，一些修習而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剛剛到達巴佳，從未親身見過奎師那；她們只是從遠處看見祂。一些人原本來自因鐸城(Indraprastha)，剛剛嫁給巴佳的牧牛童，因此她們在巴佳才住了幾個月或幾年。一些人來自巴佳的其他地方，最近才嫁到南達村和亞瓦

塔。在這些修習而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之中，那些沒有與永恆完美牧牛姑娘充分聯誼的人，無法無拘無束地與奎師那見面，縱使她們夢寐以求。那麼，當她們透過與祂那強烈的分離情感，把主奎師那帶進她們心裡並緊緊擁抱祂時，她們便有資格在另一個晚上與祂見面。

當牧牛姑娘仍是小孩時，瑜伽瑪亞進入布茹阿瑪的心意，跟他開了一個小玩笑。她使他渴望親自促使主奎師那上演更多逍遙時光。受到她影響，他忖度：「如果我偷走祂的小牛和牧牛童朋友，祂會做什麼？」他巧妙地偷走他們，把他們放進山洞裡整整一年。在那段時間結束時，他來看看奎師那在做什麼，而他變得相當困惑。奎師那正如常地嬉戲。祂擴展成數以百萬的小牛和牧牛童，每天都如常地和他們玩耍，若無其事。然後祂便對布茹阿瑪施恩，使他覺悟到所有小牛和朋友都是祂自己的擴展。

主奎師那為什麼要上演這段與布茹阿瑪的逍遙時光？其中一個原因是所有母牛都愛奎師那甚於它們的小牛，渴望祂會成為它們的小牛。它們朝思暮想，於是祂必須實現它們的願望。

當奎師那放牛之後，在傍晚回家時，年長的牧牛姑娘都會懷著濃厚的母愛親吻祂，但一會兒後，祂便會跑進母親雅淑妲的家，從她們的視線消失。她們都想奎師那成為她們的兒子，那麼她們便可以盡情地給祂她們那由衷的母愛。奎師那都必須滿足她們的願望。

更重要的是，巴佳的所有女孩都想奎師那成為她們的摯愛。因此，當祂個別地呈現數以百萬個牧牛童的形象時，潘爾娜瑪茜 (Purnamasi) 告訴每個人，那一年對每個人的婚姻都是吉祥的。因此牧牛姑娘便嫁給那些其實是奎師那擴展的牧牛童。

### 臻達那個目標

我們不應履行物質的虔誠或不虔誠活動。我們一定要努力把我們的所有活動投入於服務奎師那。我們若為了我們自己履行活動，或為了其他人的快樂，在物質層面上為他們行善，這稱為「虔誠活動」。這會令我們的靈性發展障礙重重。我們若為了向世人展示我們在履行大業而建一座廟，思量著：「我是這座廟的創建者。我會揚名立萬。」

這也會是我們奉愛的障礙。我們必須只為取悅奎師那、師尊和純粹奉獻而行。

若在靈修之時，我們從事那些非為取悅奎師那的活動，便會有礙我們的靈修，我們將無法進入巴佳。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解釋循序修習奉愛的含意，我們必須熟悉它的真正含意。有時我們的心滿是世俗欲望、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anarthas)<sup>28</sup>，這樣唸誦哈瑞聖名。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專注於循序修習的靈修，什麼是對聖奎師那的愛和情感。由於我們的靈性導師告訴我們，透過唸誦哈瑞聖名，便會事事吉祥，得心應手，我們只是因此而唸誦。這肯定是正確的，但與此同時，我們的哈瑞聖名唸誦應該是純粹的，也要對我們與奎師那的關係有所覺悟。我們必須摒棄所有世俗欲望、所有要不得的惡習和冒犯；甚至是奎師那成為我們丈夫的這個渴望。那會是真正的靈修。

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bhaktir-uttama

(《奉愛甘露之洋》1.1.1)

至高奉愛，即純粹奉愛服務，是培養專為主奎師那的樂趣而履行的活動。換言之，是對主奎師那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透過以身體、心意和言語竭力而行，也透過各種靈性情感的表達。非人格知識及果報活動沒有覆蓋它，除了渴望令主奎師那快樂之外，沒有其他渴望。

應該摒棄形形色色的世俗欲望，或臻達無憂星或杜瓦茹卡的渴望。純粹的循序修習奉愛的奉獻者，沒有借助果報活動和非人格主義哲學來覆蓋他的奉愛。除了取悅奎師那和祂的純粹奉獻者，以及獲得純粹奉愛之外，別無所求。他把他的身體、心意和言語都投入於服務奎師那，也以他的情感服務祂。他避免任何會妨礙他奉愛的活動。這種純粹活動稱為純粹的循序修習奉愛。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在《永恆的采坦亞經》解釋：

krti-sadhya bhavet sadhya-  
bhava sa sadhanabhidha  
nitya-siddhasya bhavasya  
prakatyam hrdis sadhyata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05)

以感官履行超然奉愛服務，藉此獲得對奎師那的愛，稱為循序修習的奉愛，即有條不紊地履行奉愛服務。這種奉愛永恆存在於每個生物體心內。實際上，這種永恆奉愛的覺醒是實踐奉愛服務的潛能。

讓我們銘記這個哲學結論，緊記於心。讓我們祈求有資格明白這個結論。

你若不明所以，你可以請教資深的偉大奉獻者，你若仍不滿足，你可以帶著你的問題來我這裡，我會盡力解答。這些聚會是討論這些至高題目的罕有好機會。你若喪失這個機會，也許會永遠錯失。獲得這種聯誼非常罕有，因此努力令它成功。甚至連一個字都不要錯過。藉此你會看見自己在奉愛方面朝著完美發展。

註二十三. 主奎師那命令瑜伽瑪亞激勵拿茹達前來，協助主奎師那上演新的逍遙時光。拿茹達非常樂意前來服務主奎師那的使命。

註二十四. 主奎師那想在一會兒後才送出鮮花，從而「欺騙」拿茹達，但祂容許拿茹達「欺騙」祂。由於祂恆常渴望取悅祂的奉獻者 (bhakta-vatsala)，這令祂自己倍添歡樂。祂想被拿茹達「擊敗」。拿茹達知道奎師那想創造新的逍遙時光；奎師那渴望殺死拿茹卡魔和拯救一萬六千位被囚禁的公主，拿茹達想實現祂的渴望，他也熱切於觀看這些逍遙時光。

註二十五. 在韋陀文化，髮界上的紅線 (sindura)、額上的紅點 (bindi)、響螺手鐲和塗在腳上的紫膠，都是已婚女士之兆。

註二十六. 「循序修習的奉愛有兩種：規範的和自發的。當受條件限制的靈魂透過感官臻達至高奉愛時，那就稱為循序修習的奉愛。透過感官功能所臻達的，並藉此獲得滿載靈性情感奉愛的那種奉愛，稱為循序修習的奉愛。」(《奉愛甘露之洋之點滴 (Bhakti-rasamrta-sindhu-bindu)》對《奉愛甘露之洋》詩節二的注釋)

註二十七.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對物質主義者隱瞞牧牛姑娘渴求的機密目標。他以『duhsaha』等等詞語表達外在含意，以及具備機密奉愛服務知識的奉獻者所珍重的深遠內在含意。」

「首先，他為物質主義者而講述：『主奎師那賜給牧牛姑娘解脫。』這就是說當牧牛姑娘與她們最深愛的摯愛分離而感到錐心之痛時，她們存在之中的『不祥』統統消失。當她們冥想時體驗到擁抱不敗者(奎師那)的喜樂時，她們吉祥活動的成果也被毀。過往活動的束縛因而被毀，透過把超靈當成她們的情人那樣想著祂，她們便得到祂，也放棄了她們那個由三種自然形態組成的身體。」

「現在他為奉獻者而講述：熱切冥想時，由於牧牛姑娘與她們的摯愛烈火似的分離，因此感到痛不欲生，她們也得到與祂見面的無比快樂。如此一來，她們的欲望實現了。而且，與她們最深愛的摯愛分離的劇痛令所有不祥無地自容。與摯愛分離所致的無法忍受的分離之火超越一切致死事物的力量，那始自森林之火以至毒蛇的新鮮劇毒(kala-kuta)。在這場大火之中，所有不祥面對大火的嚴重程度都感到汗顏，甘拜下風而開始顫抖。」

「當主阿促達進入牧牛姑娘的冥想時，她們那個由純粹愛意製成及具備恰當自我概念的超然身體隨之顯現，祂便擁抱她們。牧牛姑娘當時體驗到的寬慰征服了所有物質和靈性吉祥。即是說，比起顯現在她們冥想之中的摯愛那充滿喜樂的擁抱，數以百萬的物質快樂和數以千計與梵合一的靈性快樂都相形見絀。」《Sarartha-darsini》第二十九章詩節十的情感譯文(Bhavanuvada)。

註二十八. 「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有四種：(1) 靈性身分的假象(svarupa-bhrama)、(2) 渴求虛假事物，即物質享樂(asat-trsna)、(3) 冒犯(aparadha)和(4) 內心的軟弱(hridaya-daurbalya)。」(《奉愛甘露之洋之點滴(Sri Bindu-vikasini-vrtti)》詩節三)

# 至尊忠貞

## 懷著關係而唸誦

當我們最初投身奉愛服務時，我們不知道我們與主奎師那的獨特關係。我們只知道：「奎師那是我的主人而我是祂的僕人。」稍後，師尊幫助我們發展我們心內固有的那種獨特關係。除非與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有恰當的關係，並覺悟到他自己和奎師那的關係，否則投生數以百萬次也不會獲得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bahu janma kare yadi sravanam kirtana  
tabu tanu paya krsna pade prema dan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8.16)

若唸誦哈瑞 奎師那瑪哈曼陀時充斥著十種冒犯，縱使生生世世努力唸誦聖名，都不會得到對首神的愛，那是這種唸誦的終極目標。

恰當地接受了啟迪，又至少對他與奎師那的關係以及祂的同遊有點覺悟的奉獻者，他所唸誦的一遍純粹聖名，比既無啟迪又無覺悟的人所唸誦的三十萬遍聖名更勝一籌。

聖哈瑞達薩·塔庫爾是個純粹奉獻者，他每天唸誦三十萬遍聖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給他賜銜為「頌聖名師(namacarya)，哈瑞達薩·塔庫爾」，又大力表揚他。祂讓他每天在完美修院(Siddha-bakula，哈瑞達薩·塔庫爾的修院)覲見祂，又派祂的僕人哥文達把祂的祭餘送去給他。

另一個奉獻者，一個名為茹帕的男孩，比哈瑞達薩·塔庫爾年青很多。他不是典範師，他每天也沒有唸誦多遍聖名。因為每當他開始唸誦時，他都極為沉醉於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以致有時喪失外在知覺，只會在狂喜極樂之中哭泣。他也著書解釋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帕爾亞嘎向他顯示的內在情感。<sup>29</sup> 藉由他的傳教和著作，他在這個世界教導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心底欲望。

誰更勝一籌？普通人認為聖哈瑞達薩·塔庫爾勝過聖茹帕·哥斯瓦米，但那些知道所有哲學真理的人，明白茹帕·哥斯瓦米就是茹



帕·曼佳麗，哈瑞達薩·塔庫爾則是布茹阿瑪和帕爾拉達大君兩者，因此茹帕·哥斯瓦米獨佔鰲頭。普羅大眾無法想像這些真理，只有那些認真地專注於靈修的人才可以覺悟這個事實。

讓我們努力深入對奎師那的奉愛，真正地<sup>30</sup>接受婆羅門啟迪 (diksa)，使我們能與主奎師那永恆連繫。我們也應該尊敬那些還沒接受啟迪，卻唸誦奎師那聖名的人，因為他努力成為奎師那大家庭的一份子。即使他責備我們，我們還是應該尊敬他。我們僅是應該批評我們那未發展成熟又沒有意識知覺的心意。心意非常卑鄙。每個早上，我們應該拿掃帚擊打心意，說：「心意啊，要變得純粹，努力服務奎師那。」

我謙卑地請求每個人尊敬所有資深的偉大奉獻者，資深於遵循師尊的年數，以及資深於奉愛。除非我們自己相當進步，否則我們無法覺悟誰人的奉愛資歷深淺。有時我們也許能夠，但一般我們僅有資格以遵循師尊的年數來考慮誰人資歷深淺。這點不錯，但以奉愛為基礎的考慮因素更勝一籌。

jena vaisnava ciniya laiya adara  
karibe jabe vaisnavera krpa tahera  
sarva siddhi avasya payibe tabe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Vaisnava Vijnapti》)  
能夠識別出偉大奉獻者，尊敬他，無疑就會藉由他的恩慈而獲得所有完美。

那些有資格覺悟誰是初階奉獻者，誰是中階奉獻者，誰是高階奉獻者的人，肯定高於中階的中階奉獻者 (madhyama-madhyama-adhikari)，應該尊敬這樣的偉大奉獻者。<sup>31</sup>考慮到真正的奉愛進步程度，當我們按照這個準則尊敬他人，我們的靈性生命便突飛猛進。一視同仁地尊敬每個人並不正確。相反，我們必須考慮他人是初階奉獻者、中階奉獻者或高階奉獻者，相應地尊敬他。<sup>32</sup>

**采坦亞·瑪哈帕佈品嘗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harī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內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芒，祂以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以前不曾有化身賜予過的：奉愛服務最崇高輝煌的甜美情感，即愛侶之愛的甜美情感。

我討論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想品嚐的光芒萬丈至高情感，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以及祂想在所有夠格靈魂之間分發的光芒萬丈至高情感，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女僕的情感。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想品嚐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情感，其實是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祂透過唸誦聖名，透過聖名純愛(nama-prema)而分發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想非常鮮明地解釋，使你會知道這兩種光芒萬丈至高情感之間的差別。直至目前為止，我解釋了僕人、朋友，甚至連父母情懷都不是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即使茹蜜妮和薩提亞巴瑪對主奎師那的，以及悉妲-德薇對主茹阿瑪祭鐸的婚姻戀情感，都不是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絕無僅有的人才可以掌握這個題目的真理。那些心地純潔的，服務過崇高偉大奉獻者，正與之聯誼的人便會明白。即使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主奎師那都無法把這種理解賜給所有人，因此我也無法傳授給所有人。那些來聆聽這些講課的人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哲學，肯定有些過往印象(以往生生世世的奉愛活動在心中做成的印象)。因此他們從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加拿大等等世界各地遠道而來，加入我們，和我一起遠行到多個國家。他們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奉獻者大家庭<sup>33</sup>肯定有點印象。他們若繼續聯誼，那麼透過聆聽這一切真理，他們便能逐漸明白和覺悟。必定會在他們心裡做成極為牢固的印象。對此不感興趣的那些人注定不會明白，因此他們不會來聆聽。

靈性忠貞

在印度韋陀文化的已婚夫婦生活中，曾有光芒萬丈至高情感的影子。當夠格的男子和忠貞夠格的女孩結婚時，他們在火、空氣、水(尤其是恆河水)、茶拉茜、谷石(salagrama)、婆羅門和奉獻者見證之下誦讀韋陀曼陀。之後，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配偶對主奎師那和祂的同遊，或對唸誦哈瑞聖名失去信心之外，否則他們一般都不准摒棄彼此。只有在那種情況下，才可以摒棄他或她。

這對師尊也同樣真確。除非他像那個失去信心的配偶一樣，否則無論如何也不能摒棄他。即使他不太漂亮，他若醜陋，他若罵人，他有時若令人難以忍受，又或他若為了我們的益處而控制我們(不是為了他自己的益處)，為此而摒棄他便不成理由。

在婚禮期間，上述人物就是見證人，之後，妻子就被視為丈夫的半個身體(ardhangini)。她成為同修(saha-dharmini)，表示她恆常在宗教原則、奉愛和其他所有活動方面幫助她的丈夫。在印度文化，我們不把妻子當作女僕；她是同修。

現在，時移世易。已婚夫妻遵循西方文化，放棄宗教活動，例如尊敬靈性導師、婆羅門、長輩、鄰居等等。然而，婚姻儀式若是遵循韋陀方式的，在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指導下唸誦韋陀曼陀，以火、谷石、水、空氣等等為證，那麼那對已婚夫婦便成為婚姻戀，它本身正是非婚戀光芒萬丈至高情感的影子。

那些自結婚以來都不愛她們的丈夫，反而另有所愛的人，稱為非婚戀。在物質世界，這是非常不堪的。然而，對於奎師那和祂的摯愛，烏達瓦在《聖典博伽瓦譚》說，聖維亞薩兌瓦和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也說：

kvemah striyo vana-carir vyabhicara-dustah  
krsne kva vaisa paramatmani radha-bhavah  
nanv isvaro 'nubhajato 'viduso 'pi saksac  
chreyas tanoty agada-rajah ivopayuktah

(《聖典博伽瓦譚》10.47.59)

這些在森林徘徊的單純女子似乎被不當行為糟蹋了，但對超靈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卻達到完美，多麼驚人啊！然而，至尊主本人甚至真的賜福愚昧的崇拜者，就像最好的藥始終會奏效，那怕服藥的人對藥物成份一無所知。

那些與奎師那無關的人，即使他們的婚姻關係從一而終，但他們都像妓女(vyabhicara)一樣。另一方面，女子不論已婚與否，若她在服務奎師那，唸誦奎師那的聖名，憶念奎師那，把奎師那當作她的摯愛，便認為她的忠貞勝過所有女神和其他忠貞女子。

### 最忠貞的女子

你也許聽過阿茹達緹(Arundhati)、薩維崔(Savitri)和達瑪央緹(Damayanti)等等名字，印度文化中有眾多像她們一樣的忠貞女子。但你也許都聽過杜奧帕迪的名字，即潘達瓦五兄弟(Pandavas)的妻子；昆緹(Kunti)，即潘達瓦五兄弟的母親；曼多達瑞(Mandodari)，即茹阿瓦拿(Ravana)的妻子；阿哈亞(Ahalya)，即聖人高塔瑪(Gautama Rsi)的妻子；<sup>34</sup> 以及塔茹(Tara)，即蘇嘎瓦(Sugriva)和瓦里(Vali)兩者的妻子。

塔茹最初嫁給瓦里，但當他被射殺時，她便成為蘇嘎瓦的妻子。曼多達瑞是茹阿瓦拿的妻子，但他被主茹阿瑪祭鐸所殺之後，她與威比薩拿(Vibhisana)同居。昆緹有五個丈夫，即太陽神、潘度(Pandu)、閻王(Yamaraja，即宗教之王，Dharmaraja)、瓦余(Vayu，風神)和因鐸(天帝)，但仍視之高於其他所有的忠貞女子。杜奧帕迪也有五個丈夫，但她仍以神聖閨女(kanya)著稱。雖然這五位女子表面上嫁作人婦，雖然她們某些人甚至不止一位丈夫，但她們恆常想著：「奎師那是我的摯愛，我的心和靈魂。」因此她們的婚姻不是她們的奉愛障礙。這些女子獲讚頌和尊崇為閨女，因為她們愛奎師那或茹阿瑪多於愛她們的丈夫。

在所有忠貞女子之中，牧牛姑娘最優勝。普通女子的心緒是，她們的丈夫(pati)是某個在土、水、火、空氣、糞便、尿液和其他噁心之物所做的血肉之軀裡的人，而不是奎師那。丈夫事實上表示「救人脫離所有痛苦、悲哀和死亡，以純粹愛意和知識作出支持的那個他」。這樣的人真的是大丈夫。我們的丈夫無法這樣做。他們無法保護我們免於衰老，他們無法保護我們免於白髮蒼蒼。

因此，事實上，我們的摯愛、我們的丈夫、我們的「一切」就是主奎師那。這樣想的那些人縱使結了婚，他們在奉愛方面都毫無障礙。

正如之前解釋過，溫達文的牧牛姑娘因瑜伽瑪亞的小把戲而結了婚。她們與主奎師那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無異無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奎師那的喜樂能量(hladini-sakti，賜予喜樂的內在能量)和自身能量(svarupa-sakti，個人的固有能量)。茹阿妲和奎師那就像太陽和它的熱力，或是水和它的液態，密不可分。輕易參加娜莎之舞和服務主奎師那的牧牛姑娘，都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展現。雖然外在而言，她們嫁給了其他牧牛郎(gopas)，但那些婚姻是假的。那些婚姻只是為了在牧牛姑娘心裡營造「我是其他牧牛郎的妻子。」這種心緒。因為她們愛奎師那，因此她們和她們的丈夫毫無關係。這種愛稱為非婚戀。非婚戀情懷意謂牧牛姑娘嫁給了其他人，但她們的情感和愛只是給奎師那而已。不論她們是不是真的嫁給了其他別的人<sup>35</sup>，她們全都是非婚戀，遠超於任何別的忠貞女子。

### 烏達瓦在溫達文的一課

烏達瓦，即奎師那的朋友和杜瓦茹卡的首相，從未結婚。他自小已是個嚴格的貞守生(brahmacari)，就像拿茹達·牟尼和蘇卡兌瓦·哥斯瓦米一樣。這些崇高的棄絕奉獻者全都想取得牧牛姑娘的足下塵土，放在頭上。為什麼？

烏達瓦祈禱：

asam aho carana-renu-jusam aham syam  
vrndavane kim api gulma-latausadhinam  
ya dustyajam svajanam arya-patham ca hitva  
bhejur mukunda-padavim srutibhir vimrgy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1)

溫達文的牧牛姑娘放棄了她們的丈夫、兒子和其他家庭成員的聯誼，他們都是極難放棄的，她們也摒棄了忠貞之途而托庇於穆昆達——即奎師那——那雙應該以韋陀知識來尋找的蓮花足。噢，讓我有幸成為溫達文的其中一棵灌木叢、蔓藤或藥草吧，因為牧牛姑娘踐踏它們，又以她們的蓮花足塵土賜福它們。

vande nanda-vraja-strinam  
pada-renum abhiksnasah  
yasam hari-kathodgitam  
punati bhuvana-t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3)

我一再向南達大君那牧牛村的婦女的足下塵土致敬。當牧牛姑娘高聲唸誦主奎師那的榮耀時，聲波縈迴，淨化三個世界。

烏達瓦前往溫達文，覺悟到牧牛姑娘的榮耀。他以前認為：「我比其他所有的奉獻者更優勝。」然而，當他來到溫達文時，他明白到：「奎師那派我到這所純愛學校，即牧牛姑娘的奉愛學校，學習某些事情。現在我明白到我甚至連入學資格都沒有。奎師那為什麼派我來到這裡？我甚至連報讀那所學校的資格都沒有。牧牛姑娘的奉愛程度遠超於我。我無法像牧牛姑娘奉獻她們自己那樣，把自己獻給奎師那。」

「由於她們放棄了一切去服務奎師那，因此我想取得她們的足下塵土，放在我頭上，藉此榮耀她們。她們放棄了她們的矜持、她們的名聲和她們對她們丈夫的服務。她們忘了吃飯和打扮自己，她們甚至忘了她們自己的身體。如果我連入讀她們學校的資格也沒有，我又怎會有機會獲得她們的足下塵土？」

烏達瓦因而感到絕望，非常絕望。他繼續想：「我沒有資格觸碰她們的蓮花足塵土，那怕是一顆塵粒。因此我只會朝著她們那個方向頂拜。」

牧牛姑娘多不勝數。烏達瓦既無法一一細數，也無法明白她們的心緒，那麼他怎能祈求她們所有人的足下塵土？他的禱告將永不休止。最後他決定：「我應該只拿取其中一位牧牛姑娘的一顆塵粒。那麼憑藉那位傑出牧牛姑娘的恩慈，我便自動獲得她們全部人的恩慈。」

主奎師那在他心裡鼓勵他：「烏達瓦啊，如果你喜歡，你肯定可以選擇一位你想從她腳上取得一顆塵粒的牧牛姑娘。」

他選擇了誰？就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他只想要她蓮花足下數百萬顆塵粒的其中一顆。他忖度：「即使我沒有這個資格，但如果我

可以朝著其中一顆塵粒的方向祈求，那怕是從遠處，我的生命都會功德圓滿。」<sup>36</sup>

烏達瓦正是在南達村邊界附近的一個花園裡，覺悟到牧牛姑娘的榮耀。他在那裡看見牧牛姑娘飽受極度的分離之苦，以致她們的外在知覺有時呆滯遲緩。他深思：「只不過是來到牧牛姑娘的學校，即使不准我入讀，我的生命都已功德圓滿。只不過是呼吸來自那所學校的空氣，我的生命便已功德圓滿。」

正是烏達瓦歌頌的這種牧牛姑娘之愛，稱為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牧牛姑娘以她們崇高的愛控制奎師那。「來自蓮花足的塵土」這個短語含意眾多，其中一個是「牧牛姑娘的追隨者」。烏達瓦想獲得祝福，成為牧牛姑娘追隨者的追隨者，使他可以學習怎樣像牧牛姑娘那樣愛奎師那，使他的愛也能控制奎師那。但他仍然無法獲得。

山卡茹(施瓦)也想親身成為牧牛姑娘，他為了成就此事而履行苦行。當潘爾娜瑪茜·瑜伽瑪亞感到滿意而顯現在他面前時，他祈求參加娜莎之舞。潘爾娜瑪茜仁慈地把他浸入布茹阿瑪湖(Brahma-kunda)，他立即呈現年青牧牛姑娘的形象，那時他走進娜莎之舞的場地，躲在一片小樹林裡。

與此同時，牧牛姑娘和奎師那察覺到有個不同心緒的人來了。他們詢問彼此：「你今天為什麼不太高興？有怎麼事？」

到處搜尋之後，她們發現了那個新的牧牛姑娘，問「她」：「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的父母是誰？你丈夫叫什麼名字？你的婆家在那裡？」

當牧牛姑娘形象的山卡茹無法回答時，她們開始毫不留情地掌摑她，以致她雙頰紅腫，她開始哭叫：「瑜伽瑪亞，瑜伽瑪亞。救我！我永遠也不會再來溫達文，我永遠也不會膽敢觀看或參加娜莎之舞。」

潘爾娜瑪茜前來，要求牧牛姑娘憐憫山卡茹。「她是我的施恩對象。」潘爾娜瑪茜告訴他們。

於是牧牛姑娘接納山卡茹為牧牛姑娘，奎師那給她命名為高琵斯瓦茹[Gopisvara，即她的控制者(isvaras)是牧牛姑娘]，又表明沒有她的允許，誰都不能參加娜莎之舞，藉此賜福她成為娜莎之舞的守衛。

### 光芒萬丈而至高之定義

牧牛姑娘的愛稱為光芒萬丈而至高的。Unnata的意思是「最高」而 ujjvala 的意思是「比太陽更光亮」，用心靈迷住奎師那，並全面取悅祂。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展現了這種光芒萬丈至高情感的至高心緒，《奉愛甘露之洋》(1.1.1)表明了她的情感：

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bhaktir-uttama

培養專為主奎師那快樂的活動，換言之，即對主奎師那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透過以身體、心意和言語竭力而行，也透過各種靈性情感的表達，這種活動不為非人格知識及果報活動覆蓋，除了渴望令主奎師那快樂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渴望，這稱為純粹奉愛服務。

終極而言，至高奉愛(bhaktir-uttama)一詞表示牧牛姑娘的非婚戀情懷，光芒萬丈至高情感的這種至高情感。主奎師那以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形象，親自前來品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這種至高情感；但祂無法分發這種情感，因為它唯獨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財富。即使斯麗瑪緹·拉麗塔和斯麗瑪緹·維薩卡也沒有她那相聚(madana)情感，即光芒萬丈至高情感的最高層面。她們能體驗到上至分離(mohana 或 modana)的情感，它略有不及。<sup>37</sup>

處於這些分離情感之中，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極為沉醉於奎師那，以致當烏達瓦走近牧牛姑娘，把奎師那捎來的信息傳達給她們時，她完全看不見他。相反，她以為一只在她腳邊縈繞的蜜蜂是奎師那的信差。她百感交雜地與那只蜜蜂說話，有時忿怒，有時順意。或許是奎師那自己為了品嚐她那所有愛意盈盈的情感，而以那只蜜蜂的形象前來。



她對蜜蜂說：「你是個瘋子，極不純潔。離開這裡。我非常純潔。不要試圖觸碰我的腳。你為什麼以這個形象前來？我認為你這樣做是為了使我們更忿怒。你這麼愚蠢，以致你無法恰當地思考怎樣安撫牧牛姑娘的忿怒。你不知道怎樣安撫我們嗎？」

烏達瓦聞言，忖度：「噢，這是真正奉愛的情感。我對這種愛一無所知。」他從極遠處聽到她的所有說話，從極遠處看到她的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他甚至絲毫也無法體驗那種情感。他無法與溫達文的任何實體相比，那怕是一頭母牛或一只小牛。

溫達文的母牛愛奎師那遠多於烏達瓦愛祂。奎師那像它們的兒子那樣接近母牛。祂像小牛的朋友那樣來到它們那裡，就像朋友相親相愛那樣撫摸和緊抱它們。有時祂按摩它們的腿，把極為柔軟甘甜的青草放進它們嘴裡，說：「吃吧，我的朋友。」

烏達瓦無法了解這種愛，或這樣的愛，因此他沒有資格留在溫達文。因此他必須返回瑪圖茹。

主奎師那極為熱切於品嚐那種情感。若沒有這樣的愛和情感，便無法覺悟奎師那；祂多麼甜美，祂多麼漂亮，祂的歌聲又多麼動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來把這種情感施洒給這個世界的生物體，點點甘霖，細雨紛紛。

生物體將無法承受祂所品嚐的光芒萬丈至高情感。他們既無能力，也無資格具有這樣高級的情感。只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她的直接擴展，才可以體會這種情感。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不是來賜予這種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 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禮物

那麼瑪哈帕佈來賜予什麼？祂來賜予 Unnatobjjala-rasam sva-bhakti-sriyam。有關這點，更著重最後的幾個字，sva-bhakti-sriyam。Sva 的意思是「自己的」，sva-bhakti 意謂「自己的奉愛」。誰人自己的？就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自己的。奎師那的奉愛即是茹阿迪卡的奉愛，因為茹阿迪卡是奎師那奉愛的化身。主奎

師那想品嚐對祂自己那至尊奉愛的精萃，那就是茹阿迪卡的愛，祂又想把祂自己的奉愛分發給有資格的生物體。

Sva 一字僅指茹阿迪卡，bhakti 意指茹阿迪卡的奉愛，而 sri 意謂美麗(sobha)。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想賜予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光芒萬丈至高情感之美。

以下例子會幫助我們明白「美麗」在這方面的含意。讓我們想像一棵蔓藤。那棵蔓藤若沒有葉子，沒有水果和沒有花朵，那就毫不美麗。然而，假設那棵蔓藤的每根樹枝都綠葉扶疏，花團錦簇，花蕾處處，又有一些非常甜美可口的紅色或金黃色的葡萄，杜鵑吃個不停(那些杜鵑大快朵頤之後，非常悅耳地歌唱)。若微風觸碰那棵蔓藤，與它嬉戲，它的所有葉子便欣喜若狂，開始跳舞。此時那些花蕾也歡欣起舞。這就是那棵蔓藤之美。

那棵蔓藤若沒有葉子，沒有花蕾，也沒有水果，微風就不會與它的樹枝嬉戲。它便會沒有興趣嬉戲。我們若看見蔓藤與微風嬉戲，它的葉子恆常翩翩起舞，我們便看著那棵蔓藤的美態。同樣，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想賜予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光芒萬丈至高情感之美，而不是她的光芒萬丈至高情感。

蔓藤代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那美麗是什麼？那美麗就是她的女朋友。若沒有女朋友，便毫不美麗。因此四種女朋友恆常簇擁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袒護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svapaksa)、與茹阿迪卡對立的(vipaksa)、中立的(tatastha)和與茹阿迪卡為友的(suhrda)。袒護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牧牛姑娘是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那方的；她們是她的密友。雖然祭鐸瓦麗和她的所有女朋友都與茹阿迪卡對立，但溫達文的對立不像物質世界的對立那樣。在溫達文，對立情感和其他的所有情感，都是各種各樣的純粹愛意，即超然愛意。

其他女朋友位處中庸。她們稱為中立派，意指「中立的」，還有其他稱為朋友的，意謂「友好的」。朋友不袒護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不對立，也不中立。朋友那組女友(suhrd-paksa-sakhis)與茹阿迪卡為友，對祭鐸瓦麗和其他對立女友則保持中立。那些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以及袒護她的那些女友保持中立的人，是祭鐸瓦麗的朋友。

在 sva-bhakti-sriyam 這個短語裡，美麗(sriya)的含意是什麼？袒護茹阿迪卡的女朋友有五組：女朋友(sakhi)、永恆女朋友(nitya-sakhi)、視之如命的女朋友(prana-sakhi)、私密女友(priya-sakhi)和最親密女友(paramaprestha-sakhi)。雖然這些女朋友都是茹阿迪卡的同遊，她們有些人有時會傾情於奎師那，但她們同時又恆常傾向於服務兩者。她們既非中立，又非朋友，也非對立。她們袒護茹阿迪卡，但她們傾情於主奎師那。那些傾向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與茹阿迪卡情同姊妹的牧牛姑娘，稱為私密女友(priya-sakhi 或 narma-sakhis)和最親密女友(parama-prestha-sakhi 或 priyanarma-sakhis)，其中一些例子就是拉麗塔、維薩卡、祺陀(Citra)。那些唯一傾向於茹阿迪卡的人，她們認為沒有茹阿迪卡，她們便活不成，又認為茹阿迪卡是她們的生命和靈魂，稱為永恆女朋友和視之如命的女朋友。

在永恆女朋友和視之如命的女朋友之中，茹帕·曼佳麗和茹阿緹·曼佳麗等等視之如命的女朋友尤其突出。這兩組女朋友恆常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若奎師那在各種各樣的運動和遊戲之中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擊敗，她們便興高采烈而鼓掌。若主奎師那擊敗茹阿迪卡，那麼她們自己便感到被擊敗，愁眉不展或面露不屑。那些像拉麗塔那樣的女朋友或會歡笑，樂此不疲，但永恆女朋友和視之如命的女朋友會感到哀傷。

這些永恆和視之如命的女朋友恆常與茹阿迪卡一起。當茹阿姐和奎師那上演某些機密逍遙時光時，拉麗塔、維薩卡和其他類似的女朋友不會經常進入森林，但這些女朋友隨時自由進出。她們有「通行證」在那裡服務。拉麗塔、維薩卡和女朋友會猶豫不前，但那些像茹帕·曼佳麗，以及其他視之如命的女朋友和永恆女朋友卻不會。她們隨時都能做任何服務。

當奎師那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見面時，這些女朋友品嚐茹阿姐和奎師那一起所品嚐的，那怕是她們與祂們相距甚遠。她們細味一切，根本不需另自與奎師那見面。這些永恆女朋友和視之如命的女朋友稱為曼佳麗，她們是上述短語 sva-bhakti sriyam 提到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愛的「美麗」。<sup>38</sup>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來賜予這些永恆和視之如命女朋友的情感。這對生物體而言不可多得；他們無法像拉麗塔、維薩卡和其他像她們那樣的人。但不要以為這服務微不足道。

曼佳麗的純愛稱為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即不渴望直接與奎師那見面和服務祂。這樣的牧牛姑娘不想自己直接與主奎師那見面或直接服務祂。看見茹阿妲和奎師那相聚時喜樂無邊，她們反而滿心歡喜。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透過齊頌主哈瑞的聖名，賜予這種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服務心緒，祂自己也品嚐了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三種心緒。具備曼佳麗情感的人能夠品嚐主奎師那笛曲的美麗和甜美，以及奎師那的其他每種特質。若他沒有這種純粹愛意，便無法細味這樣的品味。

如前所述，除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之外，沒有人仁慈地賜予這種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的奉愛之美。在祂之前，瑪杜夫師(Madhvacarya)、茹阿瑪努佳(Ramanuja)和其他全部的典範師都略為賜予過朋友情懷、僕人情懷和父母情懷。然而，自從采坦亞·瑪哈帕佈之前在布茹阿瑪的前一天來過之後，已很久沒有賜予過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的奉愛之美。

這是最高祝福。透過閱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和聆聽這些主題，任何人若對這成就有點強烈渴望，那怕是一丁點品味，他便會在他的師尊、他的訓示靈性導師或任何純粹奉獻者的蓮花足下放棄一切，努力收集這些甘露。

krsna-bhakti-rasa-bhavita matih  
kriyatam yadi kuto'pi labhyate  
tatra laulyam api mulyam ekalam  
janma-koti-sukrtair na labhyate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8.70)

即使是千生萬世的虔誠活動，也無法臻達奎師那知覺中的純粹奉愛服務。只有付出一個代價才可以獲得——那就是，得到純愛服務的強烈渴望。若在某處有售，必須毫不遲疑地買下它。

**準備主的來臨**

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裡，聖阿兌威塔師是大維施努的展現。所有年代都有大維施努的某些展現，那麼阿兌威塔師為什麼要呼喚奎師那本人下凡？作為知道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人，祂知道祂的主想品嚐巴佳的純粹愛意。祂知道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會親自降臨，但祂不知道確切日期，祂奇怪主為什麼還沒有顯現。祂向主的蓮花足供奉茶拉茜和恆河水，由衷地哭泣，藉此崇拜主奎師那：「奎師那啊，立刻來吧。」

單是透過崇拜，主奎師那不會傾聽我們的禱告，而是透過我們像阿兌威塔師那樣發自內心地大聲呼喊。這才是真正的靈唱。阿兌威塔師的靈唱震撼了全世界，因此主奎師那決定立即前來。

當采坦亞·瑪哈帕佈誕生在聖瑪亞普茹(Sri Mayapura)時，阿兌威塔師·帕佈已年過六十。在主誕生之前，阿兌威塔師多年來遍遊北、南、東、西印度的聖地(tirthas)，包括奎師那在聖溫達文的逍遙時光之地。祂從溫達文前往米提拉(Mithila)，即悉妲-德薇在佳那卡普茹(Janakapura)的出生地。當祂到達城郊時，祂看見一個光芒四射的老人躺臥著，把他的頭靠在一棵樹的樹根上。那個人全神貫注於內在情感，不受外在感覺影響。他唱著一首靈唱歌曲時，他非常誠摯地眼淚直流：

tatala saikate bari-bindu-sama  
suta-mitra-ramani-samaje  
tohe visari mana tahe samarpala  
ab majhu habo kon kaje

[聖威迪亞帕提(Srila Vidyapati)]

主啊，我完全忘了你，把我的心意獻給婦女、兒女和朋友的社群，這感受就像給海灘上灼燙的熱沙提供一滴水。我怎樣才有可能從這莫大痛苦解脫出來？

他在這裡說，他的心感到像沙漠一樣。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在澳大利亞、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沙漠的例子。夏日驕陽使沙子非常熾熱，以致若栽種一顆種子，它便立即像爆米花一樣爆開。在那種情況下，鹿和其他動物都無法存活；它們立刻一命嗚呼。一滴雨露落在那個沙漠上時，它便蒸發，像蒸汽一樣燒燙，就像少量的水落在滾油時會嘶

嘶作響，飛濺和灼傷任何在附近的人一樣。同樣，我們的心就像荒漠。來自我們的配偶或孩子，任何點點滴滴的快樂起初都看似賞心悅目。然而，它像蒸汽或油上的水那樣灼燙我們。

這個燦爛奪目的人在哭泣：「奎師那啊，忘記了你，我身處假象之中，誤以為這些有毒的依附對我來說，自然不過。我終日全神貫注於我的妻子和孩子。我把我的所有時間虛耗在無用、愚蠢、荒謬和有害的活動。現在我垂垂老矣，我不知道怎樣專注於靈修。奎師那啊，救救我，救救我！」

阿兌威塔師默然站立，遙望那個人。祂明白到那個人是個完全自我覺悟的靈魂(mahapurusa)，否則他將無法表達這種靈性情感。阿兌威塔師向他走過去，頂拜他。「你是誰？」祂問。

「我是個凡夫俗子。」那個人回答。「我虛耗了我的生命；我的一生。現在我已一百歲。我要怎麼辦？」

以前，這個偉大人物曾是國王朝廷裡獨特的詩人(kavi)，就像薩瓦包瑪·巴塔師(Sarvabhauma Bhattacharya)那樣，甚至連各位國王都十分敬重他。他曾享有嬌妻和多個子女，但在行將就木之時，他卻悲嘆他浪費了他的生命。那時候，他寫了很多歌曲描述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住在甘比茹時，祂常常聆聽這些歌曲。在甘比茹時，祂尤其受到祭迪達薩(Candidasa)和威迪亞帕提的歌曲激勵；這個人就是威迪亞帕提。

阿兌威塔師也會與祭迪達薩和其他偉大奉獻者見過面；祂非常強大。我們在祂的蓮花足下祈禱，求祂大發慈悲。藉由祂的恩慈，我們便能認識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祂的教導和祂下凡的目的。這樣我們的心便會融化。

### 瑪哈帕佈的奉愛禮物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仁慈地來分發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即很久很久以前，祂上次在布茹阿瑪的前一天降臨到地球時，所賜予的同一種純粹愛意。

增進我們唸誦的品質，我們便會對主奎師那發展出純粹愛意，奉愛也會進入我們心內。那時候，我們便會覺悟到這種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我們所有的典範師都警告過我們，不要仰賴於我們的世俗智慧，因為它不會幫助我們達到我們生命的目標。我們必須透過唸誦、憶念和履行奉愛活動，努力增加我們對至尊主的愛和情感。這樣，純粹至善便會從哥樓卡·溫達文降臨，進入我們心內，然後我們便會清楚明白所有靈性真理。

努力聆聽，也努力透過你的奉愛修習，覺悟你現在所聆聽的。我們傾向於相信我們的思想分析和推算，但這些都不會幫助我們達到我們的目標。山卡茹師教導過：

bhaja govindam bhaja govindam  
bhaja govindam mudha-mate  
samprapte sannihite khalu marane  
nahi nahi raksati dukrn-karane

你這理性的傻瓜，就只崇拜哥文達，就只崇拜哥文達，就只崇拜哥文達吧。你的語法知識和花言巧語在死亡之時將救不了你。

山卡茹師眾多門徒的其中之一大約一百歲。有一天，他正在重複誦讀動詞字根(dhatu)的語法規則：sah, tau, te[語法(vyakarana)的前綴詞]。山卡茹師對他說：「你已白髮蒼蒼，你的牙齒已脫落，你的視力已衰退，現在你愚蠢地在誦讀語法、音標(anusvara)和音素(visargah)這一切規則。這救不了你。你應該唸誦。Bhaja govindam, bhaja govindam, bhaja govindam」。

仰賴我們的智力才能或任何別的物質設施都毫無價值。我們的成功在於與真實無偽的偉大奉獻者、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聯誼。我們若看見我們的靈性導師不夠格，我們便可以接受任何偉大的純粹奉獻者為訓示靈性導師。我們若對那位純粹的偉大奉獻者有信心，我們便應該立刻把我們的心托附給他，接受啟迪和訓示。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前往伽耶，把祂的心獻於聖依斯瓦茹·普瑞(Sri Isvara Puri)的蓮花足，說：「從你那裡接受了啟迪，又得到你的聯誼，我心滿意足了。我一生都功德圓滿了。」

我們一生之中會有很多問題，但解決問題不會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主要的問題是怎樣獲得純粹奉愛。若沒有解決這點，那麼我們便會沉迷於政治、賺錢，又渴望名望。即使我們人多勢眾，這既幫助不了，也保護不了我們。因此努力像采坦亞·瑪哈帕佈和阿兌威塔師那樣做。遵循主采坦亞、聖茹帕、聖薩拿坦和其他全體哥斯瓦米的所有教導。

我現在會解釋這同一詩節的最後兩句，這個詩節始自 anarpita carim cirat：

harī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莎慈之子高茹阿哈瑞是哈瑞本人。哈瑞意指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在這裡，聖茹帕·哥斯瓦米不是稱祂為哈瑞，而是莎慈之子。祂的母親—莎慈媽(Saci Ma)—對每個人都非常仁慈，因此定能斷定，她的兒子—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也有那種品質。祂有時也許顯得非常狠心，就像祂與促達·哈瑞達薩(Chota Haridasa)、卡拉奎師那·達薩(Kala Krsnadasa)和帕爾塔帕茹鐸大君(Prataparudra Maharaja)的逍遙時光，祂不讓大君覲見祂。那時候，祂沒有興趣接受阿兌威塔師、尼提安南達·帕佈、茹阿亞·茹阿瑪南達、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又甚至是在祂靈性導師層面的帕茹瑪南達·普瑞的建議。祂對他們說：「我處於生命的棄絕階段，住在普瑞。如果你渴求名利，你可以與帕爾塔帕茹鐸大君聯誼，但我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

除非我們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那麼嚴謹，否則我們無法獲得純粹奉愛。然而，聖茹帕·哥斯瓦米祈禱：「主啊，如果你評估我的資格，你可以看到我的情況是永遠絕望的。但我知道你身為莎慈媽的兒子，天性仁慈，由於你無法放棄這品質，因此你不會計較我有沒有資格得到你的恩慈。」



在所有品質之中，主奎師那和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最崇高的品質是極為仁慈(parama-karuna)。祂們對每個人恆常都仁慈寬厚。因此聖茹帕·哥斯瓦米在祈禱：「莎慈之子啊，你是哈瑞本人，具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美麗和情感。你十分仁慈。你想恩澤眾生，就像佳嘎(Jagai)和瑪代(Madhai)，那怕他們是毫無資格的墮落靈魂。」

Hari purata sundara：哈瑞一字含意眾多。哈瑞意謂「奎師那本人，祂偷走每個人的心靈和心意」。哈瑞又表示「猴子」。就上述這個詩節而論，它表示「一只強大的獅子」。

因此聖茹帕·哥斯瓦米祈禱：「莎慈之子啊，采坦亞·瑪哈帕佈啊，就像獅吼時發狂的大象慌忙逃竄，當你齊頌哈瑞聖名的哮聲震天時，過往罪惡活動和冒犯偉大奉獻者之惡果瘋大象也逃之夭夭，這兩者能把奉愛蔓藤馬上連根拔起，令它永遠乾枯。」

我們的冒犯就像發狂的大象。《聖典博伽瓦譚》解釋，若批評任何純粹奉獻者，辱罵他，毆打他，看見他時沒有欣喜若狂，或是當他進入或離開某個地方時，沒有站起來歡迎他或對他表示敬意而冒犯他，這樣的人正犯下冒犯。仿似發狂的大象，這冒犯會破壞他的所有能力、虔誠、美麗、知識、智慧、財富等等。這樣的冒犯者甚至沒有資格下地獄。將必須要僅只為了他而創造更大更痛苦的地獄。我們應該努力明白這點。

哈瑞，即獅子一樣的采坦亞·瑪哈帕佈，住在非常黑暗的籠裡——我們的心。我們若銘記、唸誦和為祂履行靈唱，祂的咆吼就會毀滅所有瘋大象(大象一樣的冒犯)。沒有祂的恩慈，便不可能擺脫罪惡反應。甚至連主奎師那也無法令此事有可能；但這同一位奎師那，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能夠成此大業。主奎師那接受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恩慈，她最慈悲為懷。她的恩慈與奎師那的恩慈混合，就能夠毀滅所有冒犯。

因此聖茹帕·哥斯瓦米在祈求，這莎慈之子會到臨我們的心。高認格的恩慈無與倫比，祂是奎師那本人，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美麗和金色所覆蓋。祂心裡對眾生的愛和情感無人能及。祂只能自我比較。

這個詩節描述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來臨的目的，茹帕·哥斯瓦米在其中傳授了整個第四章的含意。現在我想聽聽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傳授的解釋和含意：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4-6)：

正文：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芒，祂藉由祂的無緣恩慈降臨在卡利年代，賜予以前從未有化身賜予過的：奉愛服務最崇高的情感，即愛侶之愛的情感。

要旨：這段引文摘自《Vidagdha-madhava》，即聖茹帕·哥斯瓦米匯編和修正的戲劇。

正文：我傳授了第四個詩節的精義：這個化身為了傳揚聖名唸誦和傳播對神的愛而降臨。

正文：雖然這是真的，這只是主化身的外在原因。請聽聽主顯現的另一個原因—機密原因。

要旨：第三章的第四個詩節清楚闡述了，主采坦亞為了分發對奎師那的愛，以及祂超然聖名—哈瑞 奎師那—的唸誦而顯現。那是主采坦亞顯現的次要目的。真正原因不一樣，正如我們會在這個章節看見這點。

努力聆聽這點。這是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真正的光榮—即他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親密同遊和追隨者。

奉獻者再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6)：

雖然這是真的，這只是主化身的外在原因。請聽聽主顯現的另一個原因—機密原因。

我們要閱讀《永恆的采坦亞經》，熟悉這些信息，這點實在重要。奉獻者必須明白這一切解釋。所有德高望重而認真的偉大奉獻者都必須知道這些解釋。奉獻者不是只為賺錢和計畫。每個人必須按照他的

傾向做某些服務，但所有尊貴的奉獻者也應該謹慎地明白，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來這個世界的深入目的。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4)：

摘要：在敘事詩《永恆的采坦亞經》的這個章節，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強調，主采坦亞是為了祂自己的三個主要目的而顯現。第一個目的是品嚐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的立場，她是主奎師那超然之愛的首要交流者。主奎師那是與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超然愛心交流的儲藏庫。那些愛心交流的主體是主自己，茹阿妲茹妮君則是副體。因此主體—主，想在副體—茹阿妲茹妮—的立場，品嚐愛意盈盈的情感。

祂顯現的第二個原因是明白祂自己的超然情感。主奎師那是最甜美的。茹阿妲茹妮深受奎師那吸引，相當崇高，為了體驗那種吸引和明白祂自己的超然甜美，祂便接受了茹阿妲茹妮的想法。

主采坦亞顯現的第三個原因是享受茹阿妲茹妮所品嚐的喜樂。主認為茹阿妲茹妮無疑喜歡與祂為伴，祂也喜歡與茹阿妲茹妮為伴，但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比主奎師那覺得靈性愛侶之間，超然情感的交流更怡人。茹阿妲茹妮與奎師那為伴時更覺超然喜樂，沒有採取她的立場時，奎師那不明所以，但要主奎師那以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的立場享樂勢不可能，因為祂對那立場一無所知。奎師那是超然男性，茹阿妲茹妮則是超然女性。因此，為了知道愛戀奎師那所體驗到的超然快樂，主奎師那本人接受了斯麗瑪緹·茹阿妲茹妮的情感和身體光芒，顯現為主采坦亞。

主采坦亞為了實現這些機密願望，也為了傳揚唸誦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 / 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的特別意義，以及回應阿兌威塔·帕佈的呼喚而顯現。這些都是次要原因。

在主采坦亞的機密奉獻者之中，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哥斯瓦米是靈魂人物。他的日記記錄揭示了主的這些機密目的。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各種各樣的禱文和詩歌裡的陳述，確認了這些披露。本章(第四章，《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的評注)也明確地描述色欲和愛之間的差別。奎師那和茹阿妲的交流與物質色欲截然不同。因此作者非常清晰地釐清了兩者之間的分別。

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為誰撰寫了這些？他希望他的著作被分發，那麼任何渴望了解他著作的人都會接近高級偉大奉獻者，藉由他的聯誼，人便會努力變得有資格。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知道，世界上許多人都會逐漸有資格閱讀和明白其中的靈性結論真理，因此他這樣寫。

有些人說世界上沒有人有資格覺悟主采坦亞的這些真理，他們也斷言試圖去明白的人是濫情派(sahajiya)<sup>39</sup>。引用這個邏輯，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必定也是濫情派，因為《永恆的采坦亞經》的這些說話是他們的說話。請不要接受這樣的邏輯。

事實上，任何人在純粹偉大奉獻者的聯誼之中閱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和《聖典博伽瓦譚》，唸誦高茹阿-尼提安南達·帕佈的聖名，肯定會變得有資格。我們全都是瑪哈帕佈的受恩者，因為我們放棄了其他所有的傳系，托庇於祂的師徒承傳。

那些已托庇於采坦亞·瑪哈帕佈或祂同遊的蓮花足的人，有一天肯定會有資格。不要感到絕望。我處處都看見希望之光。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會向你們施恩。

註二十九.「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教導聖茹帕·哥斯瓦米各種真理的最終極限，包括主奎師那真理、奉愛服務真理，還有以聖茹阿妲和奎師那之間的愛侶之愛為依歸的超然情感真理。」(《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9.115)

註三十.「賜予超然知識(divya-jnana)及根絕罪行、罪惡種子(papa-bija)和愚昧(avidya)的那種宗教使命，絕對真理的博學權威稱之為婆羅門啟迪(第二次啟迪)。」(《Hari-bhakti-vilasa》)

「超然知識是蘊含於曼陀之內的超然知識，這曼陀揭示至尊主的形象和身分(bhagavat-svarupa)，以及修習者微靈(sadhaka-jiva)與主獨特關係的知識。」(《Bhakti-sandarbha》，Anuccheda 283)

註三十一. 初階奉獻者(kanistha-adhikari)是奉愛生命的初階奉獻者，中階奉獻者(madhyama-adhikari)是中階的奉獻者，高階奉獻者(uttama-adhikari)是頂尖的奉獻者。

《聖典博伽瓦譚》(11.2.47)描述了初階奉獻者的徵兆：「懷著信心崇拜主的神像，卻不服務主的奉獻者和其他生物體的人，就是物質主義奉獻者。」

《聖典博伽瓦譚》(11.2.46)描述了中階奉獻者的徵兆：「愛至尊主，友待奉獻者，憐憫那些對奉愛愚昧無知的人，漠視那些敵視主或祂奉獻者的人，便視之為中階奉獻者。」

《聖典博伽瓦譚》(11.2.45)描述了高階奉獻者的徵兆：「在眾生之中看到眾靈之靈—主奎師那祭鐸，又看到眾生都在主奎師那之中的人，就是高階奉獻者。」

註三十二. 「應該在心意上榮耀唸誦主奎師那聖名的奉獻者，應該謙遜地頂拜接受了靈性啟迪及從事神像崇拜的奉獻者，也應該與在堅守正道的奉愛服務方面高人一等，心中又全無批評他人的傾向之純粹奉獻者聯誼，並滿懷信心地服務他。」(《訓誨的甘露(Sri Upadesamrta)》，詩節五)

註三十三. 「有數百萬個宇宙。當幸運的靈魂徘徊於這些宇宙時，在他各種各樣的誕生之中與主采坦亞的追隨者聯誼，然後藉由他們的恩慈，他在今生領受到非常高階奉獻者的聯誼。」(《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9.115)

註三十四. 雖然阿哈亞是聖人哥塔瑪的妻子，卻與因鐸有些曖昧。但她只愛主茹阿瑪祭鐸，並獲祂解救。

註三十五. 根據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的《聖典博伽瓦譚》評注，即使是還沒有結婚的牧牛姑娘，雖然知道她們最後也會嫁給其他牧牛童，卻依然視奎師那為她們的摯愛。她們也參加奎師那的娜莎之舞。

註三十六. 「烏達瓦欣賞牧牛姑娘的崇高地位，希望倒在地上，把她們的足下塵土放在他頭上。他卻不敢請求牧牛姑娘賜予她們的足下塵土；她們也許不會答應。因此，為了在牧牛姑娘不知情的情況下，把她們的足下塵土塗在他頭上，他只想在溫達文之地成為一束微不足道的小草或藥草。」(《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第四十六章)

註三十七. 「極為高妙的狂喜極樂分成兩類—相聚和分離。相聚稱為 madana 而分離稱為 mohana。」(《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3.58)

「在相聚層面上，有接吻和眾多其他徵兆，無窮無盡。分離階段有兩部分—變化不定 (udghurna) 和各式各樣情感豐富的胡言亂語 (citra-jalpa)。」(《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3.59)

「在至高超然狂喜之中，面對迷惑者時，會有種被迷住的感覺。當迷惑者和入迷者分離時，便產生迷惑。因分離而極為迷惑時，便會目瞪口呆，那時候，所有超然狂喜的身體徵兆都會展現。這些徵兆展現時，便顯得不可思議地瘋狂。這稱為超然瘋狂。在這種狀態會有虛擬的交談，體驗到瘋子那樣的情感。」(《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87 的要旨)

註三十八. 「雖然茹阿妲和奎師那之間的情感交流是展現的，快樂的，延展的及無盡的，但只有巴佳少女和她們的追隨者才能明白。」(《哥文達逍遙讚 (Govinda-lilamṛta)》10.17)。茹阿妲茹妮的個人同遊稱為女朋友，她的親密助手稱為曼佳麗。由於她們不渴望親自與奎師那結交或享受祂，因此極難表達她們與奎師那的交往。相反，她們隨時恭候幫助茹阿妲茹妮與奎師那聯誼。她們對奎師那和茹阿妲茹妮的情感非常純粹，以致當茹阿妲和奎師那在一起時，她們便稱心滿意。她們的超然樂趣其實在於看見茹阿妲和奎師那相聚一起。茹阿妲茹妮的實際形象就像環繞奎師那之樹的蔓藤一樣，而巴佳少女，即茹阿妲茹妮的同遊，就像那棵蔓藤的葉子和花朵一樣。當蔓藤纏繞樹木時，那棵蔓藤的葉子和花朵都自動纏繞它。

《哥文達逍遙讚》(10.16) 確認，茹阿妲茹妮是奎師那喜樂能量的擴展，她比作蔓藤，她的同遊，即巴佳少女，則比作那棵蔓藤的花朵和葉子。當茹阿妲茹妮和奎師那祂們自己享樂時，巴佳少女會更回味那種快

樂，勝過她們自己若與奎師那見面。雖然茹阿妲茹妮的同遊毫不期盼奎師那親自關注，但茹阿妲茹妮非常滿意她們，因此她安排奎師那和巴佳少女之間的個別相會。茹阿妲茹妮真的以眾多超然妙計努力結合或聚合她的同遊與奎師那，這些相會比起她自己與祂見面，令她更加快樂。當奎師那看到茹阿妲茹妮和她的同遊都因祂的聯誼而高興時，祂更加滿足。（《主采坦亞的教導》第三十一章）

註三十九. 濫情派是認為奉愛高階垂手可得，因此有時模仿與那些境界有關的外在靈性狂喜徵兆的人。

## 沒有這，世界一無是處

vancha kalpa tarubhyas ca  
krpa sindhubhya eva ca  
patitanam pavanebhyo  
vaisnavebhyo namo namah

偉大奉獻者就像可以賜予一切的如願樹，甚至是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他們也可以賜予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那極為罕有的服務。讓我們永不批評任何偉大奉獻者；讓我們恆常努力尊敬他們所有人。那麼我們便會覺悟這個主題的所有真理。

### 以典範師的禱文祈禱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hari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那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德薇之子的主，超然地位於你內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芒，祂以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以前不曾有化身賜予過的：奉愛服務最崇高輝煌的甜美情感，即愛侶之愛的甜美情感。

我解釋過這個詩節的概義，我現在要討論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傳授給我們的一些特別事情。

我們聽過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精采解釋，他是在茹帕·哥斯瓦米、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的傳系，其中他清楚解釋了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那個詩節的深義。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在他其他的孟加拉詩節(payaras)，傳授這個詩節的意思，我們會借助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在《永恆的采坦亞經》的闡釋來解釋他的心緒。



purna bhagavan krsna vrajendra-kumara  
goloke vrajera saha nitya vihar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5)

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解釋是什麼？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5：

正文：主奎師那，即巴佳王之子，是至尊主。祂在祂的永恆居所，即包括巴佳聖地的哥樓卡，永恆享受超然的逍遙時光。

要旨：前一章確立了奎師那，即巴佳王(Vrajendra)之子，是齊備六種富裕的至尊人格首神。祂在祂那稱為哥樓卡的星球，永恆享受超然多姿多彩的富裕。主在靈性星球奎師那樓卡(Krsna-loka)的永恆逍遙時光，稱為不展現的逍遙時光(aprakata)，因為祂們超越於受條件限制靈魂的視域之外。主奎師那恆常無處不在，但當祂不呈現在我們眼前時，便稱為不展現的。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正在闡明，聖茹帕·哥斯瓦米所寫的，這個始於 anarpita-carim cirat 的詩節之要旨。他為什麼在這裡引用這個詩節？他忖度：「主奎師那也許不會聽我的禱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也許都不會傾聽，但祂們無法避而不聽聖茹帕·哥斯瓦米的禱告。」

讓我們培養恆常都在偉大奉獻者指導下的那種心緒。試圖成為至尊，想著：「我是控制者，我控制著一切。」這對我們毫無益處。我們反而應該想：「我是僕人。我是你僕人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我是最後那位僕人的足下塵土。」這是謙遜。茹帕傳系的奉獻者都這樣想。

我們向主奎師那和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誦讀眾多禱文，但祂們或會忽略我們的禱告。祂們也許不會認真對待。

sad-anga saranagati hoibe jahara  
tahara prarthana sune sri-nanda-kumara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皈依》)

任何人以這稱為皈依(saranagati)的六重修習，托庇於南達爸爸的年輕兒子—主奎師那，祂便傾聽他的禱告。

那些在主奎師那的蓮花足臻達六種完全皈依的人，祂傾聽他們的禱告。皈依是通往奉愛的門、窗或入口。唯有在我們心裡具備這六種品質之時，我們才可以進入。

anukulyasya sankalpah pratikulya vivarjanam  
raksisyatiti visvaso goptrtwe varanam tatha  
atma-niksepa karpanye sad-vidha saranagatih

(《Hari-bhakti-vilasa》11.676)

純粹的奉獻者具備六種自我皈依的徵兆：(1) anukulyasya sankalpah(僅只接受對純愛奉愛有利的)；(2) pratikulya vivarjana(拒絕一切對純粹愛奉愛不利的)；(3) raksisyatiti visvasa(堅信奎師那是唯一的保護者，知道沒有其他活動能提供保護)；(4) goptrtve varana(奎師那是唯一的監護人和維繫者，對此堅信不疑)；(5) atmaniksepa(把自我完全獻給主，除了奎師那的欲望之外，感到無法獨力做任何事)；以及(6) karpanya(謙卑，感到微不足道和極為低墮)。具備這所有態度稱為自我皈依(saranapatti)。

我們若想服務主奎師那，首先我們應該把自己完全獻於祂的蓮花足，我們做到這點時，便會有些徵兆。只是空談是不會成功的。那些徵兆是什麼？

Anukulyasya sankalpah：我們只會採納有利於奎師那的服務和活動。

Pratikulya vivarjana：我們應該立即放棄所有不利於服務奎師那的，不管那是聯誼、食物、團體或罪惡活動的形式。

Raksisyatiti visvasa：我們會信心十足，確信主奎師那恆常保護著我們，祂也是唯一的保護者。我們不是保護者，金錢也不能保護我

們。這全世界沒有科學家，沒有醫生，沒有一個人，沒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只有奎師那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若正在努力專注於靈修，同時又渴望：「奎師那啊，救救我。我不名一文，幫助我，幫助我！」或「我那麼無助，又飽受煎熬。」即是說我們對奎師那沒有所需的信心，我們也無法真正履行靈性專注。我們無法解決的問題種類繁多，因此我們應該有堅定信心，確信奎師那是我們唯一的保護者，祂肯定會拯救我們。

為什麼要擔心？我們僅是需要服務主奎師那。問題會出現，奎師那也會解決它們，若祂沒有，也無礙。在那種情況下，便會說祂不太仁慈。所有人都會誹謗祂，說：「現在祂放棄了祂的仁慈本性，變得十分狠心。」事實上，祂無法放棄祂保護偉大奉獻者的那種資格。

奎師那保護了安巴瑞薩和帕爾拉達大君。祂保護每一個人，在母親腹中或任何別的地方，因此我們可以不用怕。其實根本沒有問題。若奉愛出現問題，奎師那會立刻安排一切去解決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害怕？我們可以想：「如果我勢孤力弱，全世界都反對我，我也不在意。」讓我們這麼堅定；否則我們怎能在奎師那知覺之中進步？

我們不需忖度：「如果我只是履行奉愛，其他一切撒手不管，眾多問題便會接踵而至。我的大社群或許會摒棄我，因為每個人都會不悅和反對我，我將必須遷離我的房子。我要怎麼辦？」若我們想履行奉愛，我們必須像帕爾拉達大君和哈瑞達薩·塔庫爾那樣。

回教國王禁止哈瑞達薩·塔庫爾唸誦哈瑞 奎師那，又命令他改為唸誦「阿拉(Allah)，阿拉，阿拉。扣達(Khoda)，扣達，扣達。」但聖哈瑞達薩·塔庫爾一口拒絕。他對他們說：「如果奎師那、茹阿瑪、阿拉和胡達都一樣，那麼你們為什麼在擾民？你們為什麼試圖強迫他們成為回教徒？為什麼只唸誦扣達和阿拉？如果奎師那和茹阿瑪是阿拉和扣達，那麼唸誦奎師那又有什麼害處？」

他們回答：「我們會把你碎屍萬段，把你的身體餵狗。」

「我不怕，」哈瑞達薩回答，他開始在大街上高聲唸誦：「哈瑞奎師那」。回教徒試圖殺死他，但卻不能。哈瑞達薩意志堅定：「即使某人把我碎屍萬段，我也不會放棄唸誦奎師那的聖名。」

若我們在我們的奎師那知覺變得這樣勇敢堅強，主奎師那便會立刻前來；祂又或者會派祂的蘇達爾珊神碟(Sudarsana-cakra)；祂或者可以遣派嘎努達、哈努曼，又或者祂自己會以尼主星哈的形象來保護我們。我們為什麼害怕？根本不需要害怕。

在奉愛的第一個階段，問題叢生。讓我們像哈努曼跨越海洋一樣，努力跳過去。他唸誦：「凱旋歸於主茹阿瑪(Jaya Sri Rama)，」縱身跳過大海，前往蘭卡。讓我們就像這樣。現在，此時此刻，讓我們摒棄惦記著問題，要有信心，知道奎師那恆常都是我們的保護者。

Goptrtve varanam tatha：奎師那是我們唯一的守護者和維繫者。因此我們應該皈依我們的整個自我—身體、心意、靈魂和我們擁有的一切—想著：「我不會做任何奎師那不喜歡的事情。我把一切都皈依在祂的蓮花足。」這就是皈依。我們若這樣皈依，那麼奉愛國度之門便會開啟，我們便會輕易進入。這是首要的。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解釋：

purna bhagavan krsna vrajendra-kumara  
goloke vrajera saha nitya vihar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5)

主奎師那，即巴佳王之子，是至尊主。祂在祂的永恆居所—包括巴佳聖地的哥樓卡，永恆享受超然的逍遙時光。

至尊人格首神是主奎師那。祂恆常與牛兒(go)、牧牛童(gopas)、牧牛姑娘和溫達文—即巴佳—的所有生物，在溫達文嬉戲。祂在那裡的牧牛姑娘社群裡尤其快樂。

無憂星區域的上半部稱為奎師那星(Krsnaloka)，下半部則稱為靈性天空無憂星。茹阿瑪、尼星哈和拿茹央那等等奎師那的所有化身和展現，都住在靈性天空無憂星。無憂星有不同的區域，祂們在每方面都是無窮無盡的。

奎師那的嘴巴非常小巧，就像嬰兒一樣，但雅淑姐媽媽在裡面看到所有世界，包括哥樓卡·溫達文。即使溫達文的一顆塵粒也是無限的。藉由奎師那的意願，溫達文可以顯得極小或極大，因為在溫達文，每顆塵粒都是巴拉兌瓦·帕佈本人；因此溫達文的每顆塵粒都有這種能量。

奎師那星，即哥樓卡，分成三部分。三者合一稱為哥樓卡，邊界也稱為哥樓卡。第一部分，即底部，稱為杜瓦茹卡；中間部分稱為瑪圖茹；上部則稱為巴佳，即溫達文和哥庫拉。一方面祂們全都一樣，但每部分都有些獨特之處。

溫達文有十二個森林和十二個小森林。第一個是哥庫拉，奎師那的嬰兒逍遙(balya-lila)在那裡上演；奎師那的童年(pauganda)和少年逍遙(kisora-lila)在溫達文上演。

溫達文連綿三十二平方里。實際上，從雅沐娜到哥瓦爾丹山、南達村和瓦薩拿，全都在較偉大的溫達文，這區域比哥庫拉更勝一籌。在溫達文，哥瓦爾丹至高無上；而在哥瓦爾丹，以茹阿姐湖和夏瑪湖最超卓。

奎師那星為什麼分成三部份？那是根據各類奉獻者的純愛階段劃分的。在杜瓦茹卡，人們具有奎師那是至尊主，至尊人格首神的富裕知識。在瑪圖茹，對主的富裕意識較低，因此敬畏和尊敬較少，在溫達文則更少。另一方面，純粹愛意在溫達文的發展更成熟，在瑪圖茹較遜，在杜瓦茹卡更少。

在哥樓卡那個同樣稱為哥樓卡的外圍地區，奉獻者都知道奎師那的神格。在那裡，聖茹阿姐和奎師那是以婚姻戀的情感生活。主奎師那作為神本人長駐那裡，祂在那裡甚至比拿茹央那更富裕。在哥樓卡，祂既不是南達爸爸和雅淑姐媽媽的兒子，也不是瓦蘇兌瓦和兌瓦葵的兒子。祂像個丈夫，卻沒有婚禮。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也在那裡，但她像幸運女神拉釋米一樣，恆常頂拜祂的蓮花足。

在杜瓦茹卡，這種富裕和敬畏的心緒有點受到覆蓋。在那裡，奎師那成為杜瓦茹卡居民的朋友和所有王后的丈夫，祂的婚禮安排在那

裡進行。有時薩提亞巴瑪生悶氣，至尊人格首神奎師那則試圖平息她的憤怒。祂也許會對她說：「我錯了。」在哥樓卡，主奎師那所展現的這種人性阿史奉承永不會發生。

在瑪圖茹，這種敬畏情感甚至更受覆蓋。然而，奎師那在祂顯現時展現四臂形象，當時瓦蘇兌瓦和兌瓦葵向祂祈求：「你是神本人。我們記得我們前幾生曾經取悅過你，於是領受到賜福，你會成為我們的兒子。因此現在你顯現在這裡。」他們看見祂拿著響螺、神碟、棒槌和蓮花。祂正值青春期，頭髮鬢曲，又有很多考斯圖巴(kaustubha)寶石那樣的金飾。然後，當他們向祂祈禱時，祂呈現祂那兩臂嬰兒的形象，他們便非常擔心要怎樣保護祂。若瓦蘇兌瓦知道主奎師那是至尊主本人—祂能保護每個人，祂又能在瞬間殺死康薩—他又怎會帶祂到哥庫拉？事實上，他當時忘了奎師那的神格。一方面既知道主奎師那的富裕，但另一方面又有人形關係的甜美。在杜瓦茹卡，對奎師那的敬畏之情，遠超於與祂那甜美人形關係的體驗。

在巴佳，沒有人知道奎師那是神。在那裡，年長的牧牛姑娘對祂說：「你能把你父親的鞋子拿來嗎？」當時奎師那兩歲，幾乎身無寸縷，然後祂興高采烈地走過去，就像跳舞一樣。祂把祂父親的鞋子放在祂頭上，仍是跳著舞地來到牧牛姑娘那裡。熱切於看見奎師那品嚐甜奶球的強烈渴望，牧牛姑娘告訴祂，祂若唱歌跳舞，她們便會給祂一個甜奶球。然後，以非常渴望的眼神望著她們，像跳舞那樣展開雙臂，主奎師那動聽地高歌。牧牛姑娘便對祂說：「好極了，」並給祂一個甜奶球。

在溫達文，甜美情感(人形關係的甜美)完全蓋過了奎師那的神格。在甜美情感之中，不管有沒有展現富裕，溫達文居民都認為奎師那是他們在塵世的兄弟、朋友或摯愛。

奎師那僅是七歲便舉起了哥瓦爾丹山。祂既不是巨人，又不是四臂。祂面露微笑，吹奏著祂的笛子，與所有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在那裡說笑。牧牛郎和其他猶如奎師那父母的長者都說，南達爸爸肯定履行了苦行來取悅拿茹央那，因此拿茹央那現在進入了奎師那的身體，舉住哥瓦爾丹山。

牧牛姑娘又怎樣？她們注視著哥瓦爾丹，對他說：「哥瓦爾丹啊，留在原地。不要讓奎師那感到沉重，否則我們會詛咒你。」她們以為哥瓦爾丹是因為她們強硬的措詞而留在上方。

至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恆常都在奎師那左邊。我們傳系的典範師都論定，由於奎師那用祂左手的小指尖舉住哥瓦爾丹，因此其實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舉起了哥瓦爾丹，她是奎師那的全部能量或力量。富裕至尊地展現在溫達文，但眾多甜美之情把它重重覆蓋，以致根本察覺不到。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解釋，奎師那恆常都在哥樓卡嬉戲，卻不在杜瓦茹卡、瑪圖茹或哥樓卡的外圍地區。與祂眾多的同遊一起，祂在哥樓卡·溫達文、哥庫拉、茹阿妲湖等等地方上演祂樂不可支的逍遙時光。

所有情感都存在於溫達文：

purna bhagavan krsna vrajendra-kumara  
goloke vrajera saha nitya vihar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5)

主奎師那，即巴佳王之子，是至尊主。祂在祂的永恆居所—包括巴佳聖地的哥樓卡，永恆享受超然的逍遙時光。

在印度，一個名為茹阿妲納的濫情派，為《永恆的采坦亞經》寫了一個冗長的評注，說巴佳沒有非婚戀的情感。但他的論點並不成立。若某種情感在原居地沒有種子，那麼它怎能展現在這個世界？<sup>40</sup>

非婚戀和其他所有的情感都存在於溫達文。主奎師那和祂的同遊懷著這些情感降臨到每個宇宙的包瑪·溫達文(即展現在這個物質世界的溫達文)。包瑪·溫達文和哥樓卡·溫達文實際上一模一樣，但卻有點差別。這個世界的凡夫俗子既看不到，也覺悟不到奎師那恆常都在包瑪·溫達文嬉戲，但任何人若發展出完美純愛，他便可以去哥樓卡·溫達文，他在那裡恆常都會看見奎師那在嬉戲。

認為哥樓卡·溫達文沒有非婚戀，奎師那沒有誕生，以及奎師那恆常都處於青春少年的形象，這些想法都不正確。聖巴提維諾德·塔

庫爾評注過(《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5)這個詩節，其中，他解釋，奎師那永恆地在哥庫拉·溫達文嬉戲，在布茹阿瑪的一天裡，祂從那裡下凡一次，來到方圓三十二平方公里的包瑪·溫達文之地。

主奎師那與祂的五類同遊—中性、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情懷，在哥樓卡·溫達文永恆地上演逍遙時光。當祂來到這個世界時，祂帶同巴佳之地的所有居民，包括永遠解脫的孔雀和其他所有的鳥兒、牛兒、朋友、父母和摯愛等等同遊、雅沐娜河和哥瓦爾丹山。祂住在巴佳，直至十歲，然後祂前往瑪圖茹，之後是杜瓦茹卡。時至今天，祂仍然與祂的所有同遊在溫達文上演逍遙時光。

若我們沒有奉愛，我們便看不見此情此景。普通的奉愛將不足以揭示這些逍遙時光。當我們到達靈性情感階段時，我們不時會感受到這點—否則不然。主奎師那來這個世界恩澤眾生，對那些正在履行靈修的人以及那些沒有靈修的人，對那些已經成熟至靈性情感的人以及那些臻達純粹愛意的人。祂為了提升他們所有人而下凡。

主奎師那在布茹阿瑪的每一天來一次；僅只一次。當祂的逍遙時光完結時，祂便與祂所有的巴佳同遊一起隱跡。在祂隱跡之後，當祂在哥樓卡·溫達文時，祂想：

cira-kala nahi kari prema-bhakti dana  
bhakti vina jagatera nahi avasthana

請誦讀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譯文，然後要旨。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14：

正文：長久以來，我都沒有向普世眾生賜予對我的純粹愛心服務。沒有這樣的愛心依附，物質世界的存在便一無是處。

要旨：主甚少賞賜純粹的超然愛意，但沒有這種對神的純粹愛意，沒有擺脫果報活動和經驗主義的思辨推敲，生命就無法達到完美。



《永恆的采坦亞經》通篇都是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要旨。但我們甚少有機會聽到他那些言詞的清楚解釋。我們自己若無法正確解釋這點，即是說我們對這主題沒有真正的興趣。為了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使命發展出純粹的興趣，我們必須努力與那些對這些命題極感興趣，以及那些對世俗命題毫無興趣的偉大奉獻者聯誼。

我們不曾帶著俗世財產來這個世界，當我們離開這個身體時，我們將必須放棄我們累積得來的一切。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擔心物質舒適和豐盛？

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來這個世界的目的，與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相同—為了賜予主本人之前來賜予的那種純粹愛意—但只有絕無僅有的人覺悟到這點。為了給世界一個平台來了解那種純粹愛意，聖斯瓦米·瑪哈茹傑以往一直在砍伐假象宗和其他虛假哲學的叢林，奉獻者也加入他的這項工作。然而，我們不應該想：「砍伐叢林是這個世界最高的服務；他正是為此而來。」

為了建造一座大樓或住在那裡，我們在某個特定地點砍伐叢林。在這個比喻裡，那項建設是建立純粹奉愛。我們不應該數以百萬世都只是繼續砍伐叢林。到處固然都有叢林，但我們窮一生來砍伐叢林卻無濟於事。在這裡，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正在教導世界：bhakti vina jagatera nahi avasthana。他在要旨裡寫了什麼？

奉獻者誦讀：

要旨：沒有這樣的愛心依附，物質世界的存在便毫無用處。

那是毫無用處的。人的心緒若不是要在奉獻者心內建設奉愛，只是砍伐叢林也無補於事。建設奉愛是必要的因素。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不是為了我們的安逸而作出多項物質建設。我們的哥斯瓦米和典範師都非常有力量，也砍伐了叢林，但我們不是那麼有力量。若我們只是專注於努力砍伐濫情派、假象宗和感官享樂者的叢林—即使是以「造就奉獻者」為名—我們都會受到那同一種污染所影響。

這裡有個一目了然的例子。某人有次看見一個人在一條極大的河的急流裡遇溺，雖然他本身不懂游泳，卻立刻跳進河裡救那個遇溺者。遇溺者便緊緊抓住他，兩人都淹死了。

因此，我們首先應該懂得游泳；我們應該懂得自救之術，然後才可以拯救他人。我們應該從岸邊投擲一條繩子。遇溺者便會抓住繩子，我們便能夠拯救他。只有我們懂得游泳，我們才可以跳進去，否則我們也會死。

這一切奉愛結論都非常強大，但我們若不是純粹奉獻者，卻試圖使他人成為奉獻者，我們便會在物質情感和活動之洋遇溺。讓我們先變得有資格，修習聆聽有關奎師那的事情、唸誦祂的聖名、憶念祂等等，藉此在我們心裡發展奉愛。那麼我們才可以拯救他人。

當奎師那在祂的居所時，祂在想：「長久以來，我都不曾分發巴佳居民的朋友、父母和愛侶情懷之情。當我上一次以高認格的形象——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莎慈之子——來臨時，我賜予了這種愛。此去經年，因此我應該再次賜予。沒有純愛奉愛，世界就會毀滅。」

奎師那繼續：

sakala jagate more kare vidhi-bhakti  
vidhi-bhaktye vraja-bhava paite nahi sakti

是什麼意思？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15)：

世界各地的人都依照經典訓示崇拜我。但僅只遵循這樣的規範守則，卻無法獲得巴佳之地奉獻者的愛心情感。

純粹的規範奉愛和不純粹的規範奉愛之間各有分別。我們現在所做的，也許不是純粹的規範奉愛。只是為了取悅奎師那而履行的聆聽和唸誦等等，實際上才是規範奉愛。我們若僅是專注於賺錢，我們便不是在修習奉愛。規範奉愛的純粹修習者萬中無一。我們若撫心自問，我們便能看到，我們正為了我們自己的得益和名聲履行活動，例

如買汽車等等。這不是純粹奉愛；它甚至不是純粹的規範奉愛。我們應該先努力遵循規範奉愛。

與此同時，奎師那在這裡說：「即使是真正的規範奉愛都不能令我滿意。」

純粹奉愛是什麼？就是以僕人、朋友<sup>41</sup>、父母和愛侶情感服務奎師那，就像巴佳居民服務祂那樣。與能夠教導我們奎師那真正心緒的人聯誼，實在非常罕有，那怕是在包瑪·溫達文。那裡有眾多所謂的學者會欺騙你，又有很多烏龜和猴子會騷擾你。

努力在非常優美有力的聯誼之中覺悟這全部詩節。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主奎師那和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正親自看著我們；祂們非常快樂。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正在說：「我想給你這個，因此我激勵著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把它賜給你。」

註四十。「Janmady asya yato 'nvayad itaratas carthesv abhijnah svarat —我冥想主奎師那，因為祂是絕對真理和各個展現宇宙的創造、維繫和毀滅的原始萬原之原。祂是所有展現的直接和間接的意識知覺，祂也是獨立的，因為除了祂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原因。」（《聖典博伽瓦譚》1.1.1）

註四十一. 溫達文的僕人情懷不是純粹的僕人情懷，因為它恆常都夾雜了朋友和父母情懷。

## 主采坦亞作為完美奉獻者

vande 'ham sri-guroh sri-yuta-pada-kamalam sri-gurun vaisnavams ca  
sri-rupam sagratam saha-gana-raghunathanvitams tam sa-jivam  
sadvaitam savadhutam parijana-sahitam krsna-caitanya devam  
sri-radha-krsna-padan saha-gana lalita-sri-visakhanvitams ca

這一個詩節對師尊、對訓示靈性導師、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的同遊、對聖茹阿妲-主奎師那以及祂們的同遊奉上頂拜。當我們匆匆忙忙，沒有時間對每個堪受崇拜的人物誦讀頂拜曼陀(pranama-mantra)時，我們可以唸誦這段禱文，因為它涵蓋每一位。

另有一段極短的敬拜禱文比這個更短，它也相當重要，每天都要誦讀—尤其是我們沒有太多時間之時：

gurave gauracandraya  
radhikayaya tad-alayaya  
krsnaya krsna bhaktaya  
tad-bhaktaya namo namah

我頂拜聖師尊、主高茹阿黎鐸、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她的同遊，主奎師那和祂的奉獻者，以及所有偉大奉獻者。

### 奎師那保護祂的奉獻者

為了教導我們怎樣獲得對主和祂同遊的純粹奉愛，《聖典博伽瓦譚》敘述帕爾拉達大君及他的惡魔父親—黑冉亞卡斯普(Hiranyakasipu)一的故事。黑冉亞卡斯普對他的爪牙說：「到處搜尋，如果你發覺一個人以任何方式順應奎師那、維施努或哈瑞，立刻搶劫他，燒掉他的家，然後殺死他或把他逐出我的王國。又因為母牛提供祭祀用的牛奶、黃油和酥油，使奎師那快樂，因此也殺死它們。芒果、香蕉和其他水果都用於服務維施努，因此砍下所有果樹。事實上，如果你看見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與哈瑞、維施努、奎師那或茹阿瑪有任何關係，你應該立刻毀滅它。」

黑冉亞卡斯普以為他能殺死奎師那和祂的奉獻者，但他和他的邪惡同黨反而被殺。康薩頒佈了類似的命令，因此他派了阿格魔(Aghasura)、巴卡魔(Bakasura)、普妲娜(Putana)和其他惡魔前往巴佳。然而，結果事與願違，因為他們全都被殲滅。

當人渴望愛和服務奎師那時，眾多麻煩和難題便會圍攻他或她。但沒有什麼需要擔心，因為我們從歷史上看見，奎師那恆常都保護祂的奉獻者，到目前為止，祂的心緒都沒有改變。祂無緣地仁慈。若我們對我們的奎師那知覺非常誠懇，祂肯定會拯救我們。麻煩或會接踵而來，但它們只是暫時性的；讓我們處之泰然，不為所擾。

透過皈依(saranagati)，我們修習時便能保持嚴謹堅強。若我們像帕爾拉達、杜茹瓦、哈瑞達薩·塔庫爾和悉妲-德薇那樣皈依，奎師那肯定會保護我們。我們也可以像阿庫茹那樣聰明，他假裝成康薩的其中一個僕人而騙了他。那也不錯。然而，他隱瞞了他是奎師那那伙人的其中之一的這個身分，因此他的皈依程度不及那些無懼地直接服務主奎師那，一切行動結果都仰賴於祂的人。

我們若皈依，忍受一切困難，主奎師那會說：「噢，他為了我歷盡痛苦，飽受煎熬。」祂的心便會融化，祂會立刻賜予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我們若看見誠懇的奉獻者經歷一些痛苦，讓我們裡裡外外都努力幫助他。讓我們不要錯過幫助這種奉獻者解決任何奇難雜症的機會。

### 不僅以規範原則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以名為 payaras 的孟加拉詩節，解釋這個始自 anarpita-carim cirat 的詩節。如前所述，這樣的其中一個孟加拉詩節如下所示：

sakala jagate more kare vidhi-bhakti  
vidhi-bhaktye vraja-bhava paite nahi sakti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15)

世界各地的人都依照經典訓示崇拜我。但只是遵循這樣的規範原則，無法獲得巴佳之地奉獻者的愛心情感。

從祂的包瑪·溫達文逍遙時光隱跡之後，主奎師那認為這個世界的人，大致上與祂既沒有關係，又不相信祂。Dharmena hina pasubhih samanah—他們似是豬、狗和驢等等最低下的動物，雖然受盡莫大的痛苦，但仍然依附於他們的痛苦之原。雖然公驢被母驢的後腿一再踢擊，它卻為了滿足它的性欲，繼續亦步亦趨。在雨季，飛蛾想品嚐火而撲向火焰，因此它立刻被燒死。我們也是這樣。

男、女兩者形象的無神論者不認識神或奎師那，他們與祂毫無關係。他們的方針是：「吃、喝而歡樂。」豪飲之後，這樣的人也許會倒在溝渠旁邊的小巷。狗來舐他的嘴，但他酩酊大醉，以致他以為：「噢，我是全世界的國王。」他不了解他的慘況。雖然他是瘋的，他卻以為其他人都是瘋的。

在这一切無神論者之中，崇拜杜伽、卡利、嘎呢薩等等半神的人實在罕有。更罕有的是拿茹央那的奉獻者，而在數以百萬計的拿茹央那奉獻者之中，奎師那的奉獻者眾裡難尋。在奎師那的奉獻者之中，那些恰當地履行規範奉愛的人萬中無一，而在他們之中，那些對自發愛意心緒感興趣的，有點強烈渴望在巴佳服務奎師那的人絕無僅有。

因此奎師那在這裡說：「vidhi-bhaktya vraja-bhava paite nahi sakti—只是遵循這樣的規範守則，無法獲得巴佳之地奉獻者的愛心情感。」

規範奉愛是什麼？那是聆聽至尊主的事情(sravanam)、歌頌祂的聖名、聲望等等(kirtanam)、憶念祂(visnusmaranam)、服務祂的蓮花足(pada-sevanam)、崇拜祂(arcanam)、奉上禱文(vandanam)、為主作僕(dasyam)、與主為友(sakyam)、把一切皈依給主(atma-nivedanam)。即使恰當地履行這規範奉愛，即使我們有個像拿茹達一樣非常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他是杜茹瓦和帕爾拉達的靈性導師，但這種規範奉愛決不會引領我們臻達巴佳的靈性情感。

aisvarya-jnanete saba jagat misrita  
aisvarya-sithila-preme nahi mora prit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16)

若全世界的人口都在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的指導下，真正地履行規範奉愛，仍然都只會得到 maryada-mayi-bhakti，這種服務混雜了敬畏和尊敬，懷著拿茹央那是萬物控制者，也是至尊主本人的這種知識。這樣的人絕不會得以在溫達文服務。

Aisvarya-jnanete saba jagat misrita：在那些正在修習規範奉愛的人之中，只有百分之一，半個百分比或萬分之一的人會對巴佳情感發展出一點強烈渴望。它就是那麼罕有。

主奎師那說：「對那些修習純粹規範奉愛的人，我只賜予他們服務拿茹央那，即無憂星之王。即使他們每天都像哈瑞達薩·塔庫爾那樣唸誦三十萬遍聖名，即使他們經常都在聆聽《宇宙古史》、《奧義書》和《終極韋陀》，即使他們正在修習奉愛，就像帕爾拉達大君那樣，我只賜予他們進入無憂星。」

aisvarya-jnane vidhi-bhajana kariya  
vaikunthake jaya catur-vidha mukti pana  
sarsti, sarupya, ara samipya, salokya  
sayujya na laya bhakta jate brahma-aiky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17-18)

懷著敬畏和尊敬履行這樣的規範奉愛服務，便可以前往無憂星，獲得四種解脫——與主同樣富裕(sarsti)、與主有相同的身體特徵(sarupya)、作為主的同遊(samipya)以及與主住在同一星球(salokya)。然而，奉獻者決不接受與主合而為一(sayujya)，因為那是與梵合一。

他們在無憂星獲得四種解脫的其中之一——與主擁有相同的富裕、與主擁有相同的身體特徵、成為主的個人同遊，以及與主住在同一星球。他們拒絕第五種解脫，那就是融入奎師那的光芒而毀滅靈魂的意識知覺。

阿傑米拉與維施努的使者(Visnudutas)聯誼以後，他便修習規範奉愛：聆聽和唸誦拿茹央那的聖名，冥想祂的形象。那些像阿傑米拉那樣修習的奉獻者可以前往無憂星，但他們將不能在巴佳服務奎師那。

請閱讀要旨。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16：

知道我的富裕，全世界都滿懷敬畏和尊敬仰望我。但被這種尊敬削減的奉愛吸引不了我。

「全世界」是什麼意思？就此而論，它不是指惡魔、動物、半神人的崇拜者和其他各類非奉獻者。它僅指那些修習規範奉愛的人。請再讀這段一遍，連同要旨。

奉獻者誦讀：

正文：知道我的富裕，全世界都滿懷敬畏和尊敬仰望我。但被這種尊敬削減的奉愛吸引不了我。

要旨：在祂顯現之後，主奎師那認為祂之前沒有分發祂與祂奉獻者那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情懷的超然個人交流。從韋陀典籍可以了解至尊人格首神的學問，從而成為主的奉獻者，在經典描述的規範原則之中崇拜祂，但這樣不會知道巴佳之地的居民怎樣服務奎師那。只是履行經典提及的宗教儀式規範原則，無法明白主在溫達文的交流。遵循經典訓示可以更加欣賞主的榮耀，卻沒有機會加入與祂的個人交流。過度專注於了解主的崇高榮耀，便降低了加入與主的個人愛情韻事的機會。為了教導這種愛心交流的原則，主便決定顯現為主采坦亞。

奎師那的聖名(nama)和聖名擁有者(nami, 即奎師那本人)之間沒有差別。奎師那仁慈地顯現為超然聲音(sabda-brahma)。換言之，祂親自展現為祂那瑪丹-穆罕(Madana-mohana)和哥文達等等聖名。

聖名有兩種：主要的和次要的。佳幹納、布茹阿瑪、依斯瓦茹、超靈和阿拉是次要的聖名。奎師那、尼星哈、茹阿瑪和拿茹央那則是



主要的聖名。其中，最超卓的主要聖名是茹阿妲-納、茹阿妲-刊塔、瑪丹-穆罕、哥文達、茹阿薩-碧哈瑞(Rasa-bihari)和其他類似的聖名。

若某人因冒犯的惡果，以致仍有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即使他每天唸誦三十萬遍聖名，履行聆聽、唸誦等等九種奉愛支體，他也不會獲得巴佳的純粹愛意。他甚至不會獲得無憂星的純粹愛意或解脫。他只會獲得一些世俗富裕，例如名聲、名氣和金錢。他的唸誦若是聖名的影子(namabhasa，即唸誦的清除階段)，這可以賜他解脫。若履行規範奉愛而出現一丁點純粹愛意，那純粹愛意便會引領他到無憂星，而不是巴佳。

即使完美地履行規範奉愛，也不能控制主奎師那。祂只受制於巴佳的僕人情感、朋友情感、父母情感和愛侶情感。欠缺這其中一種靈性情感，即使歷盡數以百萬次布茹阿瑪的誕生，我們也不會到達巴佳，更何況是我們數以百萬次的誕生。在數以百萬次布茹阿瑪的誕生之後，我們與奎師那仍然會毫無關係。我們今生最大的幸運是我們有機會與巴佳奉愛連繫上。我們若失去了這機會，我們可以認為我們正喪失一切。

yuga-dharma pravartaimu nama-sankirtana  
cari bhava-bhakti diya nacamu bhuvan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19)

我會親自開創年代宗教—齊頌聖名，即集體唱頌聖名。我會令世界在狂喜極樂中起舞，覺悟到愛心奉愛服務的四種情感。

在這裡，主奎師那正在說：「我會開創年代宗教(年代的宗教程序)，我會賜予四種巴佳情感的奉愛—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我也會令全世界跳舞。」「全世界」意謂偉大奉獻者正在服務主奎師那的地方，在那裡，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形象的奎師那甚至會向野獸顯現。「全世界」表示那些來到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蓮花足的人。

**奎師那實踐祂所傳揚的**

主奎師那在這裡說：「我自己將必須先修習那種罕有的奉愛。」

apani karimu bhakta-bhava angikare

apani acari' bhakti sikhaimu sabare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20)

我會接受奉獻者的角色，我自己也會修習奉愛服務，以身作則。

當主奎師那說：「我會採納奉獻者的心緒，」祂是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然後祂說：「我會透過遵循偉大奉獻者的行為守則來教導他人，我也會展現偉大奉獻者的所有品質。否則，沒有人會領受到最佳的純粹愛意。」

以下故事說明一個重要原則。有位父親非常擔心他的兒子，他養成習慣進食一種名為古達(guda)的印度甜品，這令男孩全身爆滿潰瘡和疹子。他的父親告訴他，潰瘡是由於他吃了大量甜食所致的，但男孩卻不理會。最後，父親去他的師尊那裡，求他幫忙。「當我叫我的兒子停止吃甜品時，他毫不理會；但如果你叫他，他也許會聽你的。」

他的師尊說：「三天之後，帶同你的孩子再來吧。」

三天之後，父親和他的兒子一起回去，他的師尊訓示男孩說：「我的愛子啊，你不應該吃這些甜品；它們對你傷害極大。你明白嗎？」

「是的。」，男孩回答。

「請服從我。」

「是的。我會服從你，」男孩說，他也摒棄了他的惡習。

後來，男孩的父親去他師尊那裡，問：「為什麼你不能在第一天叫他停止？你為什麼要等三天？」

他回答：「那時候，我自己也在吃甜品，所以如果我叫他停止，我的說話不會有能量，他也不會聽我的話。」

讓我們自己修習奉愛瑜伽，變得真實無偽，然後才教導他人。那麼我們的說話便會有能量，我們的教導便會有效。我們也可以模仿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那樣的純粹奉獻者講述奎師那。然

而，人們是因為他的純粹而聆聽他，我們若不是在修習純粹奉愛，他們便不會聆聽。拿茹達若對某人說：「立刻控制你的心意；放棄你的所有世俗欲望。」那個人會馬上得到力量和能量遵循他的訓示。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強調了為要成功教導他人，自己要身體力行的重要性。祂說：「我是至尊人格首神，即奉愛瑜伽的享樂者(visaya)，但為了傳教，我必須成為被享樂者(asraya)<sup>42</sup>而遵循奉愛瑜伽的程序。」在這裡，奎師那正在說：

apane na kaile dharma sikhana na yaya  
ei ta' siddhanta gita-bhagavate gay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21)

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在他的譯文寫什麼？

奉獻者誦讀(《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21)：

除非自己修習奉愛服務，否則無法教導他人。《梵歌》和《博伽瓦譚》通篇其實都確認了這個結論。

我們若沒有在遵循，我們便沒有資格去教導另一個人。《博伽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清楚解釋了這點。

現在人們認為傳教輕而易舉，以及分發奎師那知覺比修習奎師那知覺更重要。然而，若不認識經典，或是所傳揚或教導的學問的入門基礎，那麼便不會有效果。透過派書可以募集金錢，把百分之七十五留為自用，百分之二十五捐給廟宇。雖然他以為：「我是非常好的傳教士，」或「我在向全世界傳教」，他所做的其實只是在享用偉大祭餘和住在廟裡。他的「傳教」只是所謂的傳教而已。若不是真正在傳教，那麼幾天、幾個月或幾年之後，他又故態復萌；當罪證確鑿時，他要不被廟宇趕走，要不他自己完全離棄奉愛。

成功地傳教並非毫不費力。你若正在遵循程序，又有點覺悟，那便努力把它傳授給其他人吧。修習奉愛瑜伽，你的靈魂便變得非常喜樂，主奎師那也展現在你心裡。因此，先透過唸誦和憶念來滿足你自己，當你的信心穩固時，你便可以正確地傳教。否則你就在騙人。而

且，我們在這個世界看見欺騙他人的人自己都被奎師那所騙。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說：

yare dekha, tare kaha `krsna'-upadesa  
amara ajnaya guru hana tara' ei desa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7.128)

指導每個人遵循主奎師那的訓令，就像《博伽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所傳授的一樣。這樣成為靈性導師，努力解救這片大地上的每一個人。

瑪哈帕佈的力量極為強大。祂傳授這個訓示，然後能夠賜予他人力量。我們必須覺悟到，我們若真誠地服從靈性導師的命令，才可以在其他人身上產生效果。那麼我們便會像個郵差，人們便會聽到我們傳送的信息。

正如之前所解釋的，主奎師那當時在想：

yuga-dharma-pravartana haya amsa haite  
ama vina anye nare vraja-prema dite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26)

我的全權部分可以確立每個年代的宗教原則。不過，只有我，別無他人，才能夠賜予巴佳居民履行的那種愛心服務。

薩提亞年代的年代宗教(yuga-dharma)是冥想，特爾塔年代的年代宗教是祭祀，杜瓦帕茹年代是神像崇拜，卡利年代則是齊頌聖名。

在這所有年代，年代宗教可以經由主的全權化身——大維施努——來傳揚，但祂無法賜予巴佳的純粹愛意。拿茹央那無法賜予，茹阿瑪也無法賜予。以概括的考慮因素來看，所有化身在本體上都與奎師那相同，但再深思熟慮，當中有點差別。

例如，有些化身是奎師那的全權部分，一些則是祂的所屬部分。還有從超然情感的考慮因素(rasa-vicara)來看，祂們的職務也有差別。唯獨主奎師那可以賜予這巴佳的純粹愛意。

註四十二. 「享樂者(Visaya)和被享樂者(asraya)是在奎師那和祂奉獻者之間的交流方面，兩個非常重要的詞語。奉獻者稱為被享樂者，他的摯愛—奎師那，則是享樂者。被享樂者和享樂者之間的角色交換涉及不同的要素，稱為支持和激勵(vibhava)、十三種狂喜之兆(anubhava)、八種狂喜之兆(sattvika)和三十三種內在靈性情感(vyabhicari)。支持和激勵分為兩個類別：支持(alambana)和刺激因素(uddipana)。支持可以進一步分為被享樂者和享樂者。在茹阿妲和奎師那的愛情韻事之中，茹阿妲茹妮是被享樂者的面貌，奎師那則是享樂者。主的超然知覺對祂說：「我是奎師那，我體驗作為享樂者的快樂。被享樂者茹阿妲茹妮所享受的快樂，比我感到的快樂多很多倍。」因此，為了感受被享樂者那類快樂，主奎師那便顯現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135 的要旨)

## 唯有奎師那，別無他人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解釋，主奎師那心裡盤算著再來這個世界施洒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祂忖度：「我的全權部分，即年代化身(yuga-avatars)，可以確立年代宗教。然而，自從布茹阿瑪的前一天以來，當我上次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而來，都沒有賜予過這種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

所有年代化身都來自聖阿兌威塔師，即大維施努。至尊人格首神是主奎師那，祂的第二身就是巴拉兌瓦·帕佈。祂和巴拉兌瓦之間唯一的差別在於祂們的膚色。巴拉兌瓦·帕佈再擴展為杜瓦茹卡的穆拉·山卡爾山拿，祂再繼續擴展為無憂星的大山卡爾山拿。原因之洋維施努來自大山卡爾山拿，而大維施努阿兌威塔師則來自原因之洋維施努。一個全權部分(amsa，即支體)衍生另一個，再另一個，然後又另一個，如此類推。

大維施努(阿兌威塔師)負責確立年代宗教，在卡利年代，那就是齊頌聖名。雖然阿兌威塔師作為「這個部門的主管」，主奎師那在忖度，除了祂自己以外，沒有人可以確立巴佳的純粹愛意。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撰述：

caturtha slokera artha ei kaila sara  
prema-nama pracarite ei avatara  
satya ei hetu, kintu eho bahiranga  
ara eka hetu, suna, ache antarang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5-6)

我傳授了第四個詩節的要義：這個化身下凡傳揚唸誦聖名，並傳播對神的愛。雖然這是真的，但這是主化身的外在原因。請聽聽至尊主顯現的另一個原因——機密原因。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正要求我們確立我們的唸誦和冥想目標。首先，我們必須確定我們的修習和靈性專注的主要目標，然後我們才可以把我們的心意專注於那個目標。我們為什麼決定了托庇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我們師尊的蓮花足？我們若確定了我們的目標是巴佳靈性情感，就像巴佳的牧牛姑娘和其他人那樣服務主

奎師那，我們便會尋求崇高的自我覺悟靈性導師的庇蔭。我們的目標若不清楚，若我們也想追求名利和物質幸運，我們便會尋求靈性生命概念混雜不純的靈性導師，我們就會被騙。這樣的靈性導師也許會說：「如果你從我這裡接受啟迪，你的世俗願望全都會輕易實現，憑藉我將傳授給你的曼陀的力量，你便會名成利就。」他會這樣欺騙我們，正如他自己也受騙一樣，靈性導師和門徒兩者都會下地獄。

那些想要巴佳純粹愛意，以及之前某幾生曾與純粹偉大奉獻者聯誼而在心裡留下印象的人，將能夠考慮和正確決定何去何從，托庇給誰。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前往伽耶，與聖依斯瓦茹·普瑞聯誼。把一切皈依在祂師尊的蓮花足之後—祂的心意、心靈和身體，祂宣告祂的生命現已功德圓滿。祂從聖依斯瓦茹·普瑞那裡領受了哈瑞 奎師那瑪哈曼陀和哥帕拉曼陀，透過唸誦這些曼陀，祂看見一個非常俊美的男孩吹奏著笛子。這個男孩有個三曲形象，祂的頭髮上有一根孔雀毛，祂的肚子和脖子上有三條線，祂以非常悅耳的聲音說話。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為愛瘋狂，緊追著那個頑童，祂走進偏僻的森林(kunja)便消失了。在深切的分離之中，采坦亞·瑪哈帕佈倒在地上，到處打滾，淒泣著：「奎師那啊，你在那裡？你在那裡？」

瑪哈帕佈以祂自己的行動確立了我們生命的目標。心意緊記著這個崇高的目標，我們可以思索誰會最有助我們達到那個目標。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解釋了，不知道自己目標的人會喪失最崇高的聯誼。

在初篇逍遙那始自 anarpita-carim cirat 的第四個詩節，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確立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來臨，把光芒萬丈的至高情感，即牧牛姑娘對聖茹阿妲-主奎師那完整的愛和情感的那種美麗，賜給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我們怎樣才可以獲得這種純粹愛意，它在數以百萬個宇宙之中都絕無僅有？唸誦奎師那的聖名時，我們何時才會倒地打滾，淚如泉湧，毛髮直豎？這怎樣才會發生？

為了滿足祂渴望品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對祂的愛的那三個願望，奎師那降臨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我們必須專注於選擇我們的目標，然後我們便可以著手實踐目標。我們可以怎樣完成此事？不是

單憑每天唸誦一或兩圈奎師那聖名來達成，也不是在同一祭壇上，同時履行對茹阿妲-奎師那、高茹阿、尼提安南達·帕佈、佳幹納、巴拉兌瓦、蘇巴鐸、谷石、至尊主尼星哈、茹阿瑪祭鐸、拉釋曼、悉妲和其他人的崇拜。起初，當我們的信心<sup>43</sup>似是小小的嫩芽時，我們或會有這個印象。

我們根據我們的聯誼而思想行事。雖然我們起初無法恰當地遵循純粹奉獻者、或者甚至是中階，但藉由他的聯誼，久而久之，我們就能完全遵循他。你們許多人千里迢迢從美國、加拿大、英國和其他地方，來聆聽怎樣釐清生命目標和達標方法。你們心裡一定是有些來自前世今生的印象(samskaras)。那些沒有這些印象的人無法通達這些討論。

### 像巴佳居民那樣愛奎師那

現在我會傳授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想傳授之事的精萃。稍後，當我們有更多時間時，我會更詳盡地解釋怎樣臻達我們的最高目標：要遵循什麼規範守則，我們的修習又應該是什麼。然後，在其他書籍之中，我會解釋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聖訓誨的甘露》、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的《訓誨心意(Manah-siksa)》和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八訓規(Siksastakam)》。我會從基本開始：從信心(sraddha)、堅定(nistha)、品味(ruci)、依附(asakti)、靈性情感(bhava)、純粹愛意(prema)，繼而是更高的。

即使我們沒有自發渴望，想以巴佳居民的心緒服務奎師那，至少我們可以從經典知道，奎師那的三曲形象十分美麗。雖然祂是雅淑妲媽媽年幼的兒子，但祂是眾神之神，即至尊人格首神。甚至連布茹阿瑪和山卡茹都無法完全明白祂的身份。

布茹阿瑪有四個頭，山卡茹有五個頭，山卡爾山拿和千首維施努(Sahasrasirsa Visnu)有無數嘴巴和頭顱。但他們甚至都無法全然歌頌吮食雅淑妲母乳的嬰兒奎師那。當主奎師以嬰兒形象躺下時，祂那麼幼弱無助，以致不能翻身；但祂同時又那麼強而有力，以致能支持整個有意識知覺和無意識知覺的宇宙。



我們的終極目標就是像牧牛姑娘和巴佳居民那樣愛戀主奎師那。我們緊記著這點，閱讀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和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著作，來了解怎樣可以輕易達到那個目標。

我之前說過，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表明，采坦亞·瑪哈帕佈來分發滿載純粹愛意的聖名。這是第四個詩節的解釋。大維施努能確立齊頌聖名這一項，但祂無法賜予巴佳的純粹愛意。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顯現在這個世界時，祂不僅教導年代宗教，還賜予那種其他人都無法賜予的極罕有純粹愛意。祂賜予聖名和純粹愛意兩者。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透過年代宗教賜予純粹愛意，這個年代的宗教就是唸誦主的聖名。年代宗教若是神像崇拜，那麼祂將已透過神像崇拜來賜予純粹愛意；若那是冥想，那麼祂將已透過冥想來賜予。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這樣確立了年代宗教，祂斷言現時不需要另自一個年代化身前來確立。「我自己會確立年代宗教，與此同時，我會賜予那種沒有年代化身能夠賜予的獨特純愛。」祂召來拿茹央那、大維施努、穆拉·山卡爾山拿、大山卡爾山拿、原因之洋維施努，以及祂其他的所有擴展，祂們全都在祂身體裡合併。

殺死康薩和普妲娜的並不是主奎師那；而是在奎師那體內的大維施努。雖然我們常常聽說那是奎師那，但祂的職責不是確立宗教；那是大維施努的職責。由於奎師那的擴展在祂身體裡合併，因此祂們各自的職責似乎是由祂來履行。

祂真實的個人逍遙時光是在溫達文，品嚐巴佳的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情懷。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是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美麗和心緒所覆蓋的奎師那本人，奎師那以主采坦亞的形象品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服務祂時所接收到的快樂。

祂對祂自己說：「我那麼俊美，但當我看見茹阿迪卡的美麗時，我都受她控制。我那麼可愛，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甚至更可愛。我有那麼多純粹愛意，但茹阿迪卡的純粹愛意更偉大。因此她是我的純愛之師(prema-guru)。與此同時，當我深思熟慮時，我明白到我的形象有種獨特品質令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瘋狂。那是什麼品質？」

體驗不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奎師那便無法完全了解和品嚐祂自己的品質。因此祂必須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而來，細意鑒賞並把那鑒賞的點點滴滴施洒給其他人。作為采坦亞·瑪哈帕佈，祂能教導聖名和賜予這特別的純粹愛意。

svayam-bhagavanera karma nahe bhara-harana  
sthiti-karta visnu karena jagat-palan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8)

然而，至尊人格首神的工作並不是移走這個重擔。維繫者，即主維施努，是保護宇宙的那位。

原始的至尊人格首神(Svayam Bhagavan)是奎師那。拿茹央那、茹阿瑪、杜瓦茹卡之王(Dvarakadhisa)、哥樓卡之主(Goloka-pati)、尼星哈和奎師那的所有化身都是至尊主，但只有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上述詩節的 Bhara-harana 表示「移走地球的重擔」，這不是奎師那的職責。那是大維施努—即阿兌威塔師—的職責。

奎師那的職責是什麼？祂個人的獨特之處是什麼？

prema-rasa-niryasa karite asvadana  
raga-marga bhakti loka karite pracarana  
rasika-sekhara krsna parama-karuna  
ei dui hetu haite icchara udgam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15-16)

主渴望顯現是源自兩個原因：祂想品嚐對神的愛的情感之甜美精萃，祂也想在世上傳揚，在自發吸引力這層面上的奉愛服務。因此祂以至尊喜悅和眾人之中最仁慈者見稱。

Raga-marga bhakti loka karite pracarana 這句非常重要，它也是《永恆的采坦亞經》的精萃。瑪哈帕佈和茹阿亞·茹阿瑪南達之間的對話(Raya Ramananda samvada)特別解釋了這點，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在壇車節(Ratha-yatra)時解釋了這點，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與茹帕·哥斯瓦米和薩拿坦·哥斯瓦米各自的對話之中，也解釋了其中幾方面。這是祂們的討論的主要目標。

滿懷自發愛意的奉愛(Raga-marga-bhakti)有別於規範奉愛。當我們閱讀《聖典博伽瓦譚》時，特別是阿傑米拉(Ajamila)、瓦陀魔(Vrtrasura)、卡皮拉(Kapila)和兌瓦胡提(Devahuti)的歷史時，我們害怕若不服務至尊主，我們便會下地獄。

一個人也許是他父親、母親、丈夫和孩子的忠僕，他也許會履行虔誠活動。現時，服務祖國獲得最高的敬意，每個國家都有這種例子。在印度，巴格·辛(Bhagat Singh)、甘地(Gandhi)和其他人為此殉國，這個原則在美、英和其他國家都千真萬確。然而，我們若服務我們的國民，而不是我們原始的父親—奎師那，我們便會下地獄。知道了這點，我們一定要服務奎師那。服務奎師那、維施努、茹阿瑪和其他化身的傾向若是由害怕痛苦所驅策的，這樣的服務修習稱為規範奉愛。

另一方面，從純粹奉獻者那裡聆聽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聖茹阿坦-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或閱讀《聖典博伽瓦譚》和《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裡有關牧牛姑娘和巴佳居民的服務，若藉此發展出像他們那樣服務奎師那的傾向或強烈渴望，這就是滿懷自發愛意的奉愛。

當主奎師那吸吮雅淑姐媽媽的乳房時，她把祂放在地上。祂便在地上打滾，哭叫：「母親，母親！我想坐在你懷裡！」但雅淑姐媽媽威嚇祂，說：「小頑童，你年紀少少便偷黃油，又在地上打滾，把你的身體和履布都弄髒。我絕不會把你抱在我懷裡。」

當拿茹達·牟尼到訪巴佳時，他目睹這段逍遙時光，忖度：「啊，雅淑姐媽媽是個這麼高階的偉大奉獻者。她之前生生世世履行過什麼虔誠活動和嚴酷苦行，竟得到奎師那本人，即眾神之神，做她的兒子？她有沒有在多個純粹聖地(tirthas)沐浴和佈施大量財富呢？奎師那坐在她懷裡，她正在責備祂。我決不能像她那樣崇高。」

雅淑姐媽媽注意到拿茹達·牟尼站在附近，於是她抱起她的兒子，把祂放在拿茹達·牟尼的蓮花足。拿茹達十分驚訝，不知所措。「如果我不給祂我的足下塵土」，拿茹達心想：「那麼祂顯然就是至尊人格首神。這會擾亂祂的人形逍遙時光，使祂非常惱恨我。」

雅淑姐便拿了拿茹達·牟尼的足下塵土，先撒遍她自己的身體，然後再洒在奎師那的頭和身體上。拿茹達·牟尼沉默不語。由於他不想激怒奎師那，因此他沒有制止她。

另一方面，雅淑姐不介意奎師那是不是忿怒和哭泣。若奎師那繼續痛哭，她便威嚇要給祂一巴掌。她說：「啊，你不安靜下來嗎？我會給你一巴掌。」然後她便愛意盈盈地掌摑祂，再說：「安靜下來。」還有誰能這樣做？

聽到親密至此的逍遙時光時便心生渴望，希望有機會像母親那樣服務奎師那，這稱為處於父母情懷的自發奉愛。

另一個奉獻者也許聽到逍遙時光，描述主奎師那怎樣服從牧牛姑娘，把祂的頭放在她們的蓮花足，特別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蓮花足，並說：「請原諒我」或「我數百萬世也無法報答你。」那奉獻者便會對牧牛姑娘的榮耀嘆為觀止，渴望成為她們的足下塵土。這就是說渴望作為茹阿迪卡那全情奉獻的女僕，完全賣身服務祂們。這就是處於愛侶情懷的自發奉愛。

烏達瓦說：

asam aho carana-renu-jusam aham syam  
vṛndavane kim api gulma-latausadhinam  
ya dustyajam svajanam arya-patham ca hitva  
bhejur mukunda-padavim srutibhir vimrgy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1)

溫達文的牧牛姑娘放棄了她們的丈夫、兒子和其他家庭成員的聯誼，他們都是極難放棄的；她們也摒棄了忠貞之途，托庇於穆昆達—即奎師那—那雙應該以韋陀知識來追尋的蓮花足。噢，讓我有幸成為溫達文的一叢灌木、蔓藤或藥草吧，因為牧牛姑娘踐踏它們，並以她們的蓮花足塵土賜福它們。

在溫達文，烏達瓦前往牧牛姑娘的「學校」，他在那裡學習對主奎師那最高的愛和情感。牧牛姑娘不時責備奎師那，直呼祂「狡猾」或「騙子」，其他時候又宣告：「我們不應該提及他的名字。我們想忘記他。他忘恩負義。他怎能忘記他的母親雅淑姐、他的父親南達，

以及他的朋友蘇巴拉和施瑞達瑪等等？他怎能忘記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和雅沐娜女神，他童年時在那裡嬉戲達數年之久？他怎能忘記我們，尤其是，他怎能忘記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聽到牧牛姑娘的話，烏達瓦呆若木雞，祈禱：「我想在牧牛姑娘的蓮花足塵土之中沐浴。我應該長期留在溫達文，履行眾多苦行，那麼我便會有這個資格。」為了實現這個禱文，烏達瓦目前在溫達文，百花湖(Kusuma-sarovara)附近的烏達瓦湖靜待那種恩慈。

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服務多麼光榮啊！她們的服務應該是我們的終極目標，我們應該思索怎樣去得到它。若我們準備不惜一切也要得到它，那種強烈渴望稱為自發奉愛。

修習自發愛意的人非常罕有。若我們只能履行規範奉愛，我們就應該繼續這樣做。若我們因一些好運得到品嚐極樂情感的(rasika)偉大奉獻者的聯誼，即穩處於他與奎師那的關係之中的自我覺悟奉獻者—例如蘇卡兌瓦·哥斯瓦米、拿茹達·牟尼、茹帕·哥斯瓦米、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及他那師徒承傳後繼者的傳系—對自發愛意的一丁點強烈渴望就會在我們心內覺醒，那麼我們便會變得有資格。

註四十三. 信心意謂最初期的信心；對靈性導師、聖人和經典之言的信心。生生世世累積了奉愛虔誠活動時，或藉由把生命獻於服務奎師那的超然人士之聯誼和恩慈，信心便覺醒。那是奉愛蔓藤的第一個發展階段。

## 奎師那透過祂的逍遙時光來教導

[以下的講課是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在新加坡講授的，就在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離開澳大利亞後，返回納瓦島途中。]

### 瓦陀魔(Vrtrasura)的故事

在《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六篇，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對帕瑞悉大君闡釋瓦陀魔的過去。他描述瓦陀魔雖然在惡魔的身體裡，卻能夠給奎師那獻上這種甚至連因鐸都大表驚訝的崇高禱文。

ajata-paksa iva mataram khagah  
stanyam yatha vatsatah ksudhartah  
priyam priyeva vyusitam visanna  
mano 'ravindaksa didrksate tvam

(《聖典博伽瓦譚》6.11.26)

蓮花眼的主啊，仿似羽翼未豐的鷓鴣總是期待它們的母親回來餵飼它們，仿似被繩子綁住的小牛焦急地等待喝奶之時，屆時它們將獲准喝它們母親的奶，又像丈夫離家在外，悶悶不樂的妻子恆常冀望他回來，於是她便可以全面滿足他，我恆常都熱切渴求有機會直接服務你。

與因鐸決戰時，瓦陀魔問他：「你為什麼還不殺死我？拿起你的雷霆，使用它。快點，快點！」

因鐸猶豫不決，心想：「我怎可以殺死他？瓦陀魔是這麼崇高的奉獻者。」

瓦陀魔不斷請求：「在這個惡魔的身體之中，我無法服務我的主奎師那，所以殺死我更好。」

因鐸以前曾經攻擊瓦陀魔，但他非常厲害，他握住因鐸的棒槌，用它猛擊因鐸的大象艾茹瓦塔(Airavata)的頭。艾茹瓦塔便與它背上的因鐸雙雙倒地。此後不久又再受到瓦陀魔攻擊，因鐸拿不穩他的雷霆，它便從他手上掉下去。

然後瓦陀魔說：

pasya mam nirjitam satru  
vrknayudha-bhujam mrdhe  
ghatamanam yatha-sakti  
tava prana-jihirsaya

(《聖典博伽瓦譚》6.12.16)

我的敵人啊，看看我吧。我已經戰敗了，因為我的武器和手臂都已粉碎。你已經征服了我，但雖然如此，我渴望把你置之死地，卯足全力戰鬥。即使在這樣不利的情況下，我都毫不悲傷。因此你應該放棄你的憂愁，繼續戰鬥。

「你為什麼不殺死我？」瓦陀魔問。「再拿起你的雷霆，坐在你在艾茹瓦塔的座位上，努力殺死我！」

即使在戰鬥期間都不依附於他的身體，瓦陀魔祈求奎師那：「奎師那啊！我對你有事相求。」

奎師那顯現在瓦陀魔心裡，說：「好吧，我想賜你一個祝福。」

瓦陀魔說：「我不祈求你實現我的物質欲望。我只想我的舌頭恆常投入唸誦你的聖名，我的心意恆常全神貫注於冥想你，我的身體恆常投入服務你。」這是非常崇高的禱告。

aham hare tava padaika-mula-  
dasanudaso bhavitasmi bhuyah  
manah smaretasu-pater gunams te  
grnita vak karma karotu kayah

(《聖典博伽瓦譚》6.11.24)

我的主啊，至尊人格首神啊，你的永恆僕人僅在你蓮花足尋求庇蔭，我將能夠再次成為他們的僕人嗎？我的生命之主啊，我可以再次成為他們的僕人，使我的心意可以恆常惦記你的超然屬性，我的言詞恆常歌頌那些屬性，我的身體恆常忙於你閣下的愛心服務嗎？

我們只有三項財產：我們的身體、心意和舌頭。只有以身體、心意和舌頭，我們才可以進行活動。我們要像瓦陀魔，唯一的欲望應該是用舌頭唱頌奎師那的聖名、名聲、榮耀和逍遙時光。

這條舌頭沒有脊椎。雖然它沒有脊骨，但它依然非常強大，以致它能履行極具破壞力的活動。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之役只因杜奧帕迪沒有控制她的舌頭而引發戰爭。她對杜猶丹說：「你的父親迪塔茹斯陀(Dhrtarastra)是盲的，因此你也像瞎子一樣。」由於她在偉大國王的聚會之中侮辱他，杜猶丹想當眾脫下她的莎麗布報仇雪恨。由於杜猶丹的這個惡行，戰事一觸即發。

你知道茹阿瑪和茹阿瓦拿兩軍之間為什麼戰鬥嗎？因為悉妲沒有控制她的舌頭，因而辱罵了拉釋曼。當惡魔瑪瑞查(Marica)以一頭金鹿的形象到來時，悉妲懇求茹阿瑪：「摯愛的茹阿瑪啊，請帶這頭鹿給我吧，不論死活。」當茹阿瑪離開去實現她的請求時，祂吩咐拉釋曼要盡可能保護她。然後，在茹阿瑪追到和射殺小鹿之後，瑪瑞查用茹阿瑪的聲線大聲呼喊：「拉釋曼！拉釋曼！過來幫助我！」

悉妲對拉釋曼說：「茹阿瑪一定身陷險境。你為什麼不去？」

拉釋曼回答：「我知道茹阿瑪不可能身處險境。祂是眾主之主。不要擔心祂。」

但悉妲一再堅持：「去！立刻去！」

拉釋曼警告她：「如果我離開，惡魔便會來擄走你。」

悉妲回答：「啊，我知道你為什麼猶豫不決。你是巴茹阿塔的密使。你隱瞞了你的真正目的，你來與我們一起，希望設法殺死茹阿瑪，成為我的丈夫。但這永不會發生！除了茹阿瑪之外，在我接受任何人做我的丈夫之前，我會一死了之。」

拉釋曼開始哭泣。「我把你視作我的母親。不要說這樣苛刻的話。我會去，但不論你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會負責。」祂拿了祂的弓，在地上畫了一個圈，告訴她：「不要越過這個圈的界線。」



若拉釋曼留在悉妲身邊，她絕不會被擄走，因此也不會開戰。戰事只因她尖酸刻薄的說話而起。

悉妲和杜奧帕迪都是超然人物，她們的言語和活動只為主的快樂而行。透過這些例子，它們教導我們這些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我們恆常都必須努力控制我們的舌頭。在奉愛生命初期，我們經常都不控制我們的舌頭，這種控制不足，導致眾多無謂活動。我們也許不服從我們的靈性導師，或者甚至辱罵他們和其他偉大奉獻者。因不受控的舌頭而干犯了眾多各種各樣的冒犯。因此控制舌頭是奉獻者的首要職責。

我們怎樣才能控制舌頭？只有持之以恆地唸誦主的聖名才有可能，那時舌頭便不會有時間喋喋不休。我們避免輕佻大笑或開任何人的玩笑，是為了我們自己的靈性益處，因為這樣的玩笑也許會令我們作出冒犯。恆常唸誦和銘記奎師那，我們可以變得莊重。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不遵循這訓示，因此承受苦果。

恆常銘記奎師那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以及采坦亞·瑪哈帕佈和尼提安南達·帕佈與祂們的逍遙時光，心意將沒有時間飄移不定。心意會變得非常純粹，以致舌頭和其他感官都會自動受控，我們就不會再作冒犯。

只有恆常銘記奎師那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恆常向斯瓦茹帕·達莫達茹、茹帕·哥斯瓦米、薩拿坦·哥斯瓦米、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尼提安南達·帕佈和采坦亞·瑪哈帕佈祈禱，心意才會受控。

我們若恆常把身體投入於服務主奎師那、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便有可能控制它；否則，我們便會與身體爭吵。有一次，我聽說一個在印度的門徒拿了一把斧頭，當他靈性導師睡覺時，門徒把斧頭擲向他。在那個特別的夜晚，靈性導師睡在相反方向—他的腳放在他的頭慣常枕著的位置。斧頭因此落在他的雙腿之間，他便獲救。由於靈性導師是純粹奉獻者，尼提安南達·帕佈和主尼星哈救了他。

我們必須努力善用我們的身體，令它恆常服務偉大奉獻者：烹飪、前往聖地、打掃廟宇或師尊和偉大奉獻者的居所或靈修間、及以

身體八個部位伏地頂拜(astanga-pranama)。恆常這樣善用身體，它便會自動受控。

瓦陀魔因而祈求主奎師那：

ajata-paksa iva mataram khagah  
stanyam yatha vatsatarah ksudhartah  
priyam priyeva vyusitam visanna  
mano 'ravindaksa didrksate tvam

ajata-paksa iva mataram khagah 意謂「仿似尚未能夠展翅高飛的雛鳥」。「蓮花眼的主啊，」瓦陀魔祈禱：「就像羽翼未豐的雛鳥總是冀望它們的母親回來，哺育它們。...」雛鳥的父母去了搜集食品，它一邊吱喳叫，一邊等待和納悶：「我的母親什麼時候會來？我的母親什麼時候會來？」它為什麼想要它的母親？首先，母親會給它帶來食物，其次，它害怕烏鴉和貓頭鷹也許會抓住它，吃掉它。當母親來時，它的恐懼消失，它又得到食物。

起初瓦陀魔這樣祈禱，但由於不滿足，他便糾正自己。在他禱文的下一部分，他說：「就像被繩子綁住的小牛焦急地等待喝奶之時，屆時它們將獲准喝它們母親的奶...」在早上，母牛到牧地放牧。當她回來時，因為小牛被綁住，無法到她那裡喝她的奶。於是它開始嗷嗷叫，雖然被綁住，它卻像其他小牛一樣跳來跳去。牛的主人便來解開小牛，它跳起來，跑向它的母親，把她的乳房含在嘴裡喝奶。它高聲嗷嗷叫，是因為它想它母親來餵它喝奶。

鷓鴣的祈禱和小牛的祈禱之間有什麼差別？鷓鴣想要昆蟲或蠕蟲，那是在母親體外的，它也希望它的恐懼消失。在第二個例子，小牛在呼叫：「母親，母親，」母牛便來餵她自己的奶。但小牛只想要奶。這裡的缺陷是當小牛的胃飽漲時，它便放棄它的母親。然後它便淘氣地到處徘徊，當它再感到飢餓時，它便回到母親那裡。

瓦陀魔感到他的禱文仍有不足。飢餓的小牛只哭求牛奶，當它滿足時，便不再需要它的母親。瓦陀魔知道這點，不想那樣。因此他獻上第三段禱文：「priyam priyeva vyusitam visanna—就像丈夫離家在外而悶悶不樂的妻子，恆常冀望他回來，於是她便可以全面滿足

他...」她深愛的丈夫不在家時，妻子總是惦記著他，與她的兒子們談起他。她對他們讚揚她丈夫的品質，對他的福祉表示關注，又描述當他回來時，她會怎樣侍奉他，為他下廚和奉上新鮮的甜水。摯愛妻子對她丈夫的服務有三方面：誦讀他的名字、恆常思念他、以她的身體侍奉他。

這第三段禱文奉愛十足。其中，沒有實際地採用「丈夫」一詞，反而是「摯愛」。這種關係甚至更勝夫妻關係；那不是其中一種職責，反而是其中一種愛。

雖然瓦陀魔扮演惡魔的角色，他卻表達了他極渴望去愛奎師那。就像忠貞女子唱頌和銘記她丈夫的榮耀，既沒有任何原因，也不渴求個人得益，純粹奉獻者也這樣服務奎師那。這是《聖典博伽瓦譚》非常重要的教導。這段歷史和帕爾拉達大君的那段都意義非凡。聽到他們的事，我們要努力汲取他們的品質。

### 奎師那的誕生和嬰兒逍遙

讀完《聖典博伽瓦譚》最初的九篇之後，我們來到第十篇的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描述。這第十篇以解釋主奎師那怎樣進入雅淑妲-德薇和兌瓦葵二人的腹中作為開端。

yada yada hi dharmasya  
glanir bhavati bharata  
abhyutthanam adharmasya  
tadatmanam srijamy aham

(《聖典博伽瓦譚》4.7)

巴茹阿塔の後裔啊，何時何地，凡是宗教修習衰落，反宗教又顯著興起一屆時我便親自下凡。

當邪魔外道只是忙於實現世俗欲望—「吃、喝而歡樂」—屆時奎師那或祂的化身便會來確立對祂本人的奉愛。在杜瓦帕茹年代末，杜猶丹、康薩、佳茹珊達和丹塔瓦誇(Dantavakra)都存在於地球上。雖然他們衣飾一如統治者(ksatriyas)，但他們其實是惡魔，總是投入於偷盜人妻、謀殺和作戰。因此，為了保護世界遠離這樣的惡魔，主奎師那便顯現了。

其次，卡斯亞帕·牟尼(Kasyapa Muni)和阿迪緹(Aditi)履行了極大苦行，得到奎師那作為他們的兒子，杜榮拿(Drona)和達茹阿(Dhara)也履行了苦行，得到神作為他們既俊俏又特別的兒子，於是他便可以愛和服務祂。卡斯亞帕和阿迪緹也希望神成為他們的兒子，但卻沒有特別渴望要懷著濃情厚愛去服務祂。因此，雖然卡斯亞帕和阿迪緹成為瓦蘇兌瓦和兌瓦葵，雖然奎師那作為兌瓦葵的兒子而來，她和瓦蘇兌瓦都無法服務祂。在主奎師那向瓦蘇兌瓦顯現那天，瓦蘇兌瓦必須把祂從康薩的監獄帶到哥庫拉。在哥庫拉，奎師那已經誕自雅淑妲腹中，因此當瓦蘇兌瓦到達雅淑妲的床邊，把奎師那放在她床上時，瓦蘇兌瓦·奎師那便併入雅淑妲的奎師那之內。

數年之後，奉康薩之命，奎師那和巴拉兌瓦與阿庫茹一起，從南達村前往瑪圖茹。當祂們到達雅沐娜附近的溫達文和瑪圖茹的邊界，在布茹阿瑪湖(Brahma-hrada)時，當阿庫茹則到河裡沐浴時，奎師那和巴拉兌瓦則坐在驕車上。那時候，奎師那，即雅淑妲之子，以及巴拉茹阿瑪，即茹黑妮(Rohini)之子，從祂們的驕車下來，返回巴佳，瓦蘇兌瓦之子的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則坐上驕車。然後阿庫茹便返回驕車，三人一起前往瑪圖茹。

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茹，即雅淑妲之子，以及巴拉兌瓦，即茹黑妮之子，寸步也不踏出溫達文。奎師那恆常都完全是雅淑妲之子，祂只局部是瓦蘇兌瓦之子。因此當祂在兌瓦葵腹中時，祂是在祂拿茹央那的那個展現，而拿茹央那僅是奎師那的一部分而已。

jayati jana-nivaso devaki-janma-vado

(《聖典博伽瓦譚》10.90.48)

所有榮耀歸於主奎師那，祂住在眾生心裡，又稱兌瓦葵之子(雖然祂其實是雅淑妲之子)。

《聖典博伽瓦譚》宣告，不僅對瑪圖茹的居民來說，主奎師那是雅淑妲媽媽和南達爸爸的兒子，而且對阿庫茹、烏達瓦、拿茹達，以至全世界來說也如是。雖然他們也許把奎師那視為兌瓦葵和瓦蘇兌瓦的兒子，但雅淑妲媽媽會說：「他是我的兒子。」所有牧牛姑娘、所有牧牛童和所有巴佳居民都會說奎師那是雅淑妲媽媽之子。

哪個來源最有權威，瑪圖茹居民(Mathura-vasis)還是牧牛姑娘？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為首的牧牛姑娘勝過烏達瓦、拿茹達、阿庫茹和瑪圖茹居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巴佳居民說話的真確性最高。那些聲稱奎師那是瓦蘇兌瓦和兌瓦葵之子的人，只是以偏蓋全。

當主奎師那在午夜誕生在哥庫拉時，祂同時在瑪圖茹從兌瓦葵腹中顯現。《聖典博伽瓦譚》沒有明示祂「誕生自」兌瓦葵腹中。相反，祂不是「顯現」為嬰兒，而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長髮披肩，戴著考斯圖巴寶石項鍊、金飾和王冠。另一方面，祂在哥庫拉沒有長髮，沒有王冠，沒有飾物。祂就像普通的小嬰兒，哭叫著：「嘩-嘩-嘩。」

奎師那的誕生逍遙發生在哥庫拉，而不是在瑪圖茹，康薩的監獄裡。奎師那出生十五分鐘後，一個女嬰也誕自雅淑妲腹中，因此雅淑妲誕下兩個嬰兒—奎師那和祂的妹妹，瑜伽瑪亞。

瓦蘇兌瓦把奎師那放在雅淑妲媽媽的床上[瓦蘇兌瓦懷中的奎師那形體與躺在雅淑妲媽媽床上的奎師那合併]，並把那個女嬰帶回瑪圖茹。《聖典博伽瓦譚》描述康薩抓住呈初生嬰兒形象的瑜伽瑪亞的雙腳，好把她摔在石頭上，殺死她。她立即採用她那大假象，即杜伽女神的形象，飛上天空，踢擊康薩的頭。康薩看見這是他的膜拜女神—杜伽女神(瑜伽瑪亞的影子展現)，十分驚訝。杜伽對他說：「將會殺死你的那個祂，已經在另一個地方誕生了。」

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解釋，就此而論，奎師那的妹妹—瑜伽瑪亞，然後便離開了康薩的宮殿。<sup>44</sup> 因此，哥庫拉·奎師那正是瑜伽瑪亞的哥哥。

當主奎師那從兌瓦葵腹中顯現時，瓦蘇兌瓦想給婆羅門一些佈施，但因為他身陷牢獄，無法這樣做。因此他只能在他的心意之中，佈施他那一萬頭以金、銀裝飾得非常漂亮的母牛和小牛。

在同一天，巴佳的每個人都看見雅淑妲誕下了一個美麗絕倫的兒子，祂的膚色有如初現季風雨雲的顏色，他們興高采烈。祂誕生的消息有如野火那樣迅速，所有巴佳居民都盛裝打扮，帶同酥油、煉乳、凝乳、牛奶和黃油去探望雅淑妲和她的初生嬰兒。所有牧牛姑娘、即牧牛郎的妻子，都聚集在南達爸爸和雅淑妲媽媽的院子，唱頌這首歌：

「nanda ke ananda bhayo jaya kanhaiya-lala—奎師那誕生時，南達爸爸喜樂無邊。」

南達爸爸舉行了一個盛典，當時他佈施了很多驕車和馬匹、數百萬以金、銀裝飾的牛隻，以及其他貴重物品。他把家中一切統統佈施，又重新添置他所佈施的一切。

巴佳居民把酸牛奶和黃薑混合一起，造成奶漿，塗在母牛、小牛和人們身上；份量之多令雅淑妲的房子滿是奶漿，「一片泥濘」。每個人都樂融融，因為南達爸爸和雅淑妲雖然年紀不輕，卻成為這個漂亮兒子的父母。

南達爸爸的家每天都有各類慶典。在第三天，南達爸爸前往瑪圖茹給康薩繳稅。在奎師那誕生以前，由於南達爸爸沒有兒子，因此他像個處於棄絕階級的人，全神貫注於冥想至尊主拿茹央那。然而，當他一有孩子，即奎師那本人時，南達爸爸便放棄了他對至尊主的專注冥想，擔憂他要怎樣支援他的兒子。他深思熟慮：「現在我需要財富、很多牛和一座堂皇的大樓。」

奎師那若是我們的兒子，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擁有財富、富裕、驕車、很多小牛和母牛、花園等等。否則，就要像處於棄絕階級的人一樣，透過恆常投入於服務和銘記主奎師那及履行靈唱，我們的需求便會得到最妥善的照顧。

在奎師那誕生之前，當南達爸爸不問世事時，他有時去納稅，有時沒有。他覺得無論他繳不繳稅，他都毫無得失。現在，他擔心若他不納稅，康薩便會報復，或會危害到他的兒子。

在這同一天，瑜伽瑪亞向康薩展現為杜伽，康薩便召來他的惡魔同黨，對他們說：「我的膜拜女神—杜伽女神—告訴我，維施努已經誕生在瑪圖茹之外的某個地方。我要你們所有人去找那個嬰兒，殺死他。」惡魔便前往各地，履行康薩的命令。

普妲娜就像康薩的妹妹一樣，她是最厲害的惡魔之一。他親自請求她：「妹妹啊，我很害怕，因為註定要殺死我的人現已誕生了，作為一個小男嬰存在於地球上。你可以救我嗎？」

「噢，為什麼不可以？」她回答；並採用了一個美若天仙的牧牛姑娘形象，飛往哥庫拉。

普妲娜來到包瑪·溫達文，即這個世界的溫達文，祂就像主那靈性國度的溫達文一樣，與假象毫無關係。包瑪·溫達文滿載永恆而深不可測的快樂和超然知識，就像雅淑妲府(Yasoda-bhavan)和其他逍遙時光之地一樣。那麼這個女妖怎麼能夠去那裡？惡魔既不能去哥樓卡·溫達文，也不能去奎師那在這個世界的居所。那麼普妲娜可以去永恆、全知、極樂的包瑪·溫達文，前往雅淑妲媽媽的院子，此事怎樣發生？

普妲娜前生是巴利大君的女兒。當主的化身—主瓦曼(Vamanadeva)—來到巴利大君的王宮時，祂俊美非凡，極為迷人。由於這個女兒沒有兒子，她開始思索：「如果我懷了一個這樣的兒子，我會非常愛祂。」主瓦曼知道她的心意，便同意了。祂沉思：「好吧，我會作為一個嬰兒而來。」後來，當這位女子看到主瓦曼怎樣苛待她的父親，以大步幅來威逼他，又用蛇繩把他綁住時，她怒不可遏。「噢，如果你是我的兒子，我便會毒死你，」她哭訴。主瓦曼也接受了這個訴求，祂在心意之中說：「好吧，你可以這樣做。你會來到我的接觸範圍之內，然後我便會淨化你，讓你恆常服務我。」

普妲娜何以能夠進入溫達文，還有另一個原因。其實是瑜伽瑪亞叫她去那裡的。透過瑜伽瑪亞的安排，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歷久彌新。一個男子若恆常與他的摯愛形影不離，他們對彼此的愛便會減退；但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不是這樣。有見及此，當瑜伽瑪亞安排讓普妲娜把主奎師那抱在她懷裡，把毒素放進祂嘴裡時，這依然令巴佳居民驚慌不已，他們對奎師那的愛因而更興旺。

奎師那不僅把普妲娜的毒素吸出來，還有她的靈魂，她因而得到解脫。她的力量等於一萬頭大象，她竭盡全力，試圖把主奎師那從她的胸脯推開，但她卻做不到。她飛上天空，呼叫：「噢，救我！我的好哥哥康薩，救我！救我！」然而，由於奎師那在經典宣告，祂決不會放棄那些來到祂那裡的人，因此祂不會讓她走，祂不會允許她離開巴佳。她的屍體跌在奎師那的花園，撞毀了它，她因而無法返回瑪

圖茹，告知康薩所發生的事。康薩擔心他的妹妹還未回來—事實上她一去不返。

此事之後，主奎師那上演了很多其他的逍遙時光，殺死了許多惡魔，例如旋風魔(Trnavarta)和牛車魔(Sakatasura)。作為一個嬰兒，祂僅是像嬰兒那樣撫弄祂的腳，有時吸吮祂的拇指，有時吸吮祂的腳趾，有時又在床上玩耍。當牛車魔來殺害奎師那時，奎師那淘氣地把他藏身其中的牛車翻轉，殺死了他。

奎師那有時會把祂的手放進狗的嘴巴，有時又會與大公牛角力，又爬上公牛的背。

### 達莫達茹的逍遙時光(DAMODARA-LILA)

兩歲半時，俊美的主奎師那會赤身露體地去來走去。當巴佳居民忙於他們的日常活動和社會職務時，奎師那會與其他小男孩從不同的家庭偷黃油。因此巴佳居民會向雅淑姐媽媽投訴，說奎師那和祂的朋友非常頑皮。

她們為什麼向雅淑姐投訴？奎師那的活動那麼賞心悅目，所有牧牛姑娘都想祂每天來她們的家，在那裡玩耍；那樣她們便能細味祂的逍遙時光。看到雅淑姐無法享受這些特別的童年歡樂活動時，她們便向她「投訴」，想讓她有機會體驗這些活動。「雅淑姐啊，」她們會繪聲繪影地說：「你的男孩那麼俊美。他的動作那麼動人，他又玩得多麼可愛。你應該努力看看這一切。」

當主奎師那否認她們的譴責時，牧牛姑娘會問祂這樣的問題：「噢？你的嘴巴周圍為什麼有酸牛奶和黃油？為什麼？」

主奎師那便會回答：「有隻猴子來了，想從我手上拿走黃油，但我不會給它。事實上，我在保衛你的房子，因此我努力把猴子趕走，但它很頑皮，把黃油塗在我的臉上。」

「但你的手為什麼滿是黃油？」



「噢，你不知道嗎？我母親給我一個價值不菲，鑲有珍珠的金手鐲，它在我手腕上變得暖暖的，以致我感到灼熱。於是我便把我的手放進這只黃油罐去冷卻它。我不曾拿你的黃油。」

有一次，一個躲在她房裡的牧牛姑娘看見主奎師那偷她的黃油。當他的手仍在罐內時，她抓住他，說：「你在做什麼？你在偷黃油嗎？」

「不，母親。」

「那麼你在做什麼？」

「噢，我的小牛掉進這只罐子裡。我在找它。」

「噢，你的小牛在哪裡？小牛無法掉進這個小容器裡。」

「我會讓你看。」奎師那說，然後便拉出他的手，他手裡現正拿著一只大理石小牛。「我父親給我這個玩具。我在把玩小牛，它掉進這只黃油罐子。」

牧牛姑娘有時向雅淑姐媽媽抱怨：「奎師那那麼頑皮。他從我們家偷黃油和酸牛奶，又做了那麼多其他的頑皮舉動，他將來肯定會品性不佳。你應該努力管束他。」

一天早上，奎師那睡覺時，雅淑姐媽媽在攪拌凝乳。她天姿國色，否則奎師那怎會那麼俊美？當奎師那醒來時，他想：「我母親在哪裡？」他開始哭泣。當雅淑姐媽媽攪動時，她全神貫注地唱誦：「Govinda Damodara Madhaveti。」她的聲音非常悅耳，她那充滿節奏感的攪拌聲似是拍擊麥當嘎鼓：dhik ga, dhik tan。那個聲音似在唱歌：「Dhik，那些不服奎師那的人去死吧，他們去死吧，他們去死吧。」

雅淑姐媽媽非常沉醉於攪拌之中，以致雖然奎師那在哭叫：「母親！母親！」她卻聽不到。他哭得越來越大聲，於是他便爬下床。當他揉他的眼睛時，上面的眼線(kajala)流下面頰，就像恆河和雅沐娜河從他雙眼傾流而下。幾乎身無寸縷，頭髮上插著一根孔雀毛，他跑

到雅淑姐媽媽那裡，但她仍然聽不到祂。最後，祂一手抓住她的攪拌杆，另一只手抓住她的圍巾，阻止她攪拌。

「這是誰？」她想。「噢，刊海亞(Kanhaiya)。」她把祂抱入她懷裡，濃情厚愛地輕撫和輕吻祂。她淚如泉湧，母乳從她的胸脯湧出來。主奎師那餓了，祂用力地吸吮。

哺餵奎師那時，雅淑姐媽媽注意到爐上的牛奶正滾溢出來。她想：「這牛奶想服務奎師那，但奎師那在喝我的奶。」

牛奶之洋維施努的牛奶之洋是源自雅淑姐媽媽的胸脯，明白這點非常重要。凡有牛奶的地方，終極都是源自她，她的母乳之洋無窮無盡，深不見底。整個宇宙都在奎師那的嘴巴裡，所有世界都在祂的胃裡。即使有數百萬個牛奶之洋，若祂要喝這些海洋，它們最後全都一滴不留。另一方面，雅淑姐媽媽的母乳是無限量供應的，以致數百個奎師那或數百萬個奎師那也決不能令它枯竭。

與此同時，爐上的牛奶以為它苦無機會服務奎師那。「我的生命有什麼用處？」它思索。「我應該了此殘生。」

聖南若譚·塔庫爾也在他的禱文裡說：「沒有服務過奎師那，我那麼不幸，我今生都不曾服務祂。我總是全神貫注於一無是處的世俗活動來累積財產，我卻不快樂。雖然我的物質目標就像毒藥，我卻趨之若鶩，放棄奉愛甘露，即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我應該一死了之。我為什麼苟延殘喘？我為什麼在苟且偷生？」

我們也應該這樣想。「如果我不服務，不恰當地專注於履行循序漸進的靈修，那麼這段生命有什麼用處？人體比動物賦有更大的能力，以便展開靈性生命。雖然我有更高智慧，又有優良聯誼的機會，我卻忽視它，寧取毒藥。因此我為什麼不死？主布茹阿瑪把我的心做得比石頭更硬，只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沒有死。」

每晚上床睡覺之前，我們應該細想一下我們的靈性發展：「今天我的信心有沒有增加？我對主奎師那的知識和服務有沒有增加？」我們經商時，當我們的商店或辦公室在傍晚停止營業時也這樣做。我們計算我們的營虧。同樣，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常常

說，我們每天晚上都應該算一算我們的奉愛有沒有增加，還是一樣，又或者有沒有減少。他說我們每天都應該這樣做。

若我們的聯誼優良，那麼我們的奉愛就會增加；否則，它就會減少。若我們接納了世俗聯誼(asat-sanga)，那麼我們就會喜愛感官享樂。若我們接納了與我們自己同一層面的優良聯誼(sat-sanga)和感官享樂者的聯誼(visayi-sanga)，那麼我們的服務便會是外在的，我們也會有點喜愛物質享樂。

假定我們在十二年前或二十四年前接受了啟迪。現在我們應該計算一下我們對奎師那的服務的發展。我們對循序修習的靈性專注與我們最初參加時一樣嗎？它減少了嗎，還是壯大了？若我們誠懇地考慮這些要點，我們便能相當輕易地進步。若我們自加入使命以來，都沒有多大進步，我們若喜愛感官享樂，若我們正同時接受世俗聯誼和優良聯誼，這是由於一些冒犯之故。那麼我們便應該知道，我們的奉愛正在減少。

當我們最初來到我們師尊那裡時，我們滿腔熱忱。同樣，具有優良聯誼，我們就會保持我們的熱誠。我們若欠缺熱誠，那是由於不良聯誼、冒犯、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sup>45</sup>；必須努力扭轉頹勢。小男孩不能留在同一班二十年。若他這樣做，即是說他沒有認真上課。他不是在学习，而是在踢足球、板球或其他遊戲，並接受不良聯誼。事實上他不曾真正上學。我們需要計算一下我們的進步，否則我們無法改進。

當牛奶以它卑微的態度細想時，雅淑姐媽媽考慮到：「我一定要努力營救這牛奶。」她立即開始放下奎師那，但祂手腳並用的像猴子那樣緊抓著她，祂又用祂的嘴牢牢地含住她的胸脯。祂哭叫：「我還是肚餓！你去哪兒？」奎師那竭盡全力拉住她。但雅淑姐媽媽愛意盈盈地給祂一巴掌，把祂從她懷裡移開，讓祂坐在她旁邊。普姐娜有一萬頭大象的力量，她用盡全力試圖把奎師那從她的胸脯扯開，但她卻做不到。然而，在瞬間，雅淑姐一下子就讓主奎師那坐下來。雖然祂是全能的至尊人格首神，面對雅淑姐的愛和情感，祂都受到控制。祂雖然心心不忿，也坐在她旁邊。

雅淑姐為什麼推開奎師那？她愛牛奶多於愛奎師那嗎？她違反奉愛而行嗎？不，她不是愛牛奶多於愛奎師那。事實上，這達莫達茹逍遙其實闡明奉愛的含意。聖茹帕·哥斯瓦米說過：

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bhaktir-uttama

(《奉愛甘露之洋》1.1.1)

努力記住這個詩節。奉愛意謂「為了主奎師那的快樂而履行的活動」，但在這裡我們看見奎師那變得忿怒，後來又敲破了酸牛奶的容器。雅淑姐媽媽的行為是奉愛嗎？是的，那是奉愛。為什麼？因為她正在想：「我的母乳不足以服務奎師那。奎師那也喜歡黃油、酸牛奶、凝乳等等形式的牛奶。」她為了奎師那的福祉而行，不管祂哭不哭都影響不了她。因為她的行動是為了奎師那的福祉，那是奉愛。

康薩的兩個摔跤手，查努茹(Canura)和穆斯提卡(Mustika)，以俠義情懷的甜美品味令主奎師那快樂，因為主奎師那愛摔跤。但他們與祂摔跤卻不是奉愛，因為他們想殺死祂。他們的情感和意圖不利於祂的樂趣，即不是有利的。然而，即使當雅淑姐媽媽扯奎師那的耳朵懲罰祂時，她的行動都是奉愛。奎師那也許會哭泣和飲泣，但她的行動都是奉愛，因為那是懷著取悅祂的動機而行。

把水撒在牛奶上，直到不再沸騰，雅淑姐媽媽想：「噢，我會把你給奎師那。我會讓你服務奎師那。」

師尊就像雅淑姐媽媽，予以所有奉獻者幫助和服務奎師那的機會；他甚至為此放棄他自己的服務。這是什麼意思？靈性導師恆常銘記著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服務祂們。身為頂尖的純粹奉獻者，他住在哥樓卡·溫達文。他「放棄這點」，降至中階奉獻者層面來幫助奉獻者。一些奉獻者是初階的，一些是中階的——他們一般都是初階的。靈性導師「紓尊降貴」來告訴他們：「你不應該這樣做，你應該這樣做。」他又唱頌 samsara-davanala-lidha-loka， emona durmati 和 amara-jivana 等等歌曲。因為他恆常都在施恩，故此師尊就像母親。

由於主奎師那惱恨雅淑姐媽媽，於是祂拿起擗面杖，在黃油罐底部敲了一個洞。為什麼在底部？起初祂試圖把它推倒，但因為祂是個

小男孩，因此無法這樣做。祂能夠用祂的手指舉住哥瓦爾丹，卻無法搖動那只罐。祂試圖敲破罐子上方，但罐子的那部分太厚重。然後，知道罐子的底部較薄，祂便在那裡敲了一個洞，於是所有黃油都會流掉。

然後奎師那把那黃油餵給猴子。當雅淑姐媽媽明白到奎師那偷了黃油，正在分發時，她便試圖抓住祂。有為的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瑜伽師都無法以他們的心意力量，觸及奎師那的蓮花足。佳茹珊達和卡拉亞文(Kalayavana)既無法遵循，也無法抓住祂。即使是薩那卡、薩南達、薩拿坦以及薩南-庫瑪茹(庫瑪茹四兄弟)，都無法以他們的心意力量觸及奎師那。但雅淑姐，一個牧牛姑娘，又有點胖，卻比主奎師那跑得更快。抓住奎師那之後，她便說：「我會教訓你一頓。」

「不，不，母親，不要這樣做！不要這樣做！」奎師那開始哭泣。

「那麼你為什麼敲破這只罐？」

「我不曾敲破這只罐。」

「那麼是誰敲破的？」

「你自己。」

「怎樣？」

「你跑得很快，以致你的踝鈴撞到這只罐的底部，它便破了。你看不見，因為你匆匆忙忙，但我看到。」

「噢，你是個大謊話鬼，又是個非常頑皮的小偷。」[她用了 chora 一字，梵語意指『小偷』，也是雅淑姐祖先的名字。]

「母親，我不是小偷。在我的王朝，即南達爸爸的王朝，從來都沒有任何小偷；雖然你的王朝也許有很多『小偷』。」

雅淑姐媽媽開始用一些繩子綁住奎師那的腰，但她卻無法把繩子圍住祂，甚至連一次也不能。她把第一條繩子綁上另一條繩子，再

另一條，然後又另一條，直到繩子長逾一英里。但它仍然總是短了兩只手指的長度，甚至繞不了主奎師那一次。

牧牛姑娘開始大笑鼓掌。雅淑姐媽媽非常窘迫，因為儘管奎師那是誕自她腹中，她卻捆不了祂。她滿臉通紅，熱淚盈眶。與此同時，她祈求主拿茹央那。「拿茹央那啊，請不要讓我難堪。為什麼我不能綁住我的孩子？請幫助我。」

知道祂母親正這樣祈禱，奎師那便容許她捆住祂。

為什麼雅淑姐媽媽最初不能捆住祂？兩只手指有什麼意義？一只手指代表雅淑姐自己的努力，這是指我們無法單憑我們對循序修習的靈性專注這方面的努力來控制奎師那。我們甚至看不見祂，更何況是控制祂。第二只手指代表奎師那的恩慈。奎師那的恩慈無處不在，但需要循正確途徑來領受。

這就是兩種成功之道：(1) 奎師那的恩慈和(2) 我們對循序修習的靈性專注。以貓和猴子為例。小貓只需哭叫：「喵！喵！」它們的母親便會來，用嘴巴銜住它們，帶它們到處去。另一方面，小猴子要一力承擔，母親卻什麼都不做。若母親想去某處，她僅是看看它的孩子，它便會跑過來，緊抓住她。然後她便會從一棵樹跳到另一棵，或從一所房子到另一所。她不會抱住嬰兒。若她的嬰兒掉下來，她會永遠放棄它，永不再帶著那個孩子與她一起。

儘管我們實踐循序修習的靈性專注，主奎師那也許不會對我們顯現；儘管祂的恩慈常在，我們若不做任何修習，祂也不會對我們顯現。兩者都需要——我們的艱苦努力和奎師那的恩慈。若有奎師那的恩慈，但我們沒有履行恰當的循序修習和靈性專注，我們便不會成功。若兩者兼備，只有那樣我們才可以看見奎師那。我們想哭求靈性導師的恩慈、高階奉獻者的恩慈和奎師那的恩慈，因為這樣做顯示出我們正竭盡所能去領受祂們的恩慈。我們若恰當真誠地遵循這兩種方法，我們便會領受到祂們的恩慈，我們將能夠像雅淑姐媽媽那樣控制奎師那。

主奎師那想：「如果雅淑姐媽媽捆起我，我便不能出去和我的朋友玩。施瑞達瑪、蘇達瑪、瓦蘇達瑪(Vasudama)、斯圖卡-奎師那(Stoka-Krsna)和阿尊拿全都等著我。」

所有母牛也等待著奎師那，想著：「奎師那什麼時候會來？只有祂能喝我們的牛奶，別無他人。」小牛也在那裡，但母牛不會把它們的奶給小牛。它們推開它們的小牛，等著奎師那來擠奶。它們的乳房滿載牛奶，在呼喊：「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想：「我怎能讓這事發生？母牛不會餵奶，若不給它們擠奶，它們便會死。我一定要去它們那裡。如果我不去那裡，所有小牛也會死。茹阿迪卡、拉麗塔和維薩卡(那時僅是兩歲)等等牧牛姑娘都等著我和她們玩。如果我的母親捆住我，我會無法和她們所有人玩。」

瑜伽瑪亞立即前來。雖然繩子一直增長，奎師那腰枝的闊度也只得十二只手指，卻無法綁住祂。主奎師那力量宏大，充滿數十萬種各種各樣的能量，但在這所有能量之中，以奎師那的恩慈能量(krsna-kṛpā-sakti)最突出。因此當祂看見祂母親一直那麼努力捆起祂，幾乎要哭出來，而且當祂看見她那通紅的臉，以及她在正在鼓掌大笑的年長牧牛姑娘面前尷尬萬分時，祂的恩慈能量展現了，祂的心融化了，雅淑姐媽媽用紮住她頭髮的那根軟繩子，毫不費力地綁起祂。之後，她把祂綁在研磨上。

主奎師那在哭泣，祂的眼淚被眼線弄黑，正流下祂的雙頰。一邊揉著祂的眼睛，一邊深呼吸，祂顯得非常漂亮。祂在哭，卻非常動人。祂的臉、祂身無寸縷的身體和祂的恐懼之情都那麼甜美。任何人看見此情此景都會體體驗到它的甜美。

namamisvaram sac-cid-ananda-rupam  
lasat-kundalam gokule bhrajanam  
yasoda-bhiyolukhalad dhavamanam  
paramrstam atyantato drutya gopya

薩提亞瓦爾塔·牟尼(Satyavrata Muni)祈禱：「噢，祂熱淚盈眶地深呼吸，願奎師那的那個形象顯現在我心裡。」這就是達莫達茹逍遙。

祂的動作那麼甜美動人；當祂斜睨某人時，祂的明眸那麼甜美動人；祂的逍遙時光甜美動人；祂的母親甜美動人；祂的牧牛姑娘甜美動人；祂的巴佳甜美動人。關於祂的一切都那麼甜美動人。

註四十四. 「康薩試圖把孩子猛力摔在一塊石頭上，但由於她是瑜伽瑪亞，即主維施努的妹妹，因此她溜向上，呈現了杜伽女神的形象。意謂『妹妹』的 anuj 一字意義重大。當維施努，即奎師那，誕生自兌瓦葵時，祂一定同時從雅淑妲那裡誕生了。否則瑜伽瑪亞怎能成為主的妹妹？」(《聖典博伽瓦譚》10.4.9 的要旨)

註四十五. Anarthas 是要不得的欲望、活動或惡習，它們好比有礙奉愛進步的野草。

註四十六. 他不是實際地放棄他那高階奉獻者的崇高位置。他留在原位，卻扮演和履行中階奉獻者的角色和職責。



## 純粹聖名是奎師那

以下是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五日，高茹阿顯現日(Gaura Purnima) 慶典期間，在納瓦島(Navadvipa) 兌瓦南達·高迪亞廟 (Devananda Gaudiya Matha)的討論。

[奉獻者:]奉愛女神，即奉愛化身是誰呢？

[聖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她是自身能量，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當她的知識和喜樂<sup>47</sup>部分組合時，它的精萃稱為奉愛能量(bhakti-sakti)。

Vidya-vadhu-jivanam。<sup>48</sup> 奎師那本人，即聖名本人，就像丈夫或摯愛。誰是被愛的那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就是主奎師那的摯愛。純愛奉愛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她的其中一個擴展就是奉愛女神。奉愛女神有形象和屬性，她又滿載恩慈。她像主奎師那一樣獨立。她可以令茹阿妲和奎師那跳舞，她可以在我們心裡展現祂們，她又可以令我們跳舞。她能讓我們投入於服務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

nama cintamani krsnas  
caitanya-rasa-vigraha  
purnah suddho nitya-mukto  
'bhinnatvan nama-naminoh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7.133)

奎師那的聖名是超然喜樂的。祂賜予一切靈性祝福，因為祂是奎師那本人，即所有快樂的儲藏庫。奎師那的聖名是完整的，祂也是所有超然情感的形體。祂不是受到任何條件限制的物質名字，祂的力量不亞於奎師那本人。由於奎師那的聖名不受物質品質污染，因此不可能涉及假象。奎師那的聖名恆常都是解脫而靈性的。因為奎師那的聖名和奎師那本人一模一樣，因此祂的聖名決不受物質自然法則所限。

[奉獻者:]一方面，經典表明如果我們在非奉獻者的聯誼之中唸誦哈瑞 奎師那曼陀，純粹聖名便不會向我們展現。但這詩節說：

「purnah suddho nitya-mukto 'bhinnatvan nama-naminoh—神的聖名

和神本人一樣完美、完全、不受污染和永恆。」因此，既有要不得惡習和欲望，又冒犯多多的人唸誦聖名時，聖名也會來臨，但卻被要不得惡習和欲望之雲遮蔽嗎？或是完全沒有聖名？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那會是聖名的冒犯(namaparadha)或聖名的影子(namabhasa，即聖名的微光)。<sup>49</sup> Kabhu namabhasa sadaya namaparadha。持恆地唸誦會令心裡所有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統統消失，純粹聖名(suddha-nama)便會在心裡顯現。修習者便會覺悟到奎師那本人。這時奎師那就會來到他那裡。

[奉獻者：]某人或會說，唸誦聖名的冒犯或聖名的影子時，聖名(奎師那本人，祂無異於祂的聖名)也存在，但卻被覆蓋。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不。

[奉獻者：]但據說聖名是恆常純粹的(purnah-suddho)。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聖名恆常純粹；這是對的。但我們對純粹聖名毫無概念。我們臻達的層面取決於我們怎樣和為什麼在唸誦或呼喚聖名。如果你不純粹，聖名就不會來。聖名冒犯的結果會是物質地位、名聲、財富和得償其他世俗之願。

[奉獻者：]但我聽過影子(聖名的影子)只是由於太陽(純粹聖名)的存在而存在，只是因為浮雲(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才看不見太陽。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以這個邏輯，可以說浮雲就是太陽。同樣，若你是聖名微光者或聖名冒犯者，你也許會想：「噢，這是聖名。」但那不是聖名；那只是一片雲。事實上，它甚至會是黑暗。兩者都不是聖名。「Namaksarabahir haya bate nama nahi haya bahir haya<sup>50</sup>—如果冒犯地唸誦，那根本就不是聖名。它僅是聽起來似是真正聖名的俗世音節。」就像仿金不是金，因此帶著冒犯唸誦的擬似聖名，其實不是聖名。

[奉獻者：]如果小心地避免冒犯，可以僅是透過聆聽聖名音震而獲得純粹聖名嗎？那不夠嗎？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只有領受到靈性導師、或任何覺悟奉獻者、或高認格、或聖茹阿坦和奎師那無條件的恩慈，才有可能。有這樣的恩慈，便能輕易覺悟純粹聖名。否則，祂是難以臻達的。

恩慈有兩種：奉獻者的恩慈和至尊主的恩慈。我們若要領受那唸誦純粹聖名的恩慈，那個奉獻者必須是完全覺悟的，例如拿茹達、蘇卡兌瓦·哥斯瓦米、或聖茹帕和薩拿坦·哥斯瓦米。否則，單憑我們的修習是不可能獲得純粹聖名的。得到祂的唯一方法是恆常哭求他們的恩慈，真正地托庇給他們。來到高茹阿聖地，即納瓦島，我們便有希望。與此同時，我們將必須恆常渴求奎師那安排我們得到純粹偉大奉獻者的聯誼。那麼，透過那聯誼，純粹聖名便會非常輕易地到來。

履行納瓦島朝聖時，苦行連連。烈日當頭，土地和塵土也非常熾熱。很多通常都留在家中，不習慣這種苦行的奉獻者都履行這個朝聖—不僅是步行一英里，而是在酷熱之中步行共四十英里。他們汗流浹背，滿臉通紅，雙腳灼燙，頭頂灼燙，又缺水。有時道路非常灼熱，以致他們的雙腳都起水泡。

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看到，即使在這個情況下，他們都在履行這樣的苦行，祂的心便融化，必須施恩。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主尼提安南達·帕佈會說：「噢，你多麼熱愛這個聖地。」祂們肯會施恩。我親眼看見奉獻者又熱又累，他們甚至無法微笑。但他們仍然繼續他們的朝聖，伴著大轎上的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神像和一群數以千計的奉獻者，唸誦著哈瑞聖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必須施恩，賜他們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在今生或將來某一生。

若有信心，儘管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依然存在，都會有進步。我們也許有數百萬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我們也許不知不覺地犯下很多冒犯，但我們若有信心，它們就會逐漸消失。

信心有兩種：純粹信心(suddha-sraddha)和物質信心(laukiki-sraddha，基於風俗或傳統的信心)。一切都仰賴於信心。有純粹信心、靈性或超然信心(paramarthika-sraddha)，又有信心的表象(影

子, abhasa)。影子有兩種：反映(pratibimbabhasa)和影子(chayabhasa)。反映是不好的；影子稍為好一點。

純粹信心是什麼？就是完全堅信，透過服務主奎師那、履行朝聖、唸誦聖名，以及服務師尊和偉大奉獻者，生命肯定會功德圓滿。具有深切信心的人，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阻不了他的發展。但那信心必須是純粹的。我們若為了滿足世俗願望而履行朝聖，那信心並不純粹。

靈性信心之兆是什麼？人會想：「我或會被碎屍萬段，但我絕不會放棄唸誦聖名或履行奉愛活動。決不。」

[奉獻者：]一方面，我聽說聖名的冒犯和聖名的影子都是音節，詩節也支持這個說法：

atah sri-krsna-namadi  
na bhaved grahyam indriyaih  
sevonmukhe hi jihvadau  
svayam eva sphuraty adah

(《奉愛甘露之洋》1.2.234)

透過受到物質污染的感官，沒有人能夠明白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的超然本質。只有透過對主的超然服務而充滿靈性時，主的超然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才會向他揭示。

這個詩節說，物質的舌頭和感官無法觸及聖名。但另一方面，又有這個詩節：

nama cintamani krsnas  
caitanya-rasa-vigraha  
purnah suddho nitya-mukto  
'bhinnatvan nama-naminoh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7.133)

聖名是恆常純粹的。有些人說當人履行哈瑞聖名時，那怕唸誦者是唸誦聖名冒犯的假象宗，聖名都存在。他們說要不得惡習和欲望

或冒犯之雲遮蔽了純粹聖名，因此都應該尊敬聖名，但不應該留在那種假象宗聯誼之中，受到荼毒。

凡有唸誦的地方，聖名便存在。於是，儘管有冒犯或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若懷著唸誦的渴望，聖名都會顯現在舌頭上嗎？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不。如果某人懷著冒犯及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在唸誦，奎師那不會向那個人顯現。純粹聖名是奎師那本人。「abhinnatvan nama-naminoh—奎師那的聖名和奎師那本人密不可分。」當純粹至善到臨時，當我們的心沒有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及冒犯時，它便從哥樓卡·巴佳降臨到我們心裡。更明確地說，純粹至善長駐在奎師那的同遊心裡。它從他們的心來到我們的心。純粹至善是喜樂和知識混合的精萃，純粹至善降臨到我們心裡時，純粹聖名便一同出現。只有在那時候，才會察知到聖名和聖名擁有者實為一體，並完全相同。

純粹聖名之前有兩個階段，就是聖名的冒犯和聖名的影子。聖名的冒犯不是聖名，只不過是聽起來似是聖名的俗世音節(namaksara)。當唸誦者有點信心，但他的心仍然滿是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時，便發生或出現聖名的冒犯。至於聖名的影子，正如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靈魂的職務(Jaiva-dharma)》和聖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哈瑞聖名-如意寶石(Harinama-cintamani)》所述，共有兩類。這兩種是聖名反映之影(pratibimba-namabhasa)和聖名影子之影(chaya-namabhasa)。

先嘗試理解聖名反映之影。太陽在天空上。它與地球相距數百萬英里，但在水壺裡卻看到它的反映。同樣，真正的聖名遙不可及。我們體驗到的只是反映，那個反映與純粹聖名不一樣。

[奉獻者:]這樣，如果聖名的影子是個反映，那麼純粹聖名在哪裡？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聖名是純粹至善之陽(suddha-citta surya)。祂在純粹奉獻者心裡，也在哥樓卡·溫達文。反映是來自那裡的。

那些三流奉獻者(初階奉獻者)有時誤把這反映當作奎師那，但它不是。太陽的反映不是太陽本身，聖名反映之影也不是純粹聖名。

假象宗和其他像他們那樣的人都唸誦聖名。他們看見純粹奉獻者正在唸誦，萬人敬仰，於是他們想：「我們應該這樣唸誦，然後非人格解脫便會垂手可得。」他們不知道奎師那或祂任何展現的形象或屬性。相反，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唸誦具有虛擬屬性的虛擬聖名(kalpana-nama)，他們最後會覺悟沒有品質的神。他們的聖名稱為聖名反映之影。當中沒有真正的聖名。

第二類的聖名影子是聖名影子之影。請非常深入地聆聽這個比喻。在夜晚最後的幾小時，在凌晨四至五時，東方的黑暗(andhakara)開始減退。太陽和它的光線仍未升起，仍沒有亮光，但卻有漸漸散去的黑暗。這是快將升起的太陽的影子。太陽本身不會立即升起；那將需時一小時。我們看著某些東西，但那仍然不是太陽。我們只是快要看見太陽，但我們還沒有看見它。這是聖名影子之影；快要看見太陽，比反映更快，但那不是太陽。

影子之影能賜予解脫和財富。它也能賜予宗教、經濟發展、感官滿足和解脫。它也能賜予通往無憂星之途，正如阿傑米拉<sup>51</sup>的例子所示；但它無法賜予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在無憂星區域的較低處，有個名為布茹阿瑪星的非人格領域，在那裡會獲得自我的殲滅(sayujya-mukti)。又有四種更高的解脫：與主具有相同的身體特徵、與主聯誼、與主住在同一星球以及與主具有同等的富裕。這四種全都能以影子之影獲得。因為那些唸誦影子之影的人相信奎師那有形象、屬性和力量。即使是不斷唸誦影子之影，又不作冒犯，純粹聖名都會迅速到來。

然而，影子之影本身也不是真正聖名。即使連一部分太陽也看不見，卻能清楚看見一些昏暗的微光時，這稱為影子。因此，在聖名影子的兩個階段(反映和影子)都看不見太陽；當中沒有純粹聖名。

一個人所唸誦的聖名影子是哪一種，是取決於他的信心。信心若是反映之影，他唸誦的聖名就會是聖名反映之影，它會把他的假象宗概念之果賜給他。

若信心是信心之影，那麼聖名唸誦就會是聖名影子之影。領受到極高級聖人聯誼的人所唸誦的聖名影子之影，有天會變成純粹聖名，就像在黑夜終結(brahma-muhurta)的一小時之後，若一片澄空，萬里無雲(換言之，沒有聖名冒犯)，太陽自會清晰可見。純粹聖名之中沒有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或冒犯。

由於太陽實際上是無限的，它不可能被雲遮蔽。相反，雲霧遮蔽我們的眼睛。同樣，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與冒犯大幅蒙蔽靈魂的信心，以致即使他唸誦數百萬世，都得不到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koti koti janme kare yadi sravana kirtana tabuta na paya krsna pade prema dhana—若對聖名作出冒犯，就不會達到渴求的目標，即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由於雲的存在，便會看不見太陽。

當我們在夜末時份看見光影(不是陽光，只是光線的反映)，我們便知道旭日快要東升。這是影子之影。再者，聖名反映之影就是太陽既沒有直接存在，也沒有任何光線之時；只有太陽的反映。同樣，當中沒有真正的奎師那聖名。

**[奉獻者:]**反映怎樣產生？為什麼會唸誦反映？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這發生在缺乏聖人聯誼或靈性導師之時。或者，即使他有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他也許欠缺那位靈性導師的聯誼。又或者，如果門徒有個沒有真正知識的，虛假的三流靈性導師，他將無法領受純粹聖名，也將無法獲得所有結論的清楚解釋。這樣的唸誦者只能唸誦聖名反映之影。

**[奉獻者:]**有人或會說奎師那是絕對的，祂的反映既然也是祂，因此也是絕對的。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是的，就像太陽也是陽光，但在夜裡，我們察看不到太陽。在早上，可以看見光是來自陽光

的。太陽恆常發光發熱，但在夜裡卻看不見。同樣，主奎師那是絕對的；但我們的要不得惡習和欲望、冒犯和愚昧就像雲、霧和夜晚，像一堵牆那樣阻擋我們的視線。

[奉獻者：]但聖名是恆常純粹的。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那是真的，但我們的聖名不是聖名，雖然我們也許認為它是。我舉兩個例子。

[奉獻者：]我們不能說我們唸誦不純粹的聖名。聖名恆常純粹。不純粹的是我的心。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當我們把聖名的冒犯和聖名的影子視為聖名時，就像指向空中，說：「這光是太陽。」它其實是什麼？太陽也許是絕對的，它也許是在天空上，但我們指著的不是太陽。

[奉獻者：]即使唸誦數百萬聖名，只有透過靈性導師的恩慈，才可以得到純粹聖名嗎？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藉由主奎師那和純粹奉獻者的恩慈。你所說的，你所理解的，你所認為是聖名的一那名字不是聖名。燈泡不是太陽。那些沒有高級聖人聯誼，心靈不純粹，不曾領受到主奎師那的恩慈，也沒有靈性導師幫助的人，將無法唸誦這個純粹聖名。它只是字典裡的詞語。聖名是存在的。<sup>52</sup> 當聖名在我們心裡自我閃耀時，便明白到奎師那來了。屆時我們的舌頭或我們的心意，就像采坦亞·瑪哈帕佈一樣日日夜夜不斷自動唸誦，我們將無法停止。屆時便可以說我們在唸誦純粹聖名。

[奉獻者：]師尊，那時看到主奎師那嗎？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一個純粹的奎師那聖名都會賜予純粹愛意，然後我們便可以看到祂。



**[奉獻者:]**當我們唸誦純粹聖名時，主奎師那會出現在我們面前嗎？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透過我們唸誦的努力，我們無法使主奎師那顯現。當我們唸誦純粹聖名時，奎師那本人會顯現在我們的舌頭上，並在那裡跳舞。我們應該滿懷信心，至少努力唸誦聖名的影子。

那些不閱讀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等等我們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的著作的人，將無法生動地解釋這點。門徒若只在哭泣：「靈性導師，靈性導師，靈性導師，」他們便不會明白這個原則。若認為只應該認識自己的靈性導師，而且，要認識奎師那並不需要認識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我們的師尊—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瑪哈茹傑、聖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聖茹帕·哥斯瓦米或聖薩拿坦·哥斯瓦米，這是冒犯不敬的想法。

**[奉獻者:]**為了能夠唸誦純粹聖名，必須哭求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恩慈。但作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驕傲自大又滿是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與冒犯，我們怎樣發展哭求主恩的這種心緒？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恆常服務純粹的靈性導師、純粹的偉大奉獻者、純粹聖名和投入於奉愛修習，你便會立即成為純粹奉獻者。不應該把時間給予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與冒犯。換言之，我們應該非常投入，使我們沒有時間細想過去的要不得惡習和欲望與冒犯，我們也不應該有時間讓自己干犯新的冒犯。

懷著對聖靈性導師、主奎師那和偉大奉獻者的服務心緒，以及奎師那的聖名就是奎師那本人的這個理解，應該透過日夜唸誦來服務祂們。若我們服務和聆聽那些正在唸誦純粹聖名的人，我們聖名影子的唸誦便會消失，純粹聖名便會為我們顯現。

註四十七。「祂(奎師那)藉此認識自己，也令其他人認識祂的那種超然能量稱為知識。祂藉此具備超然喜樂，也令祂的奉獻者喜樂無邊的超然能量稱為喜樂。」(《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62 的要旨)

註四十八. Vidya-vadhu-jivanam(摘自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八訓規》) 意謂「處於超然知識形象的，新娘的生命和靈魂。」

註四十九. 「解脫(mukti)，即擺脫所有罪惡反應，甚至能透過聖名影子而獲得，即在聖名之光鋒芒畢露前乍見的一點微光。聖名影子的階段，界乎帶著冒犯地唸誦聖名和純粹唸誦之間。唸誦主的聖名有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唸誦時會干犯十種冒犯。在下一個階段，即聖名的影子，冒犯已幾乎停止，正要到達純粹唸誦的層面。在第三個階段，沒有冒犯地唸誦哈瑞 奎師那曼陀時，對奎師那潛藏的愛便立即覺醒。這就是完美。」(《聖典博伽瓦譚》5.24.20 的要旨)

註五十. 「Prema-pumartho mahan。那是夢寐以求的。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說過一句話：『namaksara bahir haya nama nahi haya—到來的只是字母，但不是聖名。』在哈瑞 奎師那這個音節出現的是字母，但不是聖名。」(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瑪亞普茹與聖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在房間內的對話)

註五十一. 阿傑米拉看見維施努的使者之後，他前往哈瑞兌茹(Haridvara)履行奉愛，然後到達無憂星。因此聖名影子之影賜予優良聯誼(就像維施努的使者)的機會。

註五十二. 我們的典範師，例如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和其他人等等，在他們乞求聖名的禱文裡祈求主的恩慈。例如，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在《Jiva-jago》這首歌撰述：「塔庫爾·巴提維諾德倒在主高認格的蓮花足，乞求聖名之後，他便領受到聖名曼陀。」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在《Emona Durmati》這首歌祈求：「主啊，我正倒在你蓮花足底，一再哭求聖名。」

# 瑪德瓦聖日(MADHAVA-TITHI)， 純愛奉愛之母

[這篇講課是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在澳大利亞的莫威路姆巴講授的。]

今天是艾卡達斯斷食之誓(ekadasi-vrata)之日，我想你們大多數人都奉行了。要像安巴瑞薩大君(Ambarisa Maharaja)那樣徹底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是絕無僅有的。我們應該嘗試，但我們受到目前這個年代的影響—卡利年代(Kali-yuga)。

安巴瑞薩大君活在薩提亞年代(Satya-yuga)，他非常強壯，以致他可以不眠不休地斷食一年，單腳站立，甚至滴水不沾，又不呼吸。在卡利年代，我們既不強壯也不進步<sup>1</sup>；但我們卻洪福齊天。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解釋過，在艾卡達斯斷食那天，我們若感到飢餓，我們可以吃點水果，喝點果汁或牛奶。我們不應該吃個不停。我們不是喝一公升某種果汁，半小時後又喝另一種果汁，半小時內我們又再吃煮土豆和其他菜蔬，半小時後又喝大量的水、一磅加了糖的干酪(paneer)，以及半公升茹巴瑞(rabari)。我們只應該吃所需的份量，減輕渴睡感和懶散。

日夜保持清醒，在艾卡達斯斷食日，我們應該像安巴瑞薩大君那樣終日唸誦和銘記主奎師那。安巴瑞薩大君是全世界之王，又是個居士，他外在地糾纏於物質依附之中。杜爾瓦薩·牟尼(Durvasa Muni)是個婆羅門，也是個覺悟了的瑜伽師(yogi)。他可以詛咒某人一命嗚呼，又能令死人起死回生。他是個婆羅門聖人(brahmarsi)，也是個力量強大的梵覺宗(brahmavadi)。他心想：「我生於婆羅門家庭，又在山卡茹(Sankara，即施瓦)的朝代。我是山卡茹的展現，即阿崔(Atri)和阿娜蘇亞(Anasuya)的兒子，他們都是學富五車的高階偉大奉獻者。悉妲-德薇(Sita-devi)是幸運女神拉釋米(Laksmi)本人，當她和茹阿瑪(Rama)二人拜訪我父母的茅舍時，我父母傳授了悉妲-德薇眾多訓示。我是這個世界最偉大、最強大的人；我無所不能，瞬間完成。」然而，杜爾瓦薩·牟尼從不奉行艾卡達斯斷食。

有一次，在瑪圖茹(Mathura)的蜜糖林(Madhuvana)，安巴瑞薩大君在他的王宮奉行大戒(maha-dvadasi)，不喝不睡。他讓自己日夜沉醉於唸誦、銘記、服務神像和祈禱。第二天，崇拜過主奎師那之後，當他快要準備中止他的斷食時，杜爾瓦薩·牟尼到達他的宮殿。

杜爾瓦薩像個神明，是個覺悟了的梵覺宗，但他沒有奉行艾卡達斯斷食。安巴瑞薩大君請求他遵守大戒的中止時間(maha-dvadasi parana)來中止艾卡達斯斷食，然後他自己會榮耀祭餘。杜爾瓦薩·牟尼回答：「好吧，但我會先到附近的雅沐娜河沐浴。我不會花很久的。」

不過，他花了那麼多時間，以致僅餘幾分鐘，中止艾卡達斯斷食的吉時就要過去。安巴瑞薩大君忖度要怎樣做。他細想：「一個婆羅門聖人，一個完美瑜伽師來到我門前。他不是普通人。在我自己享用偉大祭餘之前，我應該先給他奉上。否則，我就會是忽視印度文化，我可能會下地獄。另一方面，我必須奉行我的艾卡達斯斷食之誓，那不是世俗活動。它是超然的，如果我不在適當時間享用偉大祭餘來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我便會喪失我的奉愛。我應該敬重這個婆羅門，還是敬重奉愛？」

深思熟慮之後，他選擇了敬重奉愛。「即使我失去物質的豐盛或下地獄，我無論如何都不能違反奉愛而行。我不會不敬重艾卡達斯斷食；我會在賦定時間內中止斷食。」然後他便喝了一滴曾經用來崇拜主奎師那的水，稱為濯足水(caranamrta)。

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時若沒有喝果汁或水，便可以喝濯足水來中止斷食。但若吃過水、水果、果汁、牛奶或蔬菜，將必須吃一些穀物來中止；否則那艾卡達斯斷食便不圓滿。

安巴瑞薩大君心想：「我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期間甚至沒有喝過水，因此我可以喝濯足水。如此一來，由於我沒有吃過任何穀物，因此我也敬重那個婆羅門。」

喝了一滴濯足水之後，杜爾瓦薩·牟尼回來。「我知道你，」他高聲叫嚷：「你只是個所謂的奉獻者。我是個完美神通的婆羅門。你

知道我父母的身份。你知道我的大能，你卻膽敢對我不敬。我會立即把你燒成灰燼。」

他從他的頭髮辮了一個髮絡，摔到地上，命令它變成一團猛火。火魔便跑向安巴瑞薩大君，試圖把他燒成灰燼。那時候，蘇達爾珊神碟(Sudarsana cakra)出現了。主奎師那命令過祂的神碟要恆常保護偉大奉獻者，即那些托庇於祂的人；於是蘇達爾珊便把凶猛的惡魔燒成灰燼，然後便移向杜爾瓦薩，他飛快逃命，「把他的腿放在頭上<sup>2</sup>」。杜爾瓦薩·牟尼便呼救：「救我！救我！救我！」

當火魔接近安巴瑞薩大君時，國王唸誦而毫無懼色。他心想：「我不論生死，也視乎主奎師那。」他完全仰賴於主奎師那，蘇達爾珊神碟救了他。不過，雖然杜爾瓦薩·牟尼是個力量強大的婆羅門，也是覺悟了的瑜伽師，卻貪生怕死，逃之夭夭。首先，他試圖托庇於他的父親，施瓦神(Lord Siva)；但看見他接近時，施瓦神對他大叫：「不要過來這裡。離開這裡！我知道你為什麼在逃跑。由於你對偉大奉獻者不敬，以致陷入這種困境。我知道偉大奉獻者的影響力有多大，我也害怕冒犯他們。如果我庇護你，蘇達爾珊也會攻擊我。」

於是杜爾瓦薩·牟尼便前往主布茹阿瑪那裡，他也拒絕幫助他。之後，他便接近主維施努和祈禱：「維施努啊！維施努啊！救我免於你的武器。我正托庇於你。」

主維施努說：「我無力保護你。我沒有自由。我受制於我的奉獻者。他們把他們的心托附給我，我也把我的心托附給他們。我無論如何都不是獨立於我的奉獻者。」

sri -bhagavan uvaca  
aham bhakta-paradhino  
hy asvatantra iva dvija  
sadhubhir grasta-hrdayo  
bhaktair bhakta jana-priyah

(《聖典博伽瓦譚》9.4.63)

至尊人格首神對婆羅門說：「我完全受制於我的奉獻者。真的，我毫不獨立。由於我的奉獻者全無物質欲望，因此我只坐在他

們內心深處。別說是我的奉獻者，即使那些人是我的奉獻者的奉獻者，也深得我心。」

若某人的腳上有一根刺，便無法從他的頭把刺去掉。必須從他的腳把刺去掉。因此主維施努在說：「對我而言，偉大奉獻者就是一切。我的誓約就是保護他們。如果你想獲救，你必須馬上去安巴瑞薩大君那裡。不要認為他是居士或普通的國王統治者(ksatriya)。不要以為：『啊，他微不足道。』他是我的心。向他奉上你的頂拜。」

凡夫俗子往往認為：『我這麼博學、富有、強大。這些虛假的偉大奉獻者一無是處，只是唸誦哈瑞奎師那，所作所為不值一顧。』不要有這樣的行徑。相反，要成為實在而誠懇的偉大奉獻者。那麼主奎師那就會保護你，賜你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奉主之命，聖人杜爾瓦薩馬上回到安巴瑞薩大君那裡。杜爾瓦薩懇求：「請救我逃離蘇達爾珊神碟。他的熾熱正在燒灼我。」安巴瑞薩便祈求：「主啊，主啊，如果我曾經為主奎師那履行過奉愛服務，那就請拯救這個婆羅門吧。」話畢，蘇達爾珊神碟便冷卻下來，回到主維施努那裡。

自從聖人杜爾瓦薩在一年前開始逃避主的武器之後，安巴瑞薩大君便沒有吃過任何東西。事實上，當聖人杜爾瓦薩終於來到安巴瑞薩大君面前時，國王極為謙遜地向他道歉。他說：「我微不足道—我不是奉獻者。我中止了我的斷食，因此忽視了你，又不敬重你。」杜爾瓦薩·牟尼五體投地的倒在安巴瑞薩大君的蓮花足，國王便擁抱他。

安巴瑞薩大君請求他大發慈悲，榮耀偉大祭餘。杜爾瓦薩便表達他新的覺悟，就是奉獻者比奎師那本人更有力量。奎師那把祂的所有力量賜給偉大奉獻者。但他們卻深藏不露，「瞞騙」他人，展示自己為墮落者。Trnad api sunicena。雖然他們的力量極為強大，他們卻謙恭溫順，海量有禮。

聖人杜爾瓦薩欣然享用偉大祭餘，之後安巴瑞薩大君也與他全家人一起榮耀祭餘。

就像那樣：謙遜，對主奎師那的奉愛服務和艾卡達斯斷食有堅定信心。為了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我們可以拋頭顱，洒熱血，捨棄生命和靈魂。艾卡達斯斷食會保護我們，因為她是純愛奉愛之母。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撰述：madhava tithi bhakti janani jatane palana kori。艾卡達斯斷食是瑪德瓦聖日，即奎師那本人。艾卡達斯斷食等等神聖日子是純愛奉愛之母(bhakti-janani)。我們應該盡量純粹地努力遵循，整天不吃喝多次。

若有可能，甚至滴水不沾地(nirjala)奉行，若不可能，便在日中榮耀一點祭餘，僅只一次。很多瘦削的老人都能奉行滴水不沾的艾卡達斯斷食；因此你們那些年輕力壯的人為什麼不能？努力這樣奉行。不過，這樣斷食若令你頭昏眼花，你倒頭大睡，那又有什麼意義？努力銘記奎師那，與偉大奉獻者聯誼，誦讀韋陀經典和日以繼夜地禱告。

一段這樣的禱文是：

he krsna! karuna sindhu! dina bandho! jagat pate!  
gopesa! gopika kanta! radha kanta! namo 'stu te

我頂拜你無數次，奎師那啊！你是恩慈之洋，墮落者之友，創造之主，牧牛社區的主人。你是牧牛姑娘的摯愛，最重要的是，你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摯愛。

覺悟靈魂與物質是分開的(brahma-jnana)，以及沉醉於主的非人格層面(brahma-yoga-samadhi)，與之相比，奉行艾卡達斯斷食甚至賜予更多靈性力量。

註一。「博學之士啊，在這個卡利的鐵年代，人們短壽。他們喜歡吵架、懶惰、受到誤導、不幸，最重要的是，他們終日心煩意亂。」《聖典博伽瓦譚》(1.1.10)

註二。「把他的腿放在頭上」是印度的說法，表示以閃電般的速度逃走。

## 八頌南達之子 (Sri Nanda-Nandanastakam)

sucaru-vaktra-mandalam sukarna-ratna-kundalam  
sucarcitanga-candanam namami nanda-nandanam

我頂拜(pranama)南達之子(Nanda-nandana)，祂的臉龐極為賞心悅目，祂漂亮的耳朵懸著珠寶耳環，祂全身塗滿了芬芳的檀香漿(candana)。 (1)

sudirgha netra-pankajam sikhi-sikhanda-murdhajam  
ananga-koti-mohanam namami nanda-nandanam

我頂拜南達之子，祂的明眸尤勝盛放的蓮花，祂頭上精緻地插上孔雀毛，祂也迷倒數以百萬個愛神丘比特。(2)

sunasikagra-mauktikam svacchanda danta-panktikam  
navambudanga-cikkanam namami nanda-nandanam

我頂拜南達之子，祂美麗的鼻子掛著一顆象珠，祂的皓齒閃閃發光，祂的膚色比初現的兩雲更加美豔輝煌。(3)

karena venu-ranjitam gati-karindra-ganjitam  
dukula-pita sobhanam namami nanda-nandanam

我頂拜南達之子，祂的蓮花手拿著笛子，祂優悠的步姿甚至勝過痴迷的大象，鮮黃色的披肩令祂黝黑的肢體更加動人。(4)

tri-bhanga-deha-sundaram nakha-dyuti-sudhakaram  
amulya ratna-bhusanam namami nanda-nandanam

我頂拜南達之子，祂的三曲姿勢分外優雅，祂趾甲的光芒甚至令月亮也無地自容，祂佩戴著無價珠寶和飾物。(5)

sugandha-anga-saurabham-uroviraji-kaustubham  
sphuracchri-vatsalanchanam namami nanda-nandana

我頂拜南達之子，祂體香馥郁，香氣四溢，祂寬闊的胸膛上點綴著考士圖(Kaustubha)寶石和卍號(Srivatsa)。(6)

vrndavana-sunagaram vilasanuga-vasasam



surendra-garva-mocanam namami nanda-nandanam

我頂拜南達之子，即溫達文(Vrndavana)那情場老手，祂上演完美無瑕的逍遙時光，祂身穿適合那些逍遙時光的服飾，令因鐸自愧不如。(7)

vrajangana-sunayakam sada sukha-pradayakam

jagan-manah pralobhanam namami nanda-nandanam

我頂拜南達之子，祂作為巴佳牧牛姑娘(vraja-gopis)的情人，恆常令她們滿心歡喜，祂也迷住眾生的心意。(8)

sri-nanda-nandanastakam pathed ya sraddhayanvitah

tared-bhavabdhim dustaram labhet tadanghri-yugmakam

任誰定期誦讀這首《八頌南達之子》，便會輕易跨越這個看似無法跨越的物質存在之洋，得以長住奎師那的蓮花足下。(9)

## 聖茹阿妲慈愛的瞥視 (Sri Radha-krpa kataksa-Stava-Raja)

munindra-vrnda-vandite tri-loka-soka-harini  
prasanna-vaktra-pankaje ikunja-bhu-vilasini  
vrajendra-bhanu-nandini vajendra-sunu-sangat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聖人之首也崇拜你的蓮花足，你驅散三界的悲傷。你歡顏綻放猶如蓮花，巴佳森林裏的逍遙時光令你滿心歡喜。維莎巴努大君(Vrsabhanu Maharaja)的千金和巴佳王之子(Vraja-kumara)的心的女主人—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1)

asoka-vrksa-vallari-vitana-mandapa-sthite  
pravala-vala-pallava-prabha 'runanghri-komale  
varabhaya-sphurat-kare prabhuta-sampadalay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你住在攀附在橡膠(asoka)樹的蔓藤，所圍成的廟宇(mandira)。你柔軟的蓮花足仿如光芒四射的紅珊瑚、初抽嫩葉和初升旭日。你的蓮花手恆常熱切於滿足你奉獻者的夙願，賜予大無畏這個祝福。你具備無數品質—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呢？(2)

ananga-ranga-mangala-prasanga-bhangura-bhruvam  
savibhramam-sasambhramam drganta-bana-patanaih  
nirantaram vasi-krta-pratiti-nanda-nandan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在打情罵俏的舞台上展現著無比吉祥，你彎彎的眉頭突然洒下斜瞄箭雨，令南達之子一直俯首稱臣—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呢？(3)

tadit-suvarna-campaka-pradipta-gaura-vigrahe  
mukha-prabha-parasta-koti-saradendu-mandale  
vicitra-citra-sancarac-cakora-sava-locan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你肢體閃亮奪目的白嫩膚色就像雷電、黃金和燦帕卡(campaka)花，你臉龐的灼灼光華尤勝百萬秋月的光輝，你的明眸就像雨露鳥(cakora)一樣顧盼不定，在每個新的時刻都流露著奇異美妙的景象—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4)

madonmadati-yauvane pramoda-mana-mandite  
priyanuraga-ranjite kala-vilasa-pandite  
ananya-dhanya-kunja-rajya-kama-keli-kovid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你陶醉於你自己的青春美，你超凡的飾物，即你那令人振奮的愠怒情感恒常點綴著你。染透了你情人對你的愛，你極為擅長情愛韻事的藝術。在多個崇高的森林裡，你是研究所有愛戀新奇事物的最淵博學者—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5)

asesa-hava-bhava-dhira-hira-hara-bhusite  
prabhuta-sata-kumbha-kumbha kumbhi-kumbha-sustani  
prasasta-manda-hasya-curna-purna-saukhya-sagar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你情意綿綿的風情和你那鑽石項鏈似的莊嚴同時點綴著你，你可愛的胸脯就像一對純金打造的水壺，又像佳雅南迪妮(Jaya-nandini)頭蓋上的小丘。展露著你那備受稱讚的溫婉笑容，你是神聖喜樂之洋—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呢？(6)

mrnala-vala-vallari-taranga-ranga-dor-late  
latagra-lasya-lola-nila-locanavalokane  
lalal-lulan-milan-manojna-mugdha-mohanasrit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你柔軟的手臂好像水中搖曳的蓮花嫩莖。你顧盼不定的藍眼睛眨動著迷人的瞥視，就像在狂風中舞動的蔓藤。你的魅力誘使穆罕(Mohana)本人緊隨著你，你倆會面時，你偷走了祂的心，然後在祂痴痴迷迷的狀態下給祂庇蔭—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呢？(7)

suvarna-malikancita-tri-rekha-kambu-kanthage  
tri-sutra-mangali-guna tri-ratna-dipti-didhite  
salola-nila-kuntale-prasuna-guccha-gumphit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你美若精緻海螺的脖子點綴著黃金項鏈和三條線，光彩奪目的三色寶石製成的飾物在你的三條線(trisutra，譯者註：新婚女子的脖子上繞著三條吉祥的小繩)上搖曳生姿，以最鮮艷亮麗的鮮花作為頭飾，你那黑髮絡繹慢慢晃動著—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呢？(8)

nitamba-bimba-lambamana-puspa-mekhala-gune  
prasasta-ratna-kinkini-kalapa-madhya-manjule  
karindra-sunda-dandika-varoha-saubhagoruk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你的臀部裝飾著金花石的腰帶，搖曳生姿。那些寶石叮噹作響，份外醉人。你美麗的大腿仿如象王傾斜的鼻子那樣逐漸縮窄—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呢？(9)

aneka-mantra-nada-manju-nupura-rava-skhalat  
samaja-raja-hamsa-vamsa-nikvanati-gaurave  
vilola-hema-vallari-vidambi-caru-cankram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你迷人的黃金踝鈴好比一群高貴天鵝的鳥語，優美地迴響著各式各樣的韋陀曼陀。當你走過時，你的肢體美恰似婀娜多姿的金黃色蔓藤—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呢？(10)

ananta-koti-visnu-loka-namra-padmajarcite  
himadrija-pulomaja-virincaja-vara-prade  
apara-siddhi-rddhi-digdha-sat-padanguli-nakhe  
kada karisyasiha mam krpa-kataksa-bhajanam?

無數無憂星(Vaikuntha)球的女神聖拉釋米(Sri Laksmi)崇拜你。聖帕爾瓦緹(Sri Parvati)、因鐸妮(Indrani)和薩茹斯瓦緹(Sarasvati)全都崇拜你，得到你的祝福。即使只是冥想你蓮花足的其中一只趾甲，也賜予無數完美—噢，你何時才會把你慈愛的瞥視賜給我呢？(11)

makhesvari! kriyesvari! svadhesvari! suresvari!  
tri-veda-bharatisvari! pramana-sasanesvari!  
ramesvari! ksamesvari! pramoda-kananesvari!  
vrajesvari! vrajadhipe! sri radhike namo 'stu te!

你是各種祭祀和活動的、斯瓦達女神(Svadha-devi，祭祖的象徵)的、半神人之首的、三本《韋陀經》之言的、包括那些闡述法律和邏輯的

所有經典的、聖茹阿瑪女神(Sri Rama-devi，幸運女神)和聖卡薩瑪女神(Sri Ksama-devi，寬恕女神)的，以及尤其是令人喜氣洋洋的森林(kunjas)之女主人(svamini)。你何時才會仁慈地令我成為你的女僕(dasi)，賜我資格去服務你與巴佳王子的情愛逍遙？茹阿迪卡啊，巴佳的至尊女神，我一再頂拜你。(12)

iti mam adbhutam-stavam nisamya bhanu-nandini

karotu santatam janam krpa-kataksa-bhajanam

bhabet tadaiva-sancita-tri-rupa-karma-nasanam

bhabet tada-vrajendra-sunu—mandala-pravesan am

嘿，維莎巴努王的千金！聽到這首美妙的禱文，請令我成為你仁慈瞥視的永恆對象。那麼，透過你那恩慈的影響力，我所有業報(karma)的反應都會被毀，覺悟到我的內在身份是個曼佳麗小女僕(manjani)，我便會加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最親密女友(parama-presthasakhis)的圈子，參與奎師那祭鐸(Krsnacandra)的永恆逍遙時光。(13)

## 一首優美的歌

在深夜沉醉於履行他的靈性專注時，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寫了這首優美的歌曲，《聖名靈唱(Nama kirtana)》。事實上，他撰寫他的所有歌曲時，都全神貫注於奎師那壯觀的逍遙時光。主奎師那所有重要的逍遙時光都存在於這首歌，因此它饒富深意。

Yasomati-nandana 意指「主奎師那，即雅淑妲-德薇之子」。Vraja-baro nagara。Nagara 解釋為「牧牛姑娘的摯愛」；nagara 一字在英語或全世界任何別的語言都沒有同義詞，但那些明白《Sri Ujjvala-nilamani》書中命題的人卻能覺悟箇中深義。雖然這首歌實際上是給高階奉獻者的，但我們也可以聆聽和唱頌，或許服務雅淑瑪緹之子奎師那的強烈渴望就會展現在我們心裡。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仁慈地顯現，賜予這種強烈渴望。

Yamuna-tata-cara, gopi-vasanahara, rasa-rasika krpamoya。主奎師那恆常在雅沐娜河畔徘徊。有時祂會和牧牛童一起放牛，但祂們不必為此前往雅沐娜；牛群尚有眾多其他水源。由於祂知道美麗的牧牛姑娘會把水壺放在她們頭上，到那裡給她們的水壺汲水，故此祂特意前往那裡。

雅沐娜河水其實不是水。那是牧牛姑娘的愛和情感，而主奎師那在那「水」中沐浴。至於牧牛姑娘，她們家中有眾多僕人和女僕可以到雅沐娜河汲水，但她們忖度：「我們應該自己取水。」她們藉口想要水而來到那裡，但她們只不過是欺騙她們的家庭成員。她們唯一的渴望是與奎師那見面，她們為此放棄了一切世俗依附和職責，例如宗教、對丈夫、孩子及其他家庭成員的職責，以及所有其他家庭職務。她們甚至放棄了她們的羞愧。

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裡說：

ye yatha mam prapadyante  
tams tathaiva bhajamy aham  
mama vartmanuvartante  
manusyah partha sarvasah

(《博伽梵歌》4.11)

正如眾生都皈依給我，我也相應地回報他們。帕爾塔(Prtha)之子啊，每個人都全面遵循我的路徑。

在這個詩節，主奎師那許諾，不論任何人以什麼方式愛祂，祂都會憐愛和回報他們，但祂卻無法回報牧牛姑娘的愛。祂可以回報祂朋友的、祂僕人例如哈努曼等等的、祂奉獻者薩那卡和薩南丹等等的、以及茹阿瑪祭鐸(Ramacandra)的所有同遊的愛。祂卻無法回報牧牛姑娘的愛。為了嘗試回報她們，祂便前往雅沐娜河畔。

但有時牧牛姑娘沒有來雅沐娜。主奎師那便等待她們一整天，祂的眼睛總是忙於顧盼四周，尋找她們。若任何人問祂：「你為什麼到處流連？」祂便回答：「啊，我丟失了我的其中一頭小牛，我正在找它。」祂妙計多端，為了有機會與牧牛姑娘見面，祂會巧施計策。

在我們目前的靈性進展階段，我們無法理解或品嚐這些優美非凡的詩節的含意。當我們與成熟的偉大奉獻者聯誼，我們的愛和情感也成熟時，屆時我們便會有所覺悟和細味。

## 聖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的生平概覽

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vami Maharaja)是噢姆(om)，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visnupada)聖施瑞曼·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的門徒，後者是噢姆，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曼·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Sri Srimad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Prabhupada)最重要傑出的門徒之一。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十六日，神聖地誕生於印度的比哈爾(Bihar)，神聖恆河的河畔附近，一個名為泰瓦瑞普(Tewaripur)的村莊。主茹阿瑪祭鐸(Ramacandra)正是在此殺死惡魔塔茹卡(Taraka)。聖瑪哈茹傑在新月日(amavasya)顯現在這個世界。他出生時命名為施瑞曼·拿茹央那·提瓦瑞(Sriman Narayana Tiwari)。他生於非常虔誠的崔維迪婆羅門(Trivedi Brahmana)家庭，他整個童年都有很多機會定期陪伴他父親參加靈唱(kirtana)及講課聚會。

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在西孟加拉的納瓦島聖地(Sri Navadvipa-dhama)初次與他的師尊(gurudeva)會面。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一個名為聖南若譚南達貞守生(Srila Narottamananda Brahmachari)的門徒，一直周遊比哈爾地區，傳揚聖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的訊息，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遇見他之後，便從他的村莊前往納瓦島。與那位貞守生討論過之後，聖瑪哈茹傑深信聖茹帕·哥斯瓦米(Sri Rupa Gosvami)傳系內的典範師(acaryas)所傳授哲學的頂尖地位。幾天之內，他便離家加入他靈性導師的使命，把他的生命皈依給他。

抵達聖納瓦島聖地時，聖瑪哈茹傑興致勃勃地加入一年一度的朝聖(parikrama)。在朝聖結束時，在高茹阿顯現日(Gaura-purnima)那天，他獲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傳授哈瑞聖名(harinama)和婆羅門啟迪(diksa)兩者，獲賜聖高茹阿·拿茹央那貞



守生(Sri Gaura Narayana Brahmachari)之名。不久之後，他的師尊又賜他「巴塔-班達瓦(Bhakta-bandhava)」的頭銜，意謂「奉獻者之友」，因為他恆常非常討好地服務偉大奉獻者。

隨後七年，他與他的師尊一起在全印度廣泛地進行傳教之旅。在一九五二年，又是在主高茹阿的顯現日，他至愛的師尊賜他啓迪，加入神聖的棄絕階級(sannyasa)。一九五四年，他的師尊委任他負責管理瑪圖茹(Mathura)一間新開幕的廟宇，即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Sri Kesavaji Gaudiya Matha)。聖瑪哈茹傑便開始在瑪圖茹度過年中部份時間，其他時間則在孟加拉，在兩地作出大量服務。往後十四年也繼續這樣。

當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委任他擔任他的機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Sri Gaudiya Vedanta Samiti)—的副會長，及轄下印度語刊物及月刊《至尊聖主通訊(Sri Bhagavat Patrika)》的總編輯時，他的責任進一步增加。一九六八年，他的師尊從這個世界隱跡時，聖瑪哈茹傑親自為他的大殮儀式(samadhi)履行所有必要的典禮儀式。在這段期間，作為聖主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謙遜的僕人，他開始策劃每年十至十一月份(Kartika)的巴佳地區(Vraja-mandala)朝聖，時至今日，他仍然繼續進行。

聖瑪哈茹傑的師尊要求他把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著作，從孟加拉語翻譯成他的母語，即印度語。他應之所求，翻譯了塔庫爾一些最重要的著作，例如《靈魂的職務(Jaiva-dharma)》、《Caitanya-siksamrta》、《Bhakti-tattva-viveka》、《Vaisnava-siddhanta-mala》，不能盡錄。這所有書籍，以及他就師徒傳系其他傑出典範師所寫的譯文和注釋，目前正由他的追隨者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時至今日，他已翻譯和出版了印度語書籍逾八十本，英語書籍逾五十本。除此之外，他的多本英語著作現已翻譯成其他語言，包括西班牙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葡萄牙語、漢語和幾種印度方言。

他繼續以印度語、孟加拉語和英語在全印度及國際間講課，他的所有講課都記錄備份。幾節印度語講課已抄錄成文，並翻譯成英語和

其他語言出版。除此之外，他的數千英語講課已有錄音及錄像，而且，這些講課正透過互聯網，以文本、錄音及錄像傳送給無數幸運靈魂。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生命中一段極為重要的關係，就是他與世界知名的聖帕佈帕，高迪亞偉大奉獻宗(Gaudiya-Vaishnavism)的著名傳教士，以及國際奎師拿知覺協會(ISKC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sna Consciousness)的創辦典範師，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茹傑·帕佈帕的聯誼。在一九四六年，他們在加爾各答初次見面，在高迪亞·維丹塔修會一間新分廟的開幕典禮上，他們兩人都到那裡服務。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茹傑是該會的創辦人之一。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陪同他的師尊前往贊斯(Jhansi)，以往以阿巴亞·查茹拿茹文達·帕佈(Abhaya Caranaravinda Prabhu)見稱的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茹傑，一直在當地努力開展一個名為奉獻者聯盟(The League of Devotees)的偉大奉獻者團體。數年後，在五十年代初期，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茹傑應他的神兄弟—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邀請，前往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居住，他在那裡逗留了幾個月。在這段期間，定期分享奉愛交流和深入探討偉大奉獻者的結論，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與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茹傑發展出更深遠的親密關係，既視他為他的訓示靈性導師，又是密友。

在一九五九年，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啓迪阿巴亞·查茹拿茹文達·帕佈加入神聖的棄絕階級，賜他棄絕僧之名和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茹傑這個頭銜，韋陀火祭的典禮和所有儀式都由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親自履行。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佈此時已住在溫達文，起初在瓦姆斯·哥帕拉廟(Vamsi Gopala Mandira)，幾年後則是聖茹阿妲-達莫達茹廟(Sri Sri Radha-Damodara Mandira)，聖瑪哈茹傑經常會去那裡探訪他。

他會為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佈煮食，與他一起榮譽祭餘，他們又會互相交流，親密地討論偉大奉獻者哲學。

當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佈到西方國家傳教，在美國成功建立第一間茹阿妲·奎師那廟時，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把第一批麥當嘎鼓(mridanga)和小鐃鉞(karatalas)寄給他，讓他可以用於齊頌聖名。

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每隔一至兩個月，定期與聖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和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維持書信來往，直至一九六八年聖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進入永恆的逍遙時光為止。之後，他繼續寫信給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直至他自己在一九七七年神聖隱跡為止。

他在這個世界的展現接近尾聲時，他屢次要求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把他的聯誼仁慈地賜給他的西方門徒，並幫助他們明白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的偉大奉獻者哲學的深奧真理。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視他為他最崇拜的訓示靈性導師之一，謙遜地答應敬重他的要求。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茹傑也要求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他隱跡後全權負責履行他那大殮儀式的所有禮儀。這兩個請求清楚證明了他對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堅定而絕對的信心。

自從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茹傑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從這個世界的視域隱跡之後，在三個世紀以來，聖瑪哈茹傑義不容辭地履行這個遺願，對所有來到他那裡尋求有見地之指導和愛意盈盈之庇蔭的人，一直有求必應。透過他的英語著作和遍及全球的傳教之旅，現在他把他的聯誼和神聖覺悟，賜給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的追隨者及全世界其他誠懇地追尋真理的人。雖然他已年過八十八，但他仍定期周遊印度和海外，傳揚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的榮耀，還有國際奎師拿知覺協會的創辦典範師—聖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及他那整個師徒傳系的真正榮耀。

在二零零九年，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完成了他的第三十次環球傳教之旅。他在多個國家都獲邀到主要的印度廟宇，講授印度韋陀文化的永恆宗教(sanatana-dharma)。當他在印度時，多位高僧定期邀請他在他們的靈性節目演講。身為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Brahma-Madhva-Gaudiya)師徒承傳的一位要員，他以靈性學者和導師，以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傳系內，主奎師那的純粹奉獻者，在全印度極受推崇。他獲公認為韋陀文化、印度的永恆宗教、偉大奉獻者的禮儀、不分階級的社會運動(daivi-varnasrama)及對至尊主的靈性

專注(bhagavat-bhajana)之嚴謹遵循者。瑪圖茹(Mathura)和溫達文大部分著名的靈性學者，都邀請他到他們的聚會演講，他也邀請他們出席在他廟宇裡舉行的節目。

多個印度政府官員，例如副警務處長，以及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瑪圖茹和其他地方的多位法官，都是他的門徒。眾多知名的工業家和商賈都定期到他那裡，向他請教靈性生命的事情及領受他的祝福。整個巴佳地區的多個主祭師都探訪他。齋耶浦聞名遐邇的茹阿坦-哥文達廟的主祭師，定期派人把神像的花環和偉大祭餘送來，尤其是在聖瑪哈茹傑即將開始另一次環球旅程之時。普瑞的主佳幹納廟的祭師也是這樣。當聖瑪哈茹傑在普瑞時，主佳幹納所有僕人的領袖，即普瑞的首長(Dayita-pati)，也出席他的講課。

五十多年以來，聖瑪哈茹傑一直領導巴佳地區的朝聖，在那段期間，所有村莊的村長都來向他致敬。幾年來，他也一直忙於策劃溫達文多個聖地的復修工程，例如斑迪茹森林的斑迪茹榕樹、南達村附近的卡丹巴樹林、位於哥瓦爾丹的布茹阿瑪湖和蘇茹比湖，以及位於溫達文的卡利亞潭。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得到公眾、政府及新聞界讚揚。整個巴佳地區多個村莊的村長為此及他的其他靈性成就，賜他年代之師(Yuga-Acarya)的頭銜。

在每年的高茹阿顯現日時，他也領導納瓦島聖地的朝聖。屆時，二萬多名來自孟加拉的朝聖者，及其他二千多名印度及西方的朝聖者，追隨他和他的棄絕僧。來自孟加拉的奉獻者大多數都是貧窮的村民，在為期一周的慶典期間，他們都獲提供免費的設施和祭餘。

聖拿茹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以身作則，展示了對他的師尊、他的師徒傳系、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以及神聖愛侶聖茹阿坦-主奎師那的絕對奉獻和純粹愛心服務之無瑕生命。作為祂們的親密僕人，他繼續為那些希望發掘及深深潛入為茹阿坦作僕(radha-dasyam)的狂喜之洋的人啟明路徑，為茹阿坦作僕就是服務主奎師那珍而重之的摯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閃亮美麗的蓮花足。